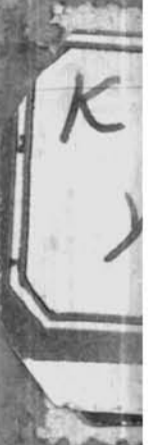




煉治

版門北・著逢于



631.1

1040

188074

冶 煉

著 逢 于



北 門 出 版 社 出 版

目次

題詞	一
第一章	一
第二章	一一
第三章	一七
第四章	二二
第五章	三九
第六章	四八
第七章	五四
第八章	六一
第九章	七一
第十章	八二

第十一章	九〇
第十二章	九六
第十三章	一〇三
第十四章	一一三
第十五章	一二五
第十六章	一三五
第十七章	一四七
第十八章	一五九
第十九章	一六八
第二十章	一七六
第二十一章	一八三

題 記

抗戰是一座偉大的冶煉爐：一切事物在其中被冶煉着。——於是軟弱變成了堅強，落伍變成了進步，黑暗變成了光明。這裏所要表現的，就是一支在抗戰的冶煉中，終於成爲不可屈服的隊伍。

五年前，當我們國軍一步步向西撤退，廣州與武漢這兩大城市相繼失守的時候，我們國家曾經遭遇了一次最嚴重的試驗。在廣東，自從廣增綫潰退以後，大家都爲沉重的氣氛包圍着，看不見前面的遠景。部隊最初是失利了，在劣勢中一直向西向北退却；然而終於能夠很快站穩下來，把優勢的敵人阻住，局限他們于廣州的一隅。在這期間，我們部隊經歷了重重艱苦。我們的一切物質條件不可諱言地都不及敵人，但我們以苦鬥不屈的精神，以國家民族的意識，以最後勝利的信心，武裝了自己，終於能夠和敵人周旋下去，而確保了南戰場一時局勢的穩定和廣大土地人民的安全。

這裏，是廣東部隊其中的一小支在那時候苦鬥的歷史。它曾經和我們國家一同遭受

了困厄，但它能在困厄中冶煉自己，開闢前路，成爲抗戰中最有力的一環。——它開初似乎未能阻止敵人的攻勢，但後來終於能夠爭取了以一擋十的勝利；它開初似乎顯得有些軟弱，但後來終於煉成這樣堅強：每個官長都以忠貞的心，屹立在自己的崗位上，每個士兵都咬緊牙關固守前線，認清了自己的國家和自己對民族的責任。——書中的兩個代表，是連長郭俊和中士班長焦洪。郭俊是一個知識份子的軍官，自然心中有時未免憂抑，但却始終沒有忘記自己的目標和責任。他慢慢被冶煉着，漸漸成了一個大公無私的能與士兵同甘共苦的模範軍人，而最善地卸負了自己的重大任務。焦洪是一個老兵，雖然不免還殘存一些在軍閥時代養成的不良氣質，但在痛苦的冶煉過程中，他到底漸漸克服自己，改造自己，到底成爲一個轟轟烈烈的抗戰英雄，爲祖國一再流了他的熱血。

現在距離那時候已經五年了。五年是一段不短的時日。這裏所表現的，雖然已是一種過去的奮事，可是在時代的意義上說，却還不是一種歷史的陳跡！我們回顧一下，是很值得感奮和警惕的。然而我們所感到的人民精神的昂揚，在那時候就已經有了端倪；現在我們所見到的勝利的曙光，那時候也已經在醞釀。一切都不是憑空發生的，一切都

有它的淵源。我們感謝五年前英雄們的奮鬥，終竟沒有白費。現在，當整個世界已經翻身，勝利被把握在民主國家手中的時候，當我們部隊配備衣食都較前充足得多，已經日漸脫離了劣勢的時候，當最後勝利的曙光已經在地平線向我們輝煌地閃爍的時候，回顧過去，實在不禁為我們的經歷了諸多苦難，而終於臨近了康莊大道的祖國慶幸和祝福！并且更加堅定了我們為抗日、為民主而鬥爭的信心！

一九四四年五月在桂林。

一九三九年的暮春，經過廣增線潰退的大騷動後，粵北山野漸漸回復了以前的寂寥和荒涼。死氣沉沉的天空在低降着。夕陽在灰暗的雲幕後面顯着模糊的黃啞的影子，好不容易才露出一露臉，接着又隱到更深的地方去了。一簇簇雲烟在夾谷上蠕動，浮沉，浸着山腰的杉林，遮蔽了山後天邊上的南嶷山五指峯的藍影。遠處，嫩綠的連山在瞬息的陽光照耀中突然透明起來，映出磷樣的光澤。夾谷裏響着嘩嘩的溪澗聲，瀾漫着腐爛的，溼溼的，植物和泥土的混合氣息。一隻杜鵑在陰暗的叢林裏不停地啼叫。在牠的悽聲中，山間的日暮顯得更加蒼茫和迷惘了。

一個灰暗沉鬱的人形出現在雜林邊，沿着溪澗一步一步挨上山坳來。他看樣子不像山裏的人，也不像軍隊，倒有點兒像乞丐。……一張破爛的灰軍毯連頭包裹着他上半身

；下面露出似黃似綠的短褲。腳上塗着紅泥漿；穿的是千里馬呢這是破膠鞋，已經看不分明了。赤裸的兩腿滿是層密的斑駁的癩痕，和一滿條白色的抓痕。兩手在內面緊緊地抓着軍毯。一雙鐵眼在軍毯的陰影下炯炯閃爍着，四周張望，彷彿要尋覓什麼東西。他爬上山壁的小路，避過一度橫截溪澗的鐵絲網，重復走下大路來，繼續拖着沉重的脚步前進；但來到山坳上却茫然站定了，瞧瞧這裏，瞧瞧那裏，不知道向哪一條路走去才好。

——那裏有兩條路：一條落到另一個夾谷下面去；一條沿着山腰通入陰森森的杉林裏。他一路看着走來的軍用電桿帶着電話線升上崗頂，隱沒了；四周又沒有村落的影子。躊躇間，一個牧童趕着牛走上山坳來了。

「第六連是往哪一條路走的？」他問。

「你說什麼？」牧童睜着驚異的小眼睛。

「呸！第六連都不懂？」他叫出來，聲音苦澀而粗暴，想發火了。「就是那些軍隊呀——『軍隊』都不懂？」

小孩領悟了，向夾谷指。他於是走下去了；過了山岬，就看見深深的下面顯出一個

小小的寂寞的盆谷，給暮靄籠罩着；一堆堆泥屋靠着山脚，好像垃圾一樣佈在發白的溪流邊上。炊煙升起着，形成一片薄霧，慢慢溶化在暮靄裏。他一邊走，一邊眯起眼睛凝視，想在那裏找出該是連部的家屋。

「呃！你是什麼鳥人？」

一聲恐嚇的吆喝唬了他一跳。定神看時；只見前面一丈遠近，一棵水翁樹的根上，坐着一個不尷不尬的哨兵。豎起兩條瘦腿，鬆開皮製的子彈帶的背扣，把皺癢的軍帽推向腦後，顯着一副流氓的臉相，用上了刺刀的七九步槍威脅地指着他，他於是煞住脚步，細望對方，彷彿大人觀察有趣的小孩那樣。一種無名的喜悅突然襲擊他。——這樣的士兵，這樣的放哨，這樣的高聲呼喝，雖然已經久遠了，但在他是多麼稔熟和可親呵！

「你要亂撞到什麼鳥地方去？」哨兵顯然想給一點顏色他看。「呃！你想死嗎？」

「連部在哪裏呀？」他問。

「什麼鳥連部？」

「第六連呀！」

「什麼鳥第六連？滾！」

「×××師×××團第六連……是你？——李興！」他叫。「終於找到你們了！」

「你——？」

「焦洪呀——我回來了！」

「嗚？焦班長嗎？啊？焦班長嗎？啊啊！」李興霍地站起來，裝作搔搔腦袋，推正了軍帽。他是極不高興在偷懶的時候給這位從前的中士班長看到的；本想找些說明自己要坐下來理由，然而不能夠；只得換了俏皮的口吻說了：「焦班長，人家說你早給日本仔打死了，在豬母山上。原來你去遊耍來了！」

「你們在這裏駐了多少時候了？」焦洪問。

「足足有三個月。」李興大發牢騷了。「又不調防，又不打仗。——老是說要一齊反攻了，但都沒有半點影子！——丟那媽，這些鳥地方真是悶死人！」

「郭連長還在吧？」

「你却能找進這些山洞山罅裏來：算你有本領！」

「郭連長還在吧？」

「丟那媽，這些山洞山縫真不是人住的！再住半個月，我李興就不當這麼個上等兵

了，」趙更（開小差）到……」

「呸！」焦洪忍不住大叫了。「我問你郭連長還在不在呀！」

「郭俊那小夥子？」李興說，聳聳尖尖的鼻頭，彷彿提到自己的伙伴。「在的呀！」

「還當我們的連長？」

「他當不當，總之不關你的事了。」——焦班長你還是趕快逃開這裏好些！」上等兵
掀起槍蹶了兩步，又回過頭來哼：「我不『車大炮』（吹牛，撒謊）；你一給營長逮住
就得完蛋？」

「什麼完蛋？」

「槍斃你？」

「胡說！」焦洪憤然了，在喉嚨裏咕嚕着什麼。

「什麼胡說！我李與什麼時候「胡說」過！」他走到班長面前，擺出一副懇切的樣子幽默說：「席姆線退扣的時候，你碰到他，他要你抹行李，是不是？——我沒有胡說吧？你不挑，你逃了，是不是？——我沒有胡說吧？他現在說要槍斃你，……瞧，連長和營附來了。」

李與整理一下服裝，把綳腿垂下來的一條小帶子弄好，挺起胸膛站着，把步槍倚在腋下恰好的處所。營附彭一鳴和連長郭俊在前面的甬路上漫步着，正向這邊來。矮個子的營附走在前頭，一邊說，一邊笑，每走兩步就揮一下手杖鞭打路旁的月白花。焦洪注視自己的連長：他和從前完全兩樣，差不多叫人難于認識了。——從前的那一個，是刮刮叫的青年軍官，掛着武裝帶和銀光閃閃的短劍，顯着英俊而瀟灑的神氣；而現在的這一個，却出乎意料之外地顯得沒神沒氣，較之從前老子和瘦了一點，只圍着一條士兵的風紀帶，穿了馬褲卻沒有打綁腿。焦洪等他們走近了，嚥地一聲立正，被遺忘了的軍毯從肩上升了下來。他慌忙抓住它，拿着，右手有力地舉到帽舌上：

「敬禮！」他直視自己的長官。「報告連長：我回來了！」

郭連長略略把兩抹濃眉一皺，用饒黃的眼睛考驗地注視他，眼孔裏似乎發了雷天白日微的不成樣子的事情，他的差不多變成一塊白布的胸章臂章，和領章都給弄不見了。他上的「八一三流血紀念章」，動動露出他來了。

「爲什麼現在才回來歸隊？」

「報告連長，那時候我和五個弟兄在猪母山掩護全連人退却，」他大聲說了。「後來落了猪母山，滿山滿路都是軍隊，都是散兵：一八七師的，獨立二十旅的，一五四師的，……這裏響槍，那裏響槍，又說日本仔來了，完全亂七八糟……我們想找大部隊，一點法子都沒有。人家逃，我們跟着逃，天曉得是什麼事，後來到得翁源，丟那媽誰知道……」

他還想滔滔說下去，但給連長打斷了：

「那挺機關槍呢？——哪裏去了？」

「這個——報告連長，××軍真是不好！」一提起機關槍，他可滿腹不平了。他的麻子臉通紅起來，顯示冒火的徵候。「爲這挺機關槍，我不知道拼了幾回命，一直拿到翁

個，却給××寫了去！還說要鎖我呀！真是完全亂七八糟！——在翁源，大家槍都給繳了，……我住破廟裏餓了不知道多少天，生，滿身的癩！……

「得！第三班現在還沒有中士班長，你仍舊當去。先去問特務長拿點錢吃飯去，等會兒我就回連部。」

焦洪又致了一個確實的敬禮，待他們去遠了，這才轉過臉來；也不理睬李興的招呼，邁開大步邁向谷口走去，彷彿陡然增加了無限精力。——見到連長，他的生命彷彿充實起來了。他感到，這一次倘若找不着連長，那麼一切都會變得全無意義了。這位連長，他曾經追隨了大半年的，大方，嚴正，能體貼部下，「借」過給他好幾回錢，而且作戰很了得，不怕死。凡是軍校出身的年輕的「少爺們」，依據他的意見，……一個也不瞧在眼裏。……有這等傑出是例外！……幾個月來，他在粵北山野團團地轉着，找着，現在總算聽見自己的號了！……就在此瞬間，他把這幾個月來的一切悲苦，一切詛咒全盤忘却了。他看着稠樹暗綠色的山巒，看着在遠遠的村邊走着的三兩個弟兄，彷彿覺得自己

離開部隊不過是昨天的事，而現在回來了，他將在連部前見到一切發熱的同伴和弟兄，將在那裏墮近的小店炒出大盆的豬肉米粉猛吃，將在第三班宿舍找出自己那個鋪位，躺了下來。……他爲自己怎樣鼓舞起來，跑得更快了，不覺已經到了村邊。

黃昏的荒村中，充滿着潮溼的牛糞味和禾稈味；四週沒有人，蠕動着逐漸膨脹的陰影。他緊跟着電話線一路找過去，最後來到一個禾場上；電話線在那座大紅泥屋的門邊消滅了。——那裏有燈光；門前冷落地站着一個衛兵。他覺得這不大像連部；正待上前去問，那門裏閃出一個小兵來：——瘦弱而細小，闊大的軍衣在小身上搖搖幌幌，一直垂到腿褲以下，瞧起來彷彿沒有穿褲子。焦洪立刻認出他是營長的勤務兵，自己的同鄉的姪輩焦升。而他還只一轉骨碌碌的小眼睛，就確定對面站着的是誰了。

「哈，洪叔！」小夥子用慣常的口吻歡呼。「你還沒有死呀！」

「這裏是營部？」焦洪訥訥地問，突然記起李興所說的事情，非常後悔給那條鬼電話線弄昏了腦袋，找來到這鳥地方。他打算轉身走了。

「那是什麼人；焦升？」門裏有人喝問。可以聽得是營長黎澤華的聲音；瘖啞的、

「是第六連逃往長嗎？」——「是，劉連長來了。」——
門邊，微弱的燈光中，站着一個瘦而且高的人，頭着一副漁夫帽，穿着破舊的軍服，他正低聲地說着：「是第六連逃往長嗎？」——

「我是戰鬥兵；我不是長伙，怎麼給你挑行李呀！焦洪在心裏咕嚕着。他抓住軍毯站在那裏準備了一切。——我就告團長去！我就和他去見團長！」

「殺你的頭！你臨陣脫逃，扔掉武器；槍斃你！」——
「報告團長，我並不是……」

「立正！不准動！」營長厲聲叫。轉向呆子的小勤務兵：「第六連連長來！先把他禁閉起來再說。去呀！」——跑步！——「喂、轉來！」——要是連長不在，叫連長來；隨便哪一個，即刻來！」

焦洪被帶着闖到一間小泥房裏去了。門在外面關着。開着洞一樣的小窗邊擠着幾個熟識的弟兄，探詢他這幾個月來的經歷和現在被禁閉的原因，但他們得到的回答只是亂罵亂咒的無數粗話。最後他們被值星官趕散了；在暗黑的窗外現在只留下一個來問定着的衛兵，時時向窗裏怯怯地灑灑。他三十歲上下，一副鄉下相。

「你是第幾班的？」焦洪問了。

「第 第三班。」

「第三班？什麼名字？」

「金貴。」——走過去了。

「這是一個新兵，丟——」

傳洪這聲喘了一聲，心裏的怒火不特沒有減去半點，反而大大增加。——在這伸手不見五指的大洞裏，除泥肉抽粉之類自然無從談起了；倒估睡覺，沒有可以躺下去的地方。——四周空空洞洞，床椅木板當然不要夢想。泥地也是溼膩膩的，鋪墊在角落上的禾稈幾要命，他開始感到身上有跳蚤了，而且越來越多，咬得帶身起了疙瘩的小粒點。因此，漸伏着的痛苦又甦醒了。他異聲地抓抓，同時滲血，才稍稍得到一點點平靜，於是開始一邊嚼着剛煮的兄弟來的冷飯，一邊又置些士兵慣用的醜話來。

這幾個月來，他挨着饑餓，熬着嚴冬的酷寒；爲了維持生活，起初賣掉了片子彈帶，手榴彈，鋼盔，和其他身上被認爲多餘的東西。後來，他此平平低低地，未過了幾北山野，到處探訪，討管自己的原部部隊。在途中，他經過名小村，名小親險呀！他曾在一部部隊暫駐安了半個月身，但爲着不要對不住自己的好上司，立刻又逃出來，再次開始了流亡的征程。——但現在結果却是這樣！這在他當差以來一十八個年頭中却是從未領教過的。

十三四歲，他的帶燈和暴躍在鄉間已經出了名。骰子，紙牌，鳥槍，蟋蟀做了他的

生死朋友，他從來不肯下田做婆婆嫗嫗的作活；遊蕩夠了，就回家大嚼，嚼飽了，就躺在床上呼呼打呼。他唯一的一親人老祖母從廚房走出來，用鍋鏟狠命地拍一下他的屁股，嚷：「死野仔，你又睡。」他跳起搶過老祖母的武器來，一拗兩截氣沖沖走出了貧苦的家門，離開了故鄉「下四府」：就這樣，他開始了他的「神仙老吃狗」的士兵生涯。

自此以後，他聽到的只是暴戾而悲苦的叫喊，看到的只是各式的槍砲，聞到的只是窒息的火藥味。——生活極其簡單容易，而又極其熱鬧迷人的：打仗，賭錢，大吃大喝，嫖女人。——打要打得癱爛，賭要賭得兇險；吃要吃得死飽，喝要喝得爛醉；只有嫖是例外，須得很有斟酌，因為上戰場時這是極端犯忌的。——在這樣的生活中間，他逐漸變得如同一個「老差骨」那樣暴戾，燥急，賤視別人的以及自己的生命。打勝仗，他時常是追得頂快的一個；潰退了，他會好好保存自己；斜刺裏逃了去，換上早就準備好的便服。焦洪雖然看得自己的生命不值一個爛枯，死，拉倒；但倘使還能夠有一絲希望，總得想法子活下去呀。有一次，有一個排長想給焦洪活不下去了！焦洪夜裏起來

，和他算了賬，就逃到另一個部隊去。這有什麼不同呢？——內戰時候，今天在張三這邊當差去打李四，或者明天在李四那邊當差去打張三，可不是一樣領那麼十塊零五角的餉錢，一樣打仗，賭錢，大吃大喝，嫖娼女人？……他於是嘗盡了「神偷老虎狗」的酸甜苦辣；有時像神他一樣享受，有時像老虎一樣兇，有時却像狗一樣賤。他於是從勤務兵當到列兵，從二等兵當到中士班長以至上士傳達；但這似乎已經是一個極限，命裏註定沒有掛「馬籠頭」（他們給武裝帶起了這麼一個污辱的別名）的福氣。接着又從傳達變，中士班長，隨即又變了上等兵以至一二等兵。他於是跑遍了南中國，跑遍了中原，跑遍了西北邊塞。——經過連年火藥的薰染和太陽的炙晒，他變成褐黑色的人，而紫實得像一條繩子。麻斑的方臉愁苦而且嚴酷，瞪突的眼睛閃出悲怒的炯炯的光。他額角上，肩膀上，頸上，都有槍傷的創痕。

國民革命運動高漲。他跟着「粵軍」北上去打吳佩孚，打孫傳芳，後來回到了廣東來，又去「剿匪」；從東江到了潮汕，又從潮汕到了江西，來來去去天知道過「幾多年。……抗日救國運動高漲了，他跟了十九路軍在上海參加了「一二八」，哼着「起來，

不願做奴隸的人們」，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和「去那爛、殺呀！」但不曉得怎麼一來，他跟了部隊開到福建；接着又不曉得怎麼一來，給遣散了，給大軍撤回廣州，在海珠橋腳下開始一段悲慘黯淡的生涯。……

「八一三」他左肋上帶了花，給放在昇床上送進車裏，一路穿着吃着「慰勞品」，帶了紀念章和委員長頒給的獎狀，回到了後方醫院，有時他反射地跳起來，彷彿看見滿天炮火；但立刻覺悟一來，自己早就不在戰場上，現在已經成爲爲國家打仗負傷的「光榮戰士」，躺在極安全的清靜房間裏。每天總有一些青年男女來慰問，嘻嘻呵呵地唱歌，或者來送慰勞品。然而在醫院他脾氣很大：招呼稍不如意他就大罵起來，食物稍不適口就打破了碗碟，弄得醫生皺眉蹙，女護工偷偷流淚。……最後他又回到廣東：一路掛着紀念章，在船裏安佔頭等艙位，在火車裏就鑽到行李架上躺下來，回答查票員祇是尋覓似地瞪一瞪眼睛，搖一搖頭。

在廣增棧潰退途中，在流亡途中，特別在這泥屋裏，逐漸感到從前的想頭是多麼可笑：什麼「民族英雄」，什麼「光榮戰士」，全沒有半點值得驕傲自負的；自己還是

一樣一樣，半個爛棉都不值，就是這樣！他于是懷疑自己這一次回來，其實全無目的，胡裏胡塗找來了，真是蠢而且笨！一個中士班長，——一個誰也不希望的「蘿蔔頭」，什麼地方不可以找到？幹嗎一定要回來？……他又開始在黑暗中喃喃詛咒起來。而到底，他被疲倦壓倒了：他披着軍毯坐下來，倚到角落上就立刻打鼾了。世界在他于是變成
甯靜，和平，而且幸福……

連長郭俊入夜散步回來，才知道新歸隊的焦洪被營長禁閉起來，下令明天早上執行體罰，作爲陣前作戰不力，擅自放棄武器的懲戒。他於是失去散步時的平靜心情，變得有些陰沉起來了。他板着姣好的被晒成焦黑的臉孔，彷彿毫無感覺，微黃的眼珠隱藏在粗大濃黑的眉毛下，帶着茫然的苦芒凝定着，似乎在傾聽自己的心聲。這表現出了他像女人似地善感，懷疑，而對自己加以強力的甚至冷酷的克制。一整晚他沉默無言，第二天托了病，躺在床上，把執行的責任，交給中尉排長葉鎮國；并且囑咐執行的時候，從寬處理。一種同情的煩惱包圍了他。待到黃昏飯後，他決意去看視焦洪了。他在連部前的禾場上繞了一轉，裝着隨便的樣子走向居住着士兵的破祠堂去。衛兵向他敬了禮。當他的修長勻稱的身段出現在祠堂門前時，裏面發出一聲震響整座房屋的「立正：：一口

令聲。士兵們都踴躍來觀看，像一段段木頭。四周靜得嚇人的，沒有聲響。

「稍息！」他說。

士兵們陸續坐下來；幾個簇擁着的班長從焦洪的鋪位散開。焦洪伏臥在禾程鋪上，蓋着灰軍毯，輕輕地抽搐顫抖着，抬起遲鈍無光的眼睛，想爬起來向走下鋪前的連長敬禮。

「你好好躺着，不要動了！」郭俊做了一個禁止的手勢，俯身彎腰揭開了灰軍毯，細細看他的西腿：全是紫色的板痕，創口凝着瘀血。

「連長！」焦洪呀，臉上顯出悲憤。「我知道……」

「不要說話！好好躺着！」

「我知道這不是連長的……」

「躺着！」郭俊站起，語調意外地莊重起來，當衆好像訓話那樣一字一板地說：「但這並不是任何一個人的事；這是一種軍紀！大家都應絕對遵守。在私的方面，連長很同情你；但在公的方面，一切都要照軍紀執行。一個單人，公私兩方面必須分清清

楚楚。……好，你休息去，准你十天的假。

那後又向幾個班長問了一些其他的事，在士兵的集中感嚴地走出，祠堂。回到連長室，就把中尉班長叫來，交了他十塊錢，囑咐班長做買藥保養費。中尉班長的高大背影消失後，那後在室內沉默地踱來踱去，思索着自己這樣的處置是否適當，思索着焦洪的事，思索着自己的現況，第六連的一切，覺得非常煩惱。

他在第二營的地位是不很自然的。本營只有他一個不是營長的老部屬，所以時常在種種事情上未免受着磨難。他早就很想設法離去了；但一種驕傲心又阻止了他。他像他這樣走了，不過只是表示自己沒出息，放棄自己的職責而已。在軍人道德和國家民族的立場上說，他是沒有這樣權利的；因此就照舊熬下去了。

然而他的心總還是這樣沉重，悲涼。跟着部隊撤退，來到這裏山下以後，雲霓變影響了他的精神惡劣。小盆谷周圍聳立着山的層巒，一度比一度高上去，狹窄的天空永遠為灰雲所封鎖，瀉落着微塵樣的淅雨。天縱使有時晴了，露出青蒼色的一片山片；太陽燦爛鮮麗地照射了出來，但很快就滾過瘦小的天空，落到遠遠的五指峯後面去了。

只給人們賸下淒冷的北風。——這一切彷彿形成了一座灰暗的牢獄，關住了他的整個軀體連帶靈魂。他有一種幻覺：就是自己永遠沒有跳出這裏的希望了。——在這裏，山民們滿腳泥濘，死寂地生活着，沒有歡笑和聲音；在這裏，官兵們經過了廣增綫的失利，都垂頭喪氣，衣著癯瘦，又黃又瘦；在這裏，他住的是破泥屋，鋪的是硬門板，吃和士兵一起吃，走又沒有什麼地方好走。——他頭髮蓬鬆，很不雅觀，軍服只賸下「轉進」時穿的一套，靴子却在「轉進」中丟失了，現在變成吊兒郎當，沒有一些軍人模樣。好多年前，他剛出學校門，穿着哩噠軍服，長筒皮靴，掛着「親愛精誠」的短劍，曾充滿極其遠大的理想；但很快就發見自己不過是一個渺小的軍人，並未具有什麼改造整個國家社會的大力量。崎嶇悲苦的道路正展開在他的面前，而目標距離自己還非常遼遠。

他起初在部隊裏，因為級職低微，有點不大舒服；但把自己和一般腐舊的軍人比較起來，他却尊重自己。後來在軍隊待久了，他的學生氣慢慢脫掉了，他的臉於是開始顯出一些悲苦和嚴厲，他的嗓音也開始帶點兒枯燥和暴戾，簡直就是一個「軍佬」。但

他尊重自己的感情却是始終掣肘於它的支持，他才繼續他的無望的軍人生涯。

現在在這個小小的荒涼的盆谷裏，白晝聽着杜鵑的哀啼，晚間聽着雨聲的灑淅，他開始發現一切理想都是虛空的了。——廣增戰役中，他曾幻想自己怎樣以一連的兵力去抵禦強大的敵人，挽救危殆的戰局，有如歷史上某個名將所作那樣的，當時委實極其嚴重，但現在看起來却是多麼幼稚可笑呵！現在他只期待反攻廣州的消息被證實，打破目下的沉悶局面，等將來克復廣州了，好把自己的處境改變一下。：

當想到了這一點的時候，郭俊於是在室中站定，決絕地揮了一下手，彷彿要把一切苦惱的思想斬斷，並且坐到辦公桌前，搗亮油燈，開始翻閱公事。他的思想於是轉了方向，集中到反攻廣州的各種實際問題上了。

反攻廣州的消息是一天天被證實了。部隊裏發生了許多謠傳：說是有許多師已經開到前面去了，什麼什麼將軍已經當了廣東戰局全面反攻的總指揮，又說日本軍已經準備撤退，現在在廣州和它的外圍一帶鄉村正大事搜掠。部隊裏每個士兵都發了一小包止血藥棉，大約是準備作戰時應用的；士兵們都開始自動收拾自己的東西，用木棒打草鞋，用竹筒造水壺，顯得非常熱鬧。連長郭俊也被鼓舞起來。他在一種愉快心情中，跟出連長室去散心了。

盆谷的黃昏是較早來臨的。遠山上空破例地流泛着黃橙色的光波，一瞬銀光閃閃的大星星出現着。大雨後的小路是乾淨的，冰涼的。溝水在憤憤地咕嚕着。整個盆谷瀟着蛙類的唧唧，蟲類的吟鳴。牠們彷彿預約了似地共同來歌讚這美麗迷人的黃昏。……郭

俊兩手插在馬襠袋裏走上山坡去，牽一塊光滑的岩石坐下來。他抱着膝頭，俯視着下面連部前士兵們飯後高高興興地在唱山歌，熱熱鬧鬧地造酒造水，一面聽着蛙蟲合奏的音樂；深深呼吸着冷冷的沉重的樹葉氣息，整個浸進了一種重睹光明的喜悅中。他覺得自己很爲年青，個人還有極其遠大的前程，而現在在這盆谷裏，在這不如意的境遇下，不過是暫時的事，不久就很快離開它的。……

「啊哈，原來在這裏！」

後面發出一個嘹亮的快活的高聲。他轉過臉來看，即刻站了起來。被稱爲「風流營附」的彭一鳴滿臉笑容地拉着手杖走到他的面前，把軍帽往後一推。

「等我好找！原來躲到這裏來了！——來來來！到這裏來坐！——你剛才呆想些什麼？你可知道剛剛發生了一件大事？」

「什麼事？」郭俊有點吃驚。

「你猜猜！」營附作弄着。

「到底是什麼事呢？」

「勝命全下下來了！」

「反攻廣州？」郭俊叫。

「對！」彭一鳴笑。「快要拚命了呀！現在我們一起到機關槍第二連找李連長去吃酒。」

「我不去了。」——那麼團都定下了行軍計劃沒有？你知道嗎？」

「什麼計劃不計劃！可不是依照番號就完了！」彭一鳴抓住郭俊的肩頭扯：「現在去呀！」

「不，我晚上還要點名呢！」郭俊整個陷在奇異的激動中，希望能夠立刻獨自去考慮反攻的一切問題。

他等營附走後，自己也回到了連部，在室內踱來踱去。點過名後，他的思潮更為汹涌。他不論再安于室內，于是又踱出了連長室，踱到了村前去。天是早已黑了。他一邊信步走，一邊想像這次戰役一定不同尋常的兇險，考慮着敵我的軍事形勢和部隊的裝備。……素質的對比。……當抬起頭來，却見前面的小茶館，窗裏光亮亮的，有士兵

的大聲談話聲，吸引了他。他于是走前去，看看究竟是哪個不守規矩的，這麼晚了還偷了出來吃東西。——窗裏，一盞火油吊燈下，圍着桌子的是三個士兵：上等兵李與猴子似地蹲在橫頭的木條凳上；營部勤務兵焦升背着小窗坐着；中士班長焦洪踞坐在正中，一手抓着大酒碗。——他受了體罰，現在還未曾全好，却也偷出來吃酒！郭連長想立刻進去把他們攆回連部去，但看見他們的髒碗髒碟和空酒罇散了一桌子，大概就都要走了，也就無須進去掃他們的興。他很想知道一下士兵們的內幕和對反攻的意見，于是靜靜地站在窗邊聽着。現在是焦洪說着話，李與焦升兩個呆了似地瞪着他。

「要不是連長好，我早就更了！」焦洪憤憤地說，把手一揮。「前禮拜的體罰不要說了，說起來就頭頂冒火。……只說我現在還當這麼一個『蘿蔔頭』，也全是他的。」

他這個「老差骨」又胡說日道了！郭俊想。——好，看他怎麼說！

「團長的條紙原寫明了派我做營部傳達的。」焦洪說。「那時候八一三我帶」花回廣東，沒有差事做，又在海珠橋下熬世界，一天就碰着現在這個團長。他是我的老上

「要娶生他，要他給我開車，他就不肯。」一條條糾纏我，我用在酒樓裏，但包了一條紙就叫我到連下營上等兵去。「上等兵？」我叫。「民國十年我就出來當差的，民國十四年我已經做了中士班長，後來又升了上士傅達班長……」「好啦！」他就揮手叫我走，「就給你一個中士班長好啦！」丟那媽，就這麼又當了這個他媽的中士了！

「洪叔，我說呢，你實在應該當一個排長了的！」焦升嚷着，

「現在就這樣給籬死。」焦洪繼續說。一個若當傅達就自由得多了！我說他

沒有眼睛，簡直是胡塗蟲！要是我當了他營部的傅達，上戰場他就穩當得多了。有一次就是這樣，民國十二年，在江西，吳伯達那一團打龍潭山，我跟他常傅達。龍潭山衝來

衝去

都衝不上，山頂那挺「水龍」——馬克沁重機槍的俗稱——格格格，格格格，沒有停

過。我們

「整團人死光了，只留下團長和我兩個，給人家包圍起來！怎麼辦呢？只有衝

呀！團長——

「左輪，我一條快機駁壳，一直衝了出去。啊，那些機關槍，快機駁壳，步

槍在四面格格達達——

「格格達達——那些子彈嗤——嗤——」他從耳端向前指出去。

「在身邊擦着過去。」

打起仗來左輪有卵用，只靠着我的一條駁壳！團長後來也有點害怕

了，我把他拖到田邊去，我做掩護，讓他先走。我在那裏上了一排子彈，燒了，又上了
一排。丟那媽，駁殼的大機頭打斷了，怎麼辦呢？我就抓起一塊石頭，敲那撞針的
頭。

郭俊聽得厭了，還是那隻一片七民式的次牛，他就離開了窗口，沿着在星光下微微
發白的村道回頭走。

——這就是中國的士兵！他想。……就用這樣的士兵去對抗日本有嚴格訓練的部
隊。

他一邊走，一邊繼續考慮剛才開了頭的問題。他考慮自己這一連的實力。——廣增
綫的原氣還未恢復，武器配備不很理想，兵額尚待補充，士兵的素質還須改造。

理想的兵現在還是沒有。他們有些是老兵，所謂「老差骨」，作戰是威猛的，富于機動
性的，射擊技術很高，但紀律欠講究，固執于古老的戰鬥技術，還殘存內戰時候的脾氣
；有些是新兵，蠢頭蠢腦，一副「豬婆」臉相；有些是兵油子，不過胡胡混混，一切都
談不上。……郭俊感到軍中將要學領他們去攻蘇聯人的強固陣地的時候，心裏不免有

點絕望了……

他回到連部去，打算好好睡覺。明天起來打點一切。但他總是睡不安穩，爲許多問題煩擾着，輾來轉去。最後他忍耐不住，從床上坐起來，帶着漲痛的腦袋走出了室外，在房子前的一塊石上坐下來。

深夜的原野上，蟲類和蛙類的熱鬧今天繼續着。天空如像湖水那樣澄清寧靜，閃爍着繁星。他坐着，靜靜地，靜靜地，看着大熊座的北斗星經過了中天，斗柄慢慢偏指西方了；而天琴座的織女星却已從山影後面升了起來。夜露異常濃重，浸濕了他的頭髮和兩肩。他起來在禾場上踱了一刻，回到室內，穿了鞋，披了棉衣，拿了手電筒，決意到村前村後四圍巡視一周去。他陷在沉思中，乘着星光沿着發白的山路走。

他發覺自己走錯了路，迷頭迷腦來到谷口。他記起谷口溪邊那棵水翁樹附近派得有一個步哨，決定走去看看再回頭。龐大的水翁樹近了，四周却沒有半個人影；樹下是黑黢黢的。他亮了手電筒。一個哨兵顯露在白光中，就在前面一丈遠近。

「那一個？那一個？」那哨兵慌忙連聲吆喝，顯然是從朦朧裏被驚醒過來的。

郭俊故意不做聲，走近幾步，試驗他怎樣。

「哪一個？」——口令！口令！」他連忙抽動槍栓，一邊大叫：「口令！」

「別動！」

「你是誰？」

「豬婆！殺你的頭！」郭俊照例想暴戾地喝罵，但煞住了；把手電筒從他臉上移開，照着地面，用威嚴的聲音說：「連長！」

「敬禮！」他戰顫了，趕忙把槍放倒在地下，併攏兩腳，怯怯地把右手舉在帽舌下，半死不活地這樣哼。

「唔，」郭俊點一點頭，看見他還呆然不動，就加了一句：「放下手來！」

郭俊認得他是剛來不久的新兵，撥在第三班裏，忘了叫什麼名字。藉着地面上強烈白光的反映，可以看出他尖臉顯着一副農民的蠢相，眼睛帶着恐怖閃爍着，瘦長的身子向左傾側，彷彿失了均衡，站立不穩，就要撞倒下來。

——把這樣的兵帶上戰場去，是要好好訓練的。郭俊從頭到腳打量他，心裏說。——

老兵逐漸少了。這樣的兵却多起來。……他想到自己將會率領他們一起到戰場去，和他們同受一樣的命運的時候，不覺悠然起了一種溫和親切的感情了；於是問道：

「你是不是第三班的？」

「是，報告連長。」

「叫什麼名字？」

「報告連長，叫金貴——叫何金貴。」他躊躇半響，才怯怯地回答。

「是哪裏人？」

「石角村的……」

「我問的是哪一縣呀！」

「報告連長，是高州……」他覺得被這樣尋根究底地考問着，總不是什麼好兆頭，更加怕起來了。見連長望地下，他也跟着望地下：他發見自己的兩隻腳跟還沒有完全靠攏，唯恐會因此受罰，不禁偷偷地把腳跟挪動了兩下。

「來到這裏多久了？」

「沒有多久。」

「軍人說話要確實。你來了幾天？」

「報告連長，二十天左右吧？」

「哼，二十天這傢伙只學得一句『報告連長』。……郭俊徵微笑了一笑，想考驗他，於是緩和了嚴肅的聲調，使他知道是好意。

「你怎麼當兵的？」

「啊，怎麼當兵嗎？連長，這可難說呀！」他嘆息了。「鄉裏壯丁抽籤去當兵，我抽着了。這是自己的運氣壞，有什麼好說呢？怨得誰呢？只得出來了。聽人家說，中國這次和日本打仗，是『抗戰到底』的，壯丁也跟着要抽下去：橫豎終有一日輪到自己。

我想還是避不掉了，當兵遲些早些可不是一樣？這是十分應該呀，連長！」

「那麼，你以後怎樣來到這裏呢？」

「經過一問，何金黃有點沾沾起來了。他竟然甚至忘了自己二等兵的地位，也不考慮什麼該說不該說，把自己怎麼經過團營區師管區的真實情形一股腦兒說了出來。」

「唔唔，」郭俊漫然應着，竟不知道對這個漸有生氣的新兵應該說些什麼話，因此轉身滅了手電筒走了，但又回過來囑咐道：「把槍拿起來。放槍的時候槍是不能放下的。懂了沒有？」

「懂了，連長。」

「還有，持鎗敬禮沒有學過嗎？」右手拿着槍，將左手橫胸，手掌向內，五指併攏伸直，附着在槍的上端，同時向受禮者注目，就得了。——記住了嗎？」

「記住了，連長。」

「放哨守衛都不准打瞌睡，無論如何得熬着。像你剛才那模樣，在前線早就送了命的。懂了沒有？」

「下次不敢了，報告連長。」

郭俊離開水翁樹，轉回村裏去。通過許多發出牛糞味的民房，引出一隻狗趕來狂吠。這彷彿是一個警報，喚醒了全村的狗們；四周立刻充滿了淒厲的嗥叫，震動着沈睡的盆谷。他巡視過好幾個地方，又在村邊繞了一轉，來到了村後。

——好，回去吧！他掏出夜光錶看看：已是一點多鐘。他的腦筋異常清醒，心裏也極平和愉快，睡意一些也沒有。他沿着伸向連部的蒼白的大路信步走着，忽然煞住了脚步：——嚇，那是什麼東西？

在三岔路的幾簇竹林蔭影下，橫着一件腫脹的東西；走近去定睛看時，却是一個人：已經沉沉熟睡了，鼾聲像哨子一樣響着。郭俊站在他身邊亮了手電筒一照：原來是個放哨的；槍枝倚在竹叢邊，刺刀在黑暗中啞默着，滿是鏽蝕；至于他自己呢，敞開了棉背心，在鋪着殘葉的泥地上縮作一團，頭枕在一塊方磚上，骯髒而皺癟的軍帽蓋着他的臉。郭俊把手電筒就近照他的臉：鼻頭上有幾顆紅色的暗瘡，嘴張着，像條死魚，冒着濃烈的酒臭。

「嚇，原來就是這流氓——李興！什麼時候給他禁閉一下，打他幾十板屁股才成！」郭俊自言自語着，用手電筒輕輕敲了一下他的前額。

「唔，嚇……唔唔，」李興喉嚨裏咕嚕着，沈重地翻了一個身。

郭俊又輕輕地在他的下巴敲了一下。

「啾啾，不要攪我！不要開玩笑！」他咕嘈了兩句，又立刻很響地打起鼾來。

「嚇，這無賴。」郭俊在他屁股踢了一腳。

郭俊拿起了他的七九式步槍，回到連部去，吩咐守在門前那個衛兵把當晚帶班的班長找來。他坐在桌邊，拿起一枝鉛筆等着。

「報告！」室外叫。

「唔。」

撩開門帘，微癩地走進來的，却是焦洪。他折一折腰敬了禮，便像木椿一樣站在那裏，肅穆而僵硬。褐色的方臉板着，大而骨露的兩顎動了一下。他瞪着連長的眼睛。——那眼睛微黃而默然，在濃黑的粗眉下深深地看進人的心裏，却裝着什麼都不知道。他心裏頗為忐忑不安了，覺得這麼晚了，自己還被叫了來，自然沒有什麼好事情。……

「是你帶班的？」連長開口了。

「是，連長。」

「那麼，巡查過了沒有？」連長把眼睛沉思地瞧着鉛筆。

「早就該這樣的。」

那村後的竹林哩。

自然逃過了，報告連長：森林自然要把所有匪徒都趕過的山。

匪徒回答：「狐疑

地盯著上司的側面。」——嚇：難道竹林給人偷破去了？難道在那裏打死了人？難道逃亡

了士兵？

「那裏派了誰，現在？」

「派了：是李興。」

「哪，這是他的槍！」

七九式的步槍倚在桌邊；那鏽蝕的刺刀威嚇地指着屋頂彷彿在叫：「殺你的

頭！

「啊啊。」他氣急地嚷。「他懲更了嗎？現在立刻就追去；定抓得着！剛才我還見

他在那裏，的的確確在那裏，否則連長槍斃我！怎麼一轉眼就走了，這傢伙！」他渾身

不安起來。「報告連長，現在就抓他去！」

「他現在還在那裏！」

「他——」他鼓着突眼睛，莫明其妙了。

「睡着了。」

「報告連長，他剛才還的的確確醒着的。」

「他醉倒在那裏！」郭連長把視線從鉛筆移開，射到他的臉上。「他在什麼地方喝酒來了？你知道？」

「報告連長，他這個人的門路是多得很的。」他困惑了一下，才躊躇地說：「他會鑽孔鑽鏢，有時鏢向這裏，有時鑽向那裏，誰也不知道他攪什麼的！現在却攪出來了。」

「酒要是喝——少，斷不會這麼發昏，連給拿了槍也不醒的。」

郭俊笑了一笑，不做聲。

「把這槍給他啦。」半響，說了。「告訴他：下次設使再犯，當心他的腦袋。」

他是你那一班的？」

「是。」焦洪拿槍站着。渾身焦躁，巴不得登時奔向三分路。

「這傢伙壞得厲害，你得好好地管住他。」停了一停，「立刻要開動了，當心他誤更。」郭俊抬起眼睛深深地注視他：「你也不要誤更呀！」

「這，這是沒有的事。」中士班長近乎抱歉地連聲說：「別人可說不準，但我焦洪跟過了十五個連長，這樣的事一次也沒有做過。現在就要打仗，却纏了更，這可對得起連長？」

「你明白這點就得了！」郭俊莊嚴起來了。「但你們打仗，却不是爲我連長個人，而是爲整個國家民族。現在並非軍閥時代，打仗爲的是一兩個人的利益；這次是全然不同了，你懂得嗎？」

「連長早知道我是流過血的，在八一三！」他大聲說，不自覺顯得自信和吹牛的樣子。

郭俊微微搖一下頭，表示完。焦洪敬禮，拿起槍一溜烟出連部，一邊走一邊嘴裏咕嚕着：

「我以爲他罵了，他又不罵。——嚇，這個連長！這個連長！……丟那媽李興這」

契弟（八兔子），殺他的頭。

……

……

……

……

……

……

五

過了三天，部隊開動了，像蛇一樣鑽出了層密的連山，沿南岷北岷兩條山脈中間的從新公路向西南推進着。路上沒有碰到別的軍隊，但他們並不寂寞。師部派了大隊政治工作隊跟着行軍，沿途唱着歌，高呼口號。公路經過了破壞，每兩三里就碰到一兩個大阱，部隊稍為被阻撓一下，可是繞過去後，便即從新整齊地行進——嚴肅，快活，精力飽滿。兩邊的連山和田野是綠色的；坦蕩的公路是紅色的；清澈的寬敞的楊村江在公路右邊展開，靜靜地流着；這裏那裏點綴着黃色的村莊；前頭是南國的多彩的黃昏落日。人們從無望的盆谷鑽出來，走進這美麗的世界裏，不禁滿臉喜色。隊伍中，金和皮類發着微響，跟脚步聲聯成一片；騾馬和馱馬偶爾憤憤地長嘶起來。揚起的塵埃，在大而燦爛的落日映耀中形成一片紅霧，籠罩着整條公路。——在紅霧中，士兵的影子

出沒着，槍桿的影子在突露着。

中夜，他們進入一個陰森的充斥着雜亂的狗吠的鄉村宿營。在一度短促的紛擾後，士兵們漸漸平靜了。郭俊憐懣懣地躺到勤務兵給他準備的床上去。他身體極度疲倦渴睡，然而精神却極度興奮紛亂，腦袋又漲又痛，不讓他好好休息。在不安寧的半睡眠狀態裏，黑夜顯得異樣的窒息痛苦，而且漫長，彷彿永沒有終底似的。……突然他驚醒過來了，惺忪地爬起床，茫然睜着眼睛。他發現自己躺在祠堂門角的一個小房裏，發現外面天井的上空有微弱的曙光，發現小房外遍地睡着的士兵都在和他爬起來的一瞬間，一齊爬了起來。坐在那裏發怔。——原來他們全連的人都是給一聲沉重的巨響嚇醒的。這巨響是炸彈聲、砲聲，還是什麼爆炸聲呢，又沒有一個人知道；在他們完全清醒，明白了自己處在什麼樣的一種環境裏的時候，這巨響的尾音還可以聽見，在顫顫地，慢慢地，向地面沉落着，沉落着。這證明前線已經近了。一些老兵喃喃地罵了一聲，下了一個「是太平場的方向」的判斷後，就拿掉了掛在頭上的幾條禾桿，又豬似地倒了下去。一些還沒有聽過什麼叫做砲聲的新兵呆坐着，眼睛閃閃發光；其餘大部份都站起來了，鬧嚷

郭俊要睡再也睡不着了，敲着膠鞋，懶洋洋地走到大門前的廣闊禾場上來。——祠堂正面展開無限的田畝，漂亮的磚房子排列在祠堂兩邊，隨着廣闊的石板大道，士兵們似乎來到了罕有的繁華世界，三五成羣到處走動，好像喧吵而忙亂的鴨羣，擠在食物店前鬧鬧嚷嚷，圍住生菓攤蹦蹦跳跳，把菓皮隨地亂扔。郭俊重溫了廣增綫上的心情；而剛才的巨響更使他實感身在前綫。他記起了廣增綫上的炸彈砲火，莫明其妙地變得煩躁和憤怒起來。

——瞧，這羣豬倖！他皺着眉頭想。——現在臨近前綫了，他們這麼暴露自己，倘給敵機發現了，定會倒下炸彈來的！

在門邊，他碰到少尉排長唐克松，舉手向他敬禮。

「你瞧！他們攪什麼鬼！」他說，看定唐排長的臉。「這成什麼樣子？——出發前上頭交代過：不得亂動老百姓的東西，不得撞進老百姓的房子，把他們連連趕進來呀！」

準備下午開動！

早飯後，郭俊騎在馬上，圍觀叫臉，希望得到一個甜蜜的思想。現在他腦海裏，捉摸不定。祠堂裏異常幽雅，充斥着布帛的臭氣和杏腿的馨味。在床脚前，擺着全連的三挺捷克式輕機槍，槍嘴對着他，彷彿幾隻狗在那裏向他凶狠地吠。這幾挺傢伙須得再好好擦一搨，他決胡搨想。好好地檢驗一下，看看有沒有不妥的地方。上火線倘若突然發生事故，影響是很大的！

他猛然睜開眼睛了，發覺自己已經睡醒了。祠堂早已變得非常清靜。當機士兵的濕綁腿掛在門楣上輕輕地擺動着。房門外邊，士兵們橫七豎八地臥倒着打鼾。他躺着，動也不動，只轉着眼睛睜視着周圍。從房門裏出去，可以看見祠堂那幾塊牆上，有一個個圓頂門口通出一片曠地去，門扇不知道哪一個人搨去臨時做床鋪了，懶懶開着。有八九個士兵擁坐在那裏往外呆瞧，賊賊瞋瞋着。——他不明白這是爲了什麼事，但立刻就發現了曠地上有一個少女在井裏打水洗衣裳。她穿着一套白點畫絨衫褲，彎腰站在井頭上正交替換着手把水桶扯上來。他看不見她的臉，但從她的體態和下垂的鬚髮，覺出她是一個摩登的城市姑娘，并且本能地感到她會是驚人地美麗。他彷彿覺得她老是在那裏打

水，而且開始唱歌。……

他第二次猛然睜開眼睛。洞然開着的圓頂門外並沒有打水唱歌的少女。但歌聲却確實有的，就在祠堂內，在大廳上。他定了定神，仔細聽：立刻認出是留聲機的聲音，在唱粵曲。他靜靜地聽着，竭力維持自己在清醒中。這聽夠了一忽，再也忍耐不住，坐了起來，兩手支着床沿，又發了一回怔。他覺得那洞開的門口和那留聲機是極有擾亂軍心的作用的，并且自己也不高興看到和聽到。這些東西，對人時常會引起一大串無謂的思想感情。他於是起來，站在房門前，默然環視四周。大廳上擠擁着一羣士兵，有些披着灰棉襖，有些赤了腳，在說笑着，好像一羣孩子。在他們中間，赫然閃耀着留聲機的銀光。文書坐在它旁邊，在吆喝着，禁止小勤務助手腳脚攪那唱片。郭俊咬着拖鞋蹣跚到天井上，還是一句話也不說，憂鬱地蹙着粗眉。士兵們發現了連長，便都偷偷散開，退到自己的鋪位上去。文書木然站着，垂下手，有點失措。機頭回鑄針移到唱片中心，發出絲絲的嗶聲。

「這是從哪裏來的？」郭俊問，動手把機頭拿起來放好。

「借『十卷』（老百姓）的。」文書瞥了那傢伙一眼，低聲回答。

「別敢在這裏攪得整個連部鬧噓噓的。」他簡單地下命令。「趕忙把它送還去。」文書挽着那傢伙，叫小勤務兵捧了唱片，得赦似地從大門消失了。祠堂裏突然靜寂下來。郭俊走到圓頂門口向外面曠場看：那裏鋪着金色的陽光，井頭還是濕着的。

「這裏的門扇誰拿了去？」他問。

半晌沒有人回答。他們都彷彿啞了一般。

「是誰呀？」他再問，聲調加了一些嚴厲，微黃的眼睛檢視每一個臉孔，似乎在搜索犯罪者。

「誰呀？」值是官喊。「是不是你，何金貴？」

二等兵躺在禾稈堆中，臉色蒼白了起來，渾身抖着。

「不會是他。」連長說。「是誰拿了去，要立刻把它上好，不准亂開。就是這樣！」

中士班長焦洪垂頭喪氣地站起來，瞥了連長一眼，沉着臉把草蓆捲起，擋起門板走

到門洞邊，上在石樺上。祠堂裏響着鑽石相擦的尖聲。

這樣，清靜了許多了！郭俊想，回到了自己的房間。他發現自己忽然怕見到漂亮的女人，聽到溫柔的音樂起來了。——到底環境清靜了，心緒才能清靜的。而現在我心中除了戰鬥，不能有其他的雜念。軍人頭腦需要簡單明確！雜念只能阻礙一個人的行動，對戰鬥沒有絲毫益處！

開動命令到薄暮還沒有來。祠堂裏的官兵們在全副武裝等待着，有些發出不耐煩的低語，有些倚着包袱打盹，接着就索性這麼圍着子彈，夾着槍枝，枕着鋼盔，仰躺下來，而且立刻打起鼾來。入夜，一個傳達騎着馬從營部飛跑了來，帶來了當晚暫且停止出發的命令。士兵們於是鬧嚷嚷地再次佈置他們一夜的安樂窩。而第二天却也沒有得到關於開動的任何消息。部隊就這麼暫時中止了推進。從各方面來了謠傳：兩三天前，「廣花」一增從一兩線的一切部隊確實曾有舉行反攻的模樣，但現在又都撤回原防了。在這裏，郭俊可以感到最高的司令部大概又改變了起初的意圖。但究竟起初的意圖是怎樣的，為什麼改變了，最近要採取如何的軍事動作，那誰也是胡裏胡塗的。在軍隊裏，一

個士兵，一個軍官，只是遵從上頭的命令，達成分派下來的任務，就夠了；至於爲什麼有這樣命令，達成了這項任務又怎樣，却可以毋庸過問。對這一點，郭俊很明白，而且覺得一切考究只屬多餘浪費。一個人在軍隊裏，猶如一個小小的齒輪處在龐大的機器裏；只管自然地旋轉，自然地推動，絲毫不知道原動力是什麼，在哪裏，不知道這副機器是怎樣，具有什麼性質，做些什麼事情。對這一點，郭俊也以敏銳的感受領悟了，覺得一個軍人就須如此，惟其如此，才能成爲一個純粹軍人；何況他也並非不模糊地感到這原動力就是國家，而做的都是對國家民族有用的事呢！所以當許多軍官和全體士兵都焦躁不安，他獨超然沉默着，謹守自己的職務，安心等待上頭的命令和意旨。

士兵們散佈在鄉村中，又無聊又氣悶。反攻廣州已成幻影了，新地方對他們的刺激早又失了作用。部隊裏的一切都因未有確實的處置而異常鬆弛散漫起來。雖然經過郭俊的怎樣努力，也難恢復滿意的秩序。

兩天後命令下來了，他們以一夜的行軍到達了洛洞地方。這個地方是在南嶺山支脈的環抱中，原爲本師一個出擊團的根據地。他們現在接了防，擔負着同樣的任務。這裏

曾經展開過幾度激戰，好幾個山頭爲敵人縱火焚燒，遠望起來彷彿在嫩綠的皮上生長着一大塊一大塊的黑癬，山路上還有敵人皮靴的釘痕，草叢中還遺着破碎的日本烟包。第六連作爲右翼，防守着子田坳到貓兒崗的一線。

戰局是膠着的。敵我兩方都固守着自己的據點，沒有大的攻擊企圖；只不過在緩衝地區作些小小的接觸，似乎聊破岑寂而已。彷彿感到這樣的戰線上用不着設置這樣大的兵力似地，師部于是下令撤回了團部和第一第三營。留下的第二營，於是擔負了以前一個團的防區，所以一切不得不在從新的部署了。

六

清早，營長黎澤華率領屬下的連長們偵察地形了。他們在周圍的山頭走了一遍，便沿着滿是峭巖石頭的山路走上烏橄坳去。一個傳達揣着上了木壳的駁壳槍，在遠遠的前頭開路，時時看見他的威武身影在上面爲密林遮蔽的山路上顯現一下，又消失了；接着出現在更高的地方。黎營長穿着一套漂亮整齊的斜布軍服，長褲，挂着漆亮的手杖，左肩微抬地小心跨着脚步，彷彿每一步都會遭遇不測似的。後面跟着背了德國暖水壺，圓囊，望遠鏡的勤務兵焦升。營附和連長們走在後頭，唏哩嘩啦着。郭俊故意略略落後一點，覺得自己全無心神說笑，因爲將要到來的嚴重局面而緘默着。大家一路走，一路談論着師部參謀處的這一次處理。

「喂喂喂！你們怎麼敢談論到參謀先生頭上來了？」彭二鳴裝着嚴重的臉色說。

作戰個多月了，總是這麼不痛不癢；打開地圖用手指一量，防線不過一二十里。——」不成！戰局又不嚴重，防線又不長，放這麼多人幹嗎，調兩營回來！」好了，等會兒敵人來了，大家可以運動運動了。」說着，一拄手杖跳過了兩塊石頭，彷彿預先「運動運動」給大家瞧瞧。「你怎麼樣，阿郭？」他回頭，滿面笑容。「落伍了，腿勁是要練練呵的！」

郭俊走上去和他並排。

「你瞧，那位現在是這裏的總司令了。」他說，眼角向前頭一溜營長。

「唔唔，」郭俊敷衍地笑了一下。

彭一鳴從這塊石跨跳到那塊石，毫不吃力，好像一匹小猴子。他的敏捷的動作，飽滿的精力，短小矯勁的身材，對於他的三十開外的年齡顯得極不相稱。他的仰戴的軍帽，他的充滿笑容的小圓臉，他的一大一小的眼睛，都顯示着一種孩子的惡作劇的神氣。他來到什麼地方，什麼地方立刻變成熱鬧，高興，快活，歡笑，彷彿他身上永遠帶着這種空氣到處散播一般。現在他跳着笑着，彷彿在戰場上作戰也不過是這樣的跳着笑着的

事情而已。

「唔，真是了不得；」他說。「真是了不得了！」

接着他就拄着手杖，微微抬着左肩蹣跚地走，模仿營長的笨拙動作。他的神態模仿得那麼相似，引得幾個連長哈哈大笑起來。營長回顧了。笑聲轟地煞住。袖突然換了不同的動作，暴戾地用手杖劈削路旁的茅草。營長轉過臉去。他又更滑稽地模仿了，左肩抬高得簡直像個鴉片烟鬼。大家又哄笑了。營長霍地站定，慢慢轉過頭子來，以威嚴的眼光一掠各個連長，最後威嚴地停在郭俊臉上。這次大家都忍不住笑了，但竭力要忍住，喉嚨裏格格作響，眼眶擠出淚水來。

「焦升！」營長吆喝。「倒杯茶來！」繼續跨上去。

「嘩呀！」彭一鳴回頭對郭俊伸一伸舌頭，做個鬼臉。

「噠噠！」郭俊擠出難聽的笑聲，心裏却絕望地想：「這裏是沒有一個人記起戰

在山坳左邊的高地上，他們展開五萬分之一的軍用地圖。從這裏可以清楚地看見了

從子田坳到貓兒岡一線的連山，形成一條大爬蟲那樣輪在腳下，把半嶺一直鑽到遠遠的楊村江邊去。江水像黑藍色的帶，約在二十里外，在紅色的原野上蜿蜒着，越去越遠，隱在一帶起伏的山岡後面，接着又顯露出來，消失在一座特別突出的石山的藍影和一簇樹林屋宇的黑影裏去。——那是敵人的炮兵陣地獅嶺和廣從綫的重要據點申崗圩。石山的藍影和村莊的黑影併在一塊，在金色的太陽照臨下，靜靜的，和平的，沒有一個人能夠相信它們會藏有一種兇險的殘暴的敵對他們的事物，雖然沒有一個人不知道。

「什麼地方是申崗呢？」當大家都用肉眼看到了，黎營長還看着望遠鏡到處找。三個連長上前指點了。

「就在那裏呀，」在山坳上放排槍的幾個士兵忍不住地在稍遠的地方七嘴八舌地吵。

「獅嶺發炮，火光足瞧得清清楚楚的！」

「從這裏用望遠鏡望，一定看得見廣州的白雲山。」

黎營長看了好一會，坐下來拿地圖端詳着。她的長臉灰黃，眼皮老是垂下，好像整

天打瞌睡；晦澀的眼珠在眼皮下閃着微光。他喃喃着，主張烏橄坳左首對着子田坳一綫的大山都要佔領，而把營部設到洛洞後面的窄谷裏去。彭一鳴和郭俊旁觀着他和三個親信連長商議，微笑着。——沒有人反對，營長的意見定規了。

——唔唔，郭俊想，坐在山頭上，扯着草咬着，遠眺青天。這樣的兵力，本來只有縮進來固守一點才可以，現在却推出去！……從子田坳經貓兒岡到二四五高地足足有八九里呀！看這一條派哪一連去守！……

「這樣好嗎？」黎營長徵求營附的意見，拿起了紅藍鉛筆，掉過藍的一頭來指着地圖，猶豫着。

「好的，」彭一鳴說。「兵力會夠不夠分配呢？」

「自然夠的。留下一連做預備隊好了。」黎營長說，接着加添：「留下哪一連都沒有問題，五連也好，六連也好。——但機關槍可不行，……或者四連也可以，……」他四周瞧了一轉，大家都沒做聲。「那麼——那麼六連吧？不過……不過六連守子田坳一綫，地形熟了……還是四連吧？」他瞥了郭俊一眼。「這都沒有問題，以後可以掉換：

大家依舊舊城隍流是最公平的。彭營附你覺得怎樣？……不過還有子田坳到一四五高地這一綫是很重要的，誰守較好呢？」

郭俊突然站起來，扭着兩手走來走去，感到彭營附的眼光。他想：——哼，來了！「這一綫確是很重要的，」黎營長繼續沉吟，把頭埋到地圖上用心看。「需要非常熟悉地形才成。……何連長你熟不熟悉？——唔，你自然不熟悉。那麼派五連吧？……不過五連烏橄坳一帶地勢熟了，守久了，還是照樣的好。——王連長，工事還要加強呀！等會兒動工去。……機槍連又要機動一點，……那麼真是困難極了，那麼郭連長你地勢熟不熟悉呢？」

郭俊「熟悉的。」郭俊大聲回答，有點吃驚于自己的突兀，然後把臉轉過去對着微笑的彭營附說：「這一綫我是熟透了！」

「那麼，你還是——」黎營長臉上浮出了笑容，站起來仔細地拍掉褲上粘着的沙土，向焦升要了一杯濃茶。

每天絕早，郭俊纔從禾稈的床上猛然坐起來，醒了：茅棚裏照例還是黑魆魆的；掏出夜光鏡來看，時間照例還沒有到四點鐘。這好像機械一樣準確，連他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會如此，覺得很爲驚異起來。在手電筒的光中，一邊摸索地吃着火快從洛洞下面送上來的淡然無味而又冷硬的飯菜，一邊記起種種當前的事務。在進軍途中，他曾經重溫了從前東戰場上和廣增綫上的崇高心情；來到了這戰地，他更厲行着對自己的約束，逐漸清除種種毒害自己的感情，逐漸小心翼翼地修築起一條引向莊嚴，正大，神聖的人生道路。也許由於能夠強力地克制，也許由於任務佔據了整個精神，他確能履行了自己的諾言。現在除了任務，除了戰鬥，他的心已沒有任何雜念了。他變得單純，機械，但自覺着悲苦和全無希望。

——今天起得早，上去巡視陣地也好。——他想，而似乎意外地記起從昨天下午起，自己的防禦已經延長了一倍以上，第三排早推到二四五高地那邊去了。他重現了由山上偵察地帶的佈置，彷彿再大膽地批評爾等打過半個刺地說：「阿郭，你得到了一件好事了，嚇！恭喜恭喜！」

他嚥下最後一口飯，丟下飯碗，打了布綁腿，掛了駁壳槍，帶了一個傳達走出門口去。

「敬禮！」在茅棚角落的陰森處，一個衛兵幽魂似地低聲地喊。

東方，雙鳳山的黑影聳突着；它的左近閃爍着一顆大的燦爛的金星。天空蔚藍而平靜；山下洛洞窩藏着綿密的黑暗，好像無底的深潭；從那裏吹來一陣陣新鮮的沁心的涼風。穿過山茶樹叢，他們走上了引向子田物的削直的山路。路悲涼地蒼白着，似乎顫顫地在抖動。隱沒在上面那分不清是什麼的黑影裏。郭俊身上的暖氣散發盡了，感到山間的酷寒，覺得異常清醒和冷靜起來了。他下意識地向上跨着步，彷彿不必用眼睛看。

——這次部隊開到這裏游擊，打過了幾次勝戰。士兵都有點自信了！他想。——士

氣比從前在後方的時候好多了……而我呢，……一切都覺得好像長夜漫漫！……

子田坳上，一株松樹影無影幻成一個毒蟲的聲響，響立着，遮蔽了六片雲彩，當風呼呼地長吟。機槍陣地旁聚着一羣士兵在揀着吃早飯，發出咀嚼的聲響，和銹口盅的雜碎微響。誰發出了一聲口令。他們霍地站起來，懵懵懂懂，接着才發現是連長來了。等連長把手碰一碰帽舌，他們又在「稍息」的口令下坐下來繼續吃飯。

郭俊獨自跨上右首的高地去，在峯頂上昂然地向四周環視着。東方開亮了；黑夜的帷幕慢慢扯起來，金星點點，放射着絕望的微光，彷彿感到自身將要消滅的悲哀。不遠的下面，是一帶散兵坑。士兵們在坑裏躲着散煙——兩三粒煙火一會兒明亮，一會

兒暗淡。郭俊來回踱着，低頭沉思。他告訴自己：廣州就在西南方二百里內，可是他不能相信這是真實的。他彷彿覺得現在立足這塊地方是難于想像的荒蠻山野，永遠和文明世界隔絕，自己也無法回到廣州去了。他老是想像着，自己將胡裝胡塗戰死在這個荒山上，在這堆茅草中，毫無價值，而非常悲涼。……同時他又考慮着，倘右戰事發生了，前邊的一排擋不住的時候，便通通拉回到子田坳來，死守這一點，盡自己個人所能盡的

最後任務。……于是他的思想又回到戰死的想像上了。……

——我莫非是怕死？他猛然站定，彷彿另一個人嚴厲地質問自己，非常憤怒了。……莫非以前的堅拔英勇都是虛假的，而我原來是一個孱頭，根本就不配做一個軍人？……然而我為什麼老是這樣追問自己呢？我現在不是已經站在火線上嗎？不是正面对着敵人而保衛四萬萬五千萬人的國家嗎？這可沒有半點虛假的，而是完全真實的！……他回憶八一三的猛烈炮火，以那種震天動地的音響開關一個神祕世界；他站在這個世界面前，雖然感到幾乎完全不可理解，但並沒有動搖或畏縮過。他走着想着，突然站定，似乎聽到什麼；又走着想着，又突然站定：這回確然聽到遠方出現一種奇異而熟習的聲音了。

什麼？敵機？……難道知道我們昨天這裏飄走了兩營，……

敵機的嗡嗡聲從遠處來，很快地臨近，擴大，彷彿陰暗窒息的烏雲一樣地佈垂在天空四周。它們的影子顯現在青色的曙光中，在附近一帶的山頭上盤旋，低低地，固執地。郭俊命令士兵確實地蔽，自己也走到取兵坑附近，坐在一叢回黏樹邊。敵機一共三架，以更低更兇險的姿態從峯巔上掠過。它們飛行如此貼近：使人可以看見機師伸出來

的腦袋和機槍的長嘴，而且可以感到推進器的死風。士兵們不覺屏息了呼吸，嚴厲地向山頂望過去，從那首伸展過大的兩個高山中間散開的雲霧所就是烏橄欖，現在可以清清楚楚地望見了，……從新加坡的工事如同一個難看的創口在凝結着殷紅的血漿，幾個黃斑樣的士兵在湯山的表皮上隱約地移動，還沒有完全停止動作去好好地掩蔽！……突然，一架敵機的黑影從那凹處上空掠了過去，山上立刻噴出一陣紅烟，隨即是一聲轟然巨響。大地搖了一下；什麼地方飄下一片殘葉落在郭俊肩上。他拂去了它，把所有士兵都喝下插着偽裝樹的戰壕去，而自己兩手抱着膝頭坐在岡黏樹叢中，彷彿他獨有這樣的特權來表示對敵人的輕蔑。……三架敵機在山湖輪流擲了六個至七個炸彈，騰出一片紅烟；滾滾上升，擴散了開來，幕似地遮蔽了那邊的山頭，接着它們轉了頭，繼續着盤旋，偵察；有時還側了機身掃射陣陣機槍。

唔，開始了！就是這樣！……他要懇地想，容時立下了戰死的決心。他的臉色泛出堅忍的蒼白。

突然發出烏鳥的尖嘯，更近，更近，從什麼地方飛來了一顆砲彈，打在下面的山腰

上，接着又飛來了一顆，打在右首的貓兒岡上。他非常意外地發現剛才所曾注目的斜對面那一系列起伏連山的稜線上，有了一簇簇的敵人，正架砲向這邊轟擊。砲口的火光閃爍着。每當一閃過後，隨即出現了尖嘯，在空中劃着弧線，近了，在第三排所防守的貓兒岡和二四五高地那邊轟然響起來。開花彈在空中爆炸，噴出一簇簇的白烟，作着有力的迴旋。突然，砲彈轉向子田坳這邊來了。它們好像一羣羣的鬼魂在空中慘叫，炸裂着地面，或者在頭上爆開，碎片嘶嘶地從耳邊飛過，青色的明朗的天空給震碎了又癒合起來，一次又一次，越過越污濁，充滿了硝烟和塵埃氣味。空氣像絲綢一樣在撕裂，抖動。郭俊沉默地走下壕坑去，沉默地環顧周圍的士兵。他們在猛烈的炮火下顯着悲苦的神情，變成一些可憐的弱者，絲毫沒有抵抗的力量，只管在壕里儘量縮小自己，或者匍匐着，或者把臉頰貼着泥土，用眼角憎恨而又怯懦地監視着空中。這是敵人攻擊的前奏。郭俊在估量敵人炮轟過後，他們的步兵將以怎樣的姿態出現于盆谷下；同時在等待砲火稍一斂息，就繞過稜線到指揮所去。

砲轟漸漸移過左首那邊去。右首二四五高地和貓兒岡那方又發現了稀疏的槍聲，

而倒翻轉了。敵人的三九式的一聲響！收響！「重機槍依舊低不勻的濺鳴，和我方的七九式的沉實射擊聲，捷克式的點發射的濺響，在濺亂的交雜着，而又可以很清楚地分別開來。郭俊于是轉到指揮所去，坐落着掩蔽的壕溝裏。

戰鬥在猛烈進行着。太陽不知什麼時候已經移過了中天，現在在迷濛的烟霧裏顯着慘黃的面孔，在槍炮的震響中恐怖地抖動。二四五高地和貓兒岡都被佔領了；殘破的敗北隊伍退下來聚集在子田坳上。敵人的野戰炮從較近的山嶺密集轟擊了過來。營部的傳達帶來死守的命令以後就沒有消息。第六連派出請求增援的傳達，一直不見回來。

郭俊像一匹獸類蜷縮在作爲指揮所的壕溝裏，堅忍地等待派去營部的傳達回來。插着樹葉偽裝的掩蓋下面非常黑暗，顯露出他一條閃着神經質光芒的眼睛和一張充斥着沉鬱神氣的臉。炮聲像密雷一樣地在頭上轟鳴着，辨別不清它們的方向。——它們從四面八方包圍他，在他的耳鼓裏充塞着一種變態的皇皇噴鳴，幾乎完全接蓋了其他一切聲響。地面像船一樣搖盪着；壕溝外封閉了濃密的塵埃；可以聽見碎片劃過空間的嘶嘶聲。郭

俊悲苦地想想前兩陣地一定變得不成樣子了；但他估量一個鐘頭以內的戰局，無論如何還可以維持，不致羞辱地被敵人擊潰和消滅。……一個人突然在壕邊出現，帶着飢饉的臉和充血的昏眼；那是中尉排長葉鎮國。他急躁地喊着什麼。在最初一瞬間郭俊半點也聽不清他的話。

「好好地說呀！」郭俊吆喝。

「都給敵人佔領了——烏撒物一帶，連長！」他喊。「丟那媽第五連退了，不知道攪什麼鬼！丟那媽只剩下我們這一連在這裏呀！……敵人四面包圍過來，放着炮！丟那媽怎麼打法？……滿山都是敵人！都是敵人！」

「都是敵人？」

「都是敵人——不成了，連長！第五連退了，我們也……」

「不准退！」郭俊突然咆哮。「誰說要退的？」

「這個……」中尉排長一急，說不出話來，指手劃腳似乎要賭咒。「會全都消滅！連長你看呀！」

「不准退！」郭俊沉鬱地說。「退一寸的殺頭！誰退殺誰的頭！……已經派傳達去營部了。——去！等我的命令！」

「連長……」

「不要多說！——葉排長，我們是軍人呀！……營部沒有命令來以前，我們要抱着與陣地共存亡的決心！去呀！」

中尉排長一聳身，不見了。……

傳達回來了。他帶來的不是營長的命令，却是營部和第四第五連和機槍連一齊撤走了的消息。問撤到什麼地方他都不知道。郭俊大怒起來，命令他立刻回轉去，一定要找到營部，一定要找着營長，不達目的任務就要殺頭！傳達抖着兩手收起報告，挺一挺胸脯致敬禮。突然在空中起了一聲轟然爆炸，碎片從壕上割了過去；他噙咳了兩聲，撲地倒了。一個士兵從掩蔽的壕裏跳出，匍匐過來，剝開他的衣服檢看：摸摸他的胸肺，噁道：

「完蛋了，又一個回老地方去！」

「不准亂說！」郭俊在壕中乖戾地叫。「滾進壕裏去！……你嗎？焦洪！正好！」

！帶報告找營部去！營部撤走了，不知道到哪裏去。你無論如何得找着，找不到不要回來見我！——連長的駭亮套去。有多快跑多快！——當必路上碰到敵人！」

焦洪的背影在烟火中消滅以後，郭俊于是安心等候了。他相信這個「老骨」不久就會帶着命令回來解救這荷延殘喘的戰局。葉排長出現了，後面還跟着氣急敗壞的唐排長。郭俊和他們一同來到陣地前。敵人的炮火漸漸沉寂了。在子田坳左首高地上騁動着敵人的黃影。一支重機槍在那裏「格格谷谷」地頓鳴着，正向這邊射擊着；使人難于抬起頭來。山下周圍都有敵人的槍聲和叫聲。約莫三百米突黃近的那條升向子田坳的石路上，突然騰起一片狂暴的喊聲，出現了密集的敵人羣體向上衝。可以看見一柄軍刀在他們中間閃爍地揮動着。彷彿預約了似地，等到他們衝到了中途；子田坳上這塊高地突然齊放了一陣沸騰的排槍和機槍。路上騰出一團團濃烟。他們有三分之一跌倒，滾到了山坑下面溝莽去。最初一瞬間，他們完全在恐怖中僵住，突然水似地退了下去。滾滾的濃烟在他們後面緊緊地追趕着。有一個受傷的橫在路上掙扎着，發出怪厲的呼喚。……炮轟又開始了，對我方陣地作着空前的摧殘。陷于三面包圍的第六連，傷亡逐漸增加，

能給作戰的只留下五班人左右。一個士兵跑來報告子用切上的那挺機關槍被砲擊中飛去了，射手和兩個彈藥兵登時陣亡。郭俊派了一挺增設去。不久，又有一個士兵跑來說剛才派出那個射手又在敵人的重機槍連續射擊下犧牲了。

「不要多說！」郭俊叫。「等會兒大家都會和他們一樣的！」

他覺得諸如此類的報告在戰鬥中實在起着極大的動搖軍心作用，但又不能禁絕它們。他看見以現有的兵力絕對沒有辦法再熬下去了。

「連長！」葉排長在交通壕弓着腰身走了來喊。「確確實實不成呀！營部又走掉了，連長你該看情況獨判專行呀！……」

「知道了！得了！」

「現在已經將要日落……」

「等等……去呀！——我自會處置呀！」

郭俊看錶，槍聲響撼着他的神經；起初他看了幾次都沒有認清是幾點鐘，最後才明白了。——他決定再等二十四分鐘，到五點正。（這在他彷彿是一個極適宜和極吉利

的時間)，倘若還回不來，便作漸然的處置。看着分針移到了正中，他下令放棄陣地轉進了。士兵一個個從戰壕跳出，雜亂地躍進竄走，匯流到子田坳上，變得完全失去戰鬥信心和毫無秩序。郭俊猛然感到自己做出一個多麼厲害的錯誤了；他未曾得到上司的命令便擅自在戰鬥中撤退，這也許會影響了整個戰局，使自己陷於恥辱的境地，犯法，而受到嚴厲的處罰。但現在一切已經定規了；他要補救自己的過失于萬一，只有儘量減少士兵的傷亡，保存一個較為像樣的隊伍，據守洛洞的坡後一綫制止敵人越過增從公路。……槍彈從左首的斷絕地高處像蝗虫一樣飛集到坳上。郭俊派了一挺機槍向上壓制敵人的火力，同時命令另一挺向坳下那邊大路施行連續射擊，阻止敵人衝上來。從子田坳落到洛洞盆谷必須通過爲「斷絕地」高處上的敵人火力所控制的一段毫無掩蔽的草叢路。大家都在踟躕着，還沒有立定衝下去的決心。他們停留在坳上無望地給烏鳥的槍彈環繞着。一個士兵匍匐在茅草旁邊，腦袋這邊偏一下，那邊偏一下地躲避着子彈，發出恐怖

的荷荷聲，一擰着手要扭去一顆子彈的鉛頭。

「你幹什麼，何金貴？」郭俊揮起駁殼槍狂吼。

「火藥，……吃，吃……」他呻吟着，仰臉拋擲殼裏的火藥，傾進口裏吞下去，企圖吐起彈子來。

「衝下去呀！」黃排長走來叫

「衝下去！」郭俊喊。

排長們和士兵們藉着樹草的掩蔽，疏散地潛行。郭俊跟在後面，看見樓梁遠處的盡頭躍出兩個士兵，裸露在敵人火力所控制的下面山路上，一前一後；作着老鼠一樣的蹣跚走，不見了；接着又躍出四個。敵人的重機槍似乎突然記起什麼一樣地連續沸騰起來了。路的上下山壁在冒着一陣陣的紅烟。郭俊接着看到了樹梢盡頭。唐排長顯着發紫的臉揮手叫士兵蹣跚出路上去。但他們都縮做一線，直着下面飛着子彈騰起着濃烟的單邊山路，動也不動。突然一陣子彈穿過樹梢來了，枝葉在空間飛舞了起來，登時有幾個士兵受了傷，在悲慘地喊叫。這彷彿是一聲警報。所有的人們猛然跳起，連串向下狂奔了。郭俊跟在最後，只感到四周可怕地喧嘩，下面可怕地深。子彈前後左右地追逐着。有一顆他聽見噠的一聲從什麼很近的地方經過，以為自己受了傷，錯愕了一下；但沒有幾秒鐘，即

刻更快地飛墮下去。前面的一個士兵突然跌倒，像球一樣從路邊滾了下去。他看見前面的隊伍已經去得很遠，落井下石，自己加了幾次加速奔跑了。這時候他開始獅子彈已經不是從旁邊，而是從背後飛來，自己逐漸脫離敵人的有效射程，四肢已經變得非常疲倦軟弱。

他們退到洛洞後面山坑上的小村裏整理隊伍。天已經入夜了。遠遠的子田坳那邊，還傳來稀疏的隱約的槍聲；是敵方的抑或是我方的，是還在接觸抑或只是毫無目的地射擊，全分不清楚。接着槍聲沉寂了。四周山野在黯澹的月色下顯着了緘默的、涼的影子。山影的後邊，有逐漸淡弱下去的火光。掩護着退却的一班還沒有撤回來。郭俊四面派了哨兵警戒，指揮着士兵在沿山的竹林下構築些簡單的工事，準備抵禦敵人的追襲，雖然他明知敵人一到晚間就退回老巢，不敢在地形生疏的地方作冒險的深入。小村裏充着兇狠的狗吠；老百姓一部份躲在家裏緊閉着門，大部份走了出去。初莫九點鐘，掩護退却的一班沿途收容受傷的人回來了。三個憤怒而失神的排長出現在郭俊面前，亂七八糟地吵嚷着。

「連長，這是怎麼回事呀？」

「我們明天怎樣處置呀？——佔領原陣地還是守在這裏？」

「安靜地等一等！」郭俊聲嚴肅地說，「我們必須先報告全營部了，到半夜還有消息的——你們耐心等一等！」

「拉大隊去找媽的營部呀！」

「連長，我們完了！」葉排長突然激動起來，流下了眼淚。

「不要多說！」郭俊聲調嚴正地說。「大家還是耐心等一等吧！等着看營部的處置吧！」

微缺的月亮升到中天，為冥漠的霧氣包裹着。狗吠已經停息。郭俊圍着一圈圈子在村周圍巡視着。從黑黑漆漆的巷中漏出着傷兵的呻吟和轉動的微響。聚集在村前梯欄上的士兵都在飽吃以後睡着了。他們扯下豎在村前石架上的禾桿墊身，用草毯整個覆蓋了自己，橫七豎八地躺在淡淡月色下，好像一大堆一大堆由禾桿和草毯所構成的垃圾。有些還沒有熟睡，在軍毯下面蠕蠕地動着，喃喃地罵，一兩句什麼。在遠處的山坑竹村

邊，不時顯出哨兵的模糊影子；他槍上的刺刀在黑暗中偶爾閃出青色的冷冷的光。四周寂然，進入夢中。郭俊沒有一絲睡意；夜深他反倒覺清醒，兩手抓着毯子，緊蹙了自己，獨個兒在村前，在睡着的士兵旁邊，踱來踱去。他看着所有的人都睡着了，自己却在醒着；心裏感到極大的安慰。一切紛擾的思緒都慢慢澄清了。

我現在在哪裏？我剛才做了什麼事？明天我將要做什麼事？……這一切都是無關重要的！……我現在就在這裏，這麼踱着，踱着，士兵們就在我旁邊，都甜蜜地睡着了……！我現在對自己是有了深切的瞭解了，我很可以做這些戰士們的朋友，我覺得幸福！……這次處置是不是錯誤呢？我會不會因此受罰呢？——由它去吧！……功名，金錢，地位，全都是渺茫的，無用的。……我畢竟爲了什麼來到這裏的？……但這且不
要管它！……看那樣黯澹的山影，黯澹的安靜；一切是如此合意，如此和諧，如此安適而毫無憂慮。……我願意在這些忠勇戰士旁邊這樣踱着，這樣踱着，以至永遠！永遠！

中士班長焦洪把報告謹慎放進袋裏，在砲火襲擊中穿過叢莽，落到子田坳上，沿下
山的大路飛奔，轉瞬間就來到盆谷中了。密集的砲聲落在後面，不再在耳邊震響；但有
一些砲彈還是彷彿有意追逐着他似的，三顆兩顆地從子田坳那邊飛出，呼嘯着劃過天空
，打到前面的山腰上，騰起濃煙，發出巨響。在通進山坑的路上。氣急敗壞地奔走着逃
難的老百姓。他們用籬挑了穀米和小孩，用鞭趕着耕牛。村莊裏空空洞洞的，沒有幾個
人了。村中幾間泥屋剛才被轟中，倒塌下來，散了一地的磚瓦。作爲營部的那間祠堂，鬼
影也沒有半個。焦洪想抓個把人來查開營部的究竟都不能夠，所以非常非常動氣了；一
邊喃喃罵着什麼，一邊逕向村外崗下大榕樹邊那座關帝廟撒開大步走去：他想那裏一定
藏得有人。但大夫所望：關帝廟大開着，竟同樣沒有半個鬼影，一地溼溼的青苔，差點

兒沒有把他滑倒！他定了定神，垂頭喪氣走出廟門，困惑起來了。他不知道自己該往哪裏去，事情該怎麼辦；他心裏多麼痛苦，罵罵「土佬」，白在那裏發急。……子田坳上已經一塌糊塗了，連長在眼巴巴等着他，而他却還待在這個鬼村裏，躊躇躊躇，白花時間！……但突然，他神飛色舞了；他聽見山崗後面有一匹馬長長地嘶鳴起來。

——啊哈，原來在那裏！在那裏，丟那媽！等我找得昏頭昏腦！

在小崗後面，楓樹林中拴着一匹褐色的長鬃的高馬，披着漂亮的鞍轡，不耐煩地踢着後蹄；一個穿着骯髒的軍衣短褲的年老馬伕在旁邊拿着樹枝替他趕馬蠅。焦洪立刻認出那是營長的馬和馬伕，走前去問了：

「喂，營長他逃到——」中途住了口：「他撤到什麼地方了？」

「你從哪裏來的？」馬伕向他皺起眉頭。

「第六連的傳達！——有緊要的報告！哪，有非常非常厲害的任務呀！……到底營都在哪裏？」

「退到增從公路那邊的鷓洞去了。」

「退了？退了多久？他幹嗎不騎馬去？」焦洪眼睛骨碌碌地轉，打量着那匹高馬了。——丟那媽，騎着這傢伙去，一定跑得很快！

「他就是這極古怪！」馬快停下樹枝，指手劃腳地說了。「他不敢騎馬，說什麼怕目標大。……他不騎了，却又不准別人騎！……他叫我等兩點鐘後再騎着趕上去，說什麼可以沒有目標。……前面打成怎樣？現在是什麼時候？我得立刻趕上去呀！……是那山腰的路上在轟着砲，不好走……」

「不，等一等！」焦洪猶豫地走前去，拍一拍馬身。馬在眨着眼睛看他。「這馬……這馬……我有非常厲害的任務呀！要立刻找到營長！……這任務一定要達成……」

「我騎馬去，你給我來！」馬快開始鬆解拴着的韁轡，垂頭整頓着蹄蹠。

「借給我！」他大聲說。

「什麼？」

「這馬借給我用一用，立刻就還給你。我的任務非常非常要緊！」

「我現在就要趕上去，——時候到了！」

「我騎去反正一樣呀！」

「不成！營長要殺我的頭！」——馬夫揮着額上的手要把已經給焦洪抓着的繩索搶回
來。

「讓——開！要你的命！」焦洪一跳上了馬背。

馬眯着眼睛，閃閃耳朵，皮膚打了幾下顫，似乎尖銳起全身的感覺，並且在
說：——哈，什麼樣的傢伙呀？這鬼！好厲害！

「這個……你敢搶？營長會槍斃你！」馬夫從後面追上來，捉住馬鬍子，死命往後
扯。

「放手！我不達成任務是不能見連長的！」

「下來！……你這麻子！……」馬夫口水四濺地叫。

「滾開！……要你的老命！」中士班長右手揮起駝壳，左手拿響頭浪命鞭馬，夾着
兩腿：「吁！吁！嚇……吁！」

馬開大半跑起來。馬夫給拖了幾步，摔倒在地上，還不停口地叫罵。突然一顆砲彈

驀地飛近，打在馬伏近傍，轟隆一聲，滿天都是煙塵。

「啊哈！完蛋了！」——命該這樣！幸虧我救了馬！」焦洪叫。「吁！吁啊！」

馬給他傷着疾走，但一路閃着耳朵打主意。經過狹窄的小山坳時，牠突然放慢了脚步，緊挨着一邊削直的山壁跑，想好好地給他擦撞一下！可是他用力扯歪了牠的頭，把牠的嘴往山壁又磨又撞，弄得非常非常痛。牠沒有辦法，只得垂頭喪氣順從地跑，似乎死心塌地了；但一到田疇上又出了新花樣：亂躑亂跳，想翻他下來！然而沒有結果：他坐得又牢又穩，彷彿是牠身軀的一部份。牠於是索性臥倒在地上了。

「丟你的老母！你這鬼東西！殺你的頭！」焦洪嗚叫罵，就這麼躺臥夾着馬肚，死也不放鬆。以為這樣我就下來嗎？……我把你殺死！殺死！」

馬是頑強的，人是頑強的；他們互相堅持了差不多五分鐘。焦洪給弄得又氣又急，用最兇暴的吐牠的眼淚，一下。馬大搖地起。牠在鬥爭失敗後，似乎完全滿意了自己的勝利，所以牠進入田疇的取以地，山腰的路上飛馳了。

「牠……」

山腰上，敵人的砲轟還繼續着。山上人沒有一個，鬼沒有一個。——敵人也許發神經病，也許開開心，老是在那裏拋擲砲彈。路上充滿濃煙；時時有什麼東西飛過飛近，轟地一聲響。焦洪相信「砲彈是有眼睛的」；一個人倘若命不該死，牠就會遠遠避開，不敢打來；所以非常坦然穿過濃煙，跑向前去。砲彈也彷彿確然怕了他；或者打在這邊，或者打在那邊，總之是讓開一條活的路，給他安然通了過去。……越過山崗，他向下疾奔，一邊想到現在自己騎着這裝漂亮的馬，拿着這久遠了的駁壳，并且背着負有如此重大任務的傳令兵，覺得異常驕傲自矜，興高彩烈。到鶴洞的路他是熟悉的，也不用探索，只管一股勁兒呼喝着，鞭打着，驅馳得更快，更快，更更快。山巒越過越地滑了過去；耳邊起了微風。——他要儘快找着營部，儘快回頭覆命；顯示自己並非沒有出息，倒是一個罕有能幹的人。他覺得沒有什麼職務能夠比傳達更適合於他了。

——連長是個好軍官，他竟會瞧中了我……也許早就知道我很了得……

出盡了盤山，前面是一派大江。江上的木橋不知道什麼時候給拆斷了；江亭前，一隻渡艇，載着幾個帶了行李，模樣好像逃難的搭客，在向對岸划去。

「停下來！」焦洪喘着氣大叫，在高高的江岸邊上斂地勸住馬。「划回來呀！」

「回來呀……」對岸的回聲怯怯地答。

「停下來……！」

艇上的人全都回過頭來。艇夫向他指手劃腳，不知道向他說了幾句什麼；接着彷彿故意搗蛋似地把槳搖得更密了。

「丟那媽，殺光你們這些契弟……！」

焦洪滿頭冒火，向江中打了一槍。水花飛濺好幾尺高，江面起了一聲嘹亮的迴響。艇裏的人亂七八糟地喊，猛擰着手。艇像笨豬一樣掉了頭。焦洪騎着下了岸，在沙灘上落了馬，抱着馬到水邊去。他蹣跚着大尾，俯頭很響地喝水。艇靠攏了來，焦洪頭馬去。人們鬧騰嘩地全圍到艇尾去。怕他的馬踢人。

「幹嗎叫你不攏來？丟那媽？」焦洪對艇夫瞪着怪眼，想舉槍威嚇，但只由口中了。「怕什麼鳥？怕我不給錢你！丟！」

「沒有的事！沒有的事！」艇夫胆怯地連聲分辯。「本想划了過去再回頭；不知道官長這麼急呀！……哪裏是官長不給錢！……」

「官長」兩個字很打動中士班長。他低首端詳自己一下，又看看馬：氣漸漸平了。

「官長，」一個搭客問。「前面打成怎麼樣子了？整天響砲：多怕人呀！」

「怕什麼？」他輕蔑地說。「有什麼可怕的！——日本仔都是膿包呀！」

「連長，怕不怕他打到這裏來呢？」另一個問；不知道怎麼一來把「官長」變成「連長」了。

「不——怕——前面有一——」他本想說「一連人」，但覺得這是「洩漏軍事祕密」。

「有——有一師人擋着在那裏：立刻就要消滅他！」

「日本仔什麼時候才能夠打走呢？——他們的槍砲好，中國軍隊總打不過他！」

「胡說！」焦洪哼。「我在上海就親手刺殺了三個，像割豬一樣！」

「親手殺日本仔？」衆人的眼睛登時轉為敬畏和好奇了。

焦洪於是得意地嚙嚙啞說自己的英勇作戰事蹟，直到艇夫叫，「到」呀」才知道靠了對岸。他拖馬下了艇，沒有記起允許過給錢這回事，翻身上馬就馳騁了；當衆呼喝着，揚着鬚，演着騎術，表示自己確是能夠親手殺日本仔的。剎那間他已經進入夾谷，比以前更快地飛奔，轉過了一個山又一個山，以致將要到達鶴洞的時候，馬早給他趕得喘氣，發抖，嘴間塗着白沫，渾身溼漉漉的，變得奄奄要死了。

在夾谷的出口處，散坐着一羣弟兄，看樣子好像剛到不久的。焦洪去探問營長的所在，又跟着他們顯示的方向跑了一刻，來到一個山村前。

「喂，營長在哪裏？」焦洪向一簇坐在田塍上的弟兄問。

「那邊，」一個回答，指着。

「那邊？」

「就是那邊。——在竹林邊走着的那個就是呀！」

「哪一個？」

「走着的。——那那那，現在走到了泥房子……瞧見了吧？」

「走着的？」

「不錯。」

「就是那一個？」

「就是那一個！」

「驢，對呀！」焦洪盛那人的某種姿勢，確定他真是營長，於是突然叫了。

焦洪盛笑着向前看過來，並且看着營長，向他這邊睜眼。他這兒的記……

營長是異常嚴厲的，對自己原又沒有什麼好感；況且自己又騎着他的馬……

回頭是已經遲了，只得腳蹬地騎向前去……

「營長……你記着。」

「什麼……？」營長……他……

「第六連長……他……文件。」

營長拿着報告只匆匆一看就下了，把紙給他：「帶這命令回去。……不准……」

外地發現他騎着馬，並且這馬簡直就是自己的，於是喝問了：「這馬是什麼地方來的？」

「報告營長，」他知事不對勁了，下了馬，無可奈何支吾着。「恰巧碰到……」

……又是好緊急的任務……」

「槍斃你，你敢違犯軍紀：聽營長的馬！……等以後懲戒你！快滾！」

告別……

長：無論如何要死守，寧步不准退。」

焦洪敬：禮，滿肚子不服氣地轉了身。

騎了半天馬，最初下到地上兩腳簡直不知道怎麼走，焦洪只得拐着拐着離開了鶴洞。漸漸地兩腳習慣了，他於是大步跑起來，不過和騎馬的速度還差得天遠，心裏很覺氣悶，過了江，已是薄暮。他想，現在即使立刻見到連長也沒有什麼用了：一則勝敗已經定局；二則營長同樣命令不准退，半個撥兵也不派。這樣，他無須快跑了：早一點或者遲一點回去橫豎已經沒有關係。他無精打彩地走着，一邊忍着肚子的飢餓，一邊只管無緣無故地非常憤憤不平。——倘若在抗戰以前，他這是無論如何忍受不了的，一定會逃到異地去，另謀出路；但現在大家都一齊去打日本仔了，本國的軍隊不能亂七八糟，倘若自己亂攪，定會給衆人咒罵，唾棄；況且目下一切部隊都變成一律的國軍了，只要給無論哪一個部隊逮住，都會解送回原部隊，逃也逃不掉呢！確實的，現在和以前是有

點不同了。但焦洪却覺得這樣沒有價值，沒有大吃大喝，大吵大鬧的快樂；他只是經驗着無可排遣的懊惱，喪氣，和厭倦。……

他忽然很詫異自己為什麼會來到了這樣陌生的荒山。雖然夜了，但藉朦朧的月色，他還能辨出回子田均去的山徑可不是這條。他想到現在第六連已經不知道變成什麼樣子了，敵人很有可能佔領了洛洞，自己一個人這麼亂走也很有可能碰到他們那些鬼頭，心裏開始有點不安，提起了極高度的警惕。——他的耳朵和眼睛都尖銳起來了，像隻狐狸。他非常討厭那些風聲，在樹林中嗚嗚地響着，時不時使他疑心是老虎的長吟，妨礙他傾聽前面的動靜。突然，他在茅草中伏下來，對山坑那邊的梯田凝視。——在一塊田壁下面，有一個似白似黃的影子，動也不動。

「誰？那是誰？」焦洪大聲喝問，驚嚇了黑夜的山野。

影子沒有答覆。焦洪本想開槍了，但恐怕那不一定是敵人，倘若打錯了老百姓，就不大妥當，於是拾了塊石頭扔過去。影子撲的彈起，白晃晃的，飄飄蕩蕩的，閃動着翅膀，消失了。

原來是一隻鳥，丟那媽！

他繼續警惕地走着，眼裏尋了半天，才算轉到正路，弄得渾身大汗。他記起連長叫他快跑的話，覺得自己太「亂七八槽」，於是把什麼老虎呀敵人都給一個不理了，竭力飛奔起來了。……

「口令！」

堆着濃黑樹影的山坳上飛出嚇人的叫聲，在夾谷中震響着。

——什麼？他猛地煞住脚步，一時間弄不清是什麼回事，但即省悟了。——這是什麼鳥部隊呀？難道是第六連？退到這裏來了？

「口令！」——更暴戾的第二聲。

「『抗』！」

「誰呀？」

「我——焦洪！」他禁不住加緊腳步了。

山坳上出現了哨兵的影子。焦洪走上前去，認得那是第二班的一個弟兄。

「啊，焦班長，你怎麼呀？」

「傳達命令。……怎麼是到這裏來了？連長在哪裏？」

「在……」

在……

肚子咕咕作響，腦袋有點兒昏暈，以致有幾次踢着石頭或樹根，踉蹌一下，差點兒滾有摔倒。他在村前的梯田邊檢查了連長，遞過了營長的條紙，準備滿肚子的話等連長質問，但竟沒有，於是一聲不響走了開來。在暗巷裏和梯田上的弟兄們都安寧地沉沉熟睡了。第三營的弟兄們……

班裏的情形，從來沒亂地。大捆禾稈，抱回來擱在園上竄倒頭下去，打算用際際走走飢餓；但肚子的咕咕聲越叫越響，終於熬不住了。他從禾稈裏伸出腦袋，瞧瞧四周，偷偷爬起來，沿着竹林黑影走過去，希望能在村裏找到一些可以滿足他的東西。在「一二八」的時候，廣東軍曾被友軍甚至敵人譽為「鐵腳馬眼神仙肚」；就是腳像鐵一樣跑多久也不會累，眼像馬一樣善于走夜路，肚像神仙一樣吃不吃都可以。——他曾經過

了不少時候這樣的生活；當時確實打他打得熱到連拉屎都忘記；累和飢可算不算什麼一回事。但現在的焦洪却遠不及以前了。這是爲了什麼緣故呢？……

他眼睛發出空虛的光，一直找到村邊的泥屋前。那裏擺着行軍鍋灶，旁邊睡着幾個火伙。……灶裏還有點熱氣；鍋裏却半顆飯都沒有。他弄醒了火伙，問明什麼都給弟兄們搜刮得一個精精光光了，這才死心塌地進入村子去。巷裏黑暗而寂然；家家都閉了門，拒絕着他，讓他像鬼一樣在那裏游蕩。從什麼地方躡出一隻鄉下狗，閃着綠色的眼睛跟着他狂吠，而且上來要咬，給他冷不防狠狠兜了一腳，打了幾個滾，尖聲哼着帶傷逃走。他本想上前敲門或者打門，進去看可有什麼吃的；但生怕會因此惹起嚷吵甚至騷動，給連長知道可不得了；破壞軍民合作，那是會殺頭的！

——丟。他咕嚕着。——丟！

他不知道把整天滿肚子的悶氣怎樣發洩好，只得這樣咕嚕着，喃喃着。他想：一二八和八一三打日本仔可多熱鬧；許多人整天慰問，給送慰勞品，自己可以發發脾氣，顯顯威風。但現在這裏可不同了……倘若照焦洪從前的脾氣；他會不管三七二十一，打破

了門，煮了雞燒熟，吃一頓死飽，然後在安排好了的床板上躺下來，睡他媽的一個大大的覺。但這一切現在也都不成了！

真是厭透了！厭透了！他反復想。——還是什麼時候給我像從前那樣吧！……他無靈魂地走到了村後，停下來，躊躇一下，警惕地向四周瞥了一眼，決然走到一層濕房前敲門了。他竭力把態度裝好，輕輕地敲了幾下。裏面沒有人答應，他變換掉棉襖門牆邊的小洞內驚吠了起來。

「宰掉你！」他兇險地哼，同時悄悄叫道：「喂喂，開門！開門！老鄉，開門呀！……丟那媽，難道沒有人？」……「喂，不要怕，只是想買一些薯薯，給雷你的開門呀……」丟那媽，怕什麼鳥？裏面明明有人呀，丟那媽你！你到底開不開開殺你的頭？……他咬牙切齒罵，轟地打了一拳，失望地離開了。走了六七步，又到另一家去。同樣讓了一會，同樣沒有答應；憤然一推：門却呀地開開了。

原來是裝假的可焦洪這一喜非同小可了。他獨自……現在走進去，不算甚麼！「預入民房吧？不算侵犯吧？……我真是狠公道買東西吧？」……

着屏裏驚叫起來，就上前表白來意；但約裏三秒鐘過去了，却沒有半點兒動靜。他停進一步，傾聽一下；再停進一步，傾聽一下；接着決心摸進去了，一邊磨礮誤會地說：

「那老鄉，我只是買點東西……」

……他攬了好幾分，擦着火柴一照；原來屋裏沒有半個生物，空空洞洞的，床山被席不見了，主人大概因為害怕連夜躲上山去了。火柴燻燻突然顯出一種怪異輕輕的顫動，落到地上的微響，接着有一件柔軟的東西在他膝腿周圍撲撲着。他驚着，拿了一根火柴，只見腳下有一匹金黃的小貓。她眯眯眼睛，開始愛嬌地咪咪叫……豎起那尾巴，更溫柔地纏繞他。他揮腳想趕開她，她却天舞地不肯走。他從袋裏摸出小耳茶，眼睛突然閃出一股殺氣。

「吁，宰掉你！吃了你！」他呼了兩聲，頻頻擦火柴，忽然又改變了主意，低低地恐嚇着：「吁，滾！宰掉你！打仗時候狗吃不得；會給子彈追；貓却是不怕的！……滾！要不然就宰掉你！」

他撇下小貓，到處搜索着：在角落上的一個竊裏發現了蕃薯。

——嚇，好了！他想——沒有問過主人，拿來吃了算不算偷？算不算犯法？……雞偷一隻也要殺頭呀！丟那媽！……他像小竊似地向黑暗的門外瞧瞧。——沒有人看見的……即使看見又怎樣？我是給錢的呀！不過他沒有來收就是了！……這不算犯法！……

他於是兩手捧起蕃薯走到灶頭去。

天已經大白，郭俊潯躺在泥屋的一間小廂房裏沒有起來。他夜深着了涼，現在發着微熱。黎明的時候，他們在村裏找到幾所空民房，做了臨時宿營地，靜候營長的處置，再行開動。從廂房的小窗斜望出去，可以看見正廳的一角，士兵們在整頓着武器服裝，一些談話聲傳了進來，和廂房裏的煤煙與霉味混合着，形成一種厭煩窒悶的感覺，充塞了郭俊在微熱狀態中所做的迷離惱恍的夢。他從朦朧中迷惘地醒過來，轉着眼睛觀望房裏，窗外，航灘的泥壁，立刻記起一切，于是以極強的意志力驅逐了紛擾的夢境，清理一下頭腦，仔細考慮當前的事。他叫了三個排長進來，吩咐好好管理弟兄，其間四周嚴密警戒，又叫了勤務兵進來，倒了一杯開水放在桌上。

郭俊潯，這真奇怪，他們回來做什麼鳥呢？一個士兵說，聽聲音彷彿在大門

外。

「又從褲襠裏鑽出來了！」另一個哼。

「連長就在裏面？」第三個問。

「回來了，看又怎麼樣吧！」剛才的第一個說。

「誰回來了？」郭俊向外大聲問。「誰？」

「傳達回來了！」

「叫他進來，站在門口胡說什麼！」

腳步聲臨近。

「報告！」

「唔，」

傳達走進來，脫帽敬禮。

「報告，營部回來，四五連機槍連也回來，就是和營部一同回來的。」

「營長，沒有命了。」

「沒有，營長說立刻就要過來的。」

傅達走了，郭俊半吉起身子，靠着枕頭，拉軍毯蓋到胸脯上，撫摸着袖上的彈洞，啾啾着開水，一邊拿起窗台上的小鏡端詳自己。——他發了一陣熱，變得黃瘦而且無神，好像一個文弱書生的樣子了。他爲自己身體的不濟而非非常慚愧。他考慮着：等會兒，他應該裝成從前一樣的英俊模樣來會見自己的上司呢，抑或應該藉着害病的理由，躺在牀上，給他一個不理會？突然，外間發出一聲異乎尋常的「立正——」的長嘯；正廳那邊的士兵擦地站起，向門外看。郭俊知道是營長來了；在空寂中聽見他的手杖聲和皮靴聲。

「連部在這裏？」營長問。

幾個人的脚步聲來到天井上，周圍在屏息着，彷彿感到了什麼險惡的徵兆。

「昨天中午來到這裏的？」營長又說。「稍息————這個地方可不錯。……郭連長出去了嗎？」

「發了熱，」中尉排長回答。「在房間裏，也許睡着了。……勤務兵！」

「有！」

「去報告連長，說營長來了。」

勤珍兵走後，郭俊不響，喝着鐵碗中的醋，嚼了兩轉，終于來神兩門前站定了。他的面影黑影。營長一聲不響，喝着鐵碗中的醋，嚼了兩轉，終于來神兩門前站定了。他的面影黑影出現在門邊，支着手杖，向房裏窺視，彷彿有點猶疑的樣子。

「郭連長！」他叫。

聲音空洞地響過後，四周顯得格外寂然。……

「郭連長！」又叫，更大聲。

「啊，營長！」郭俊不自然挪動一下，說：「我發熱，坐不起來。」

營長沉默地跨過門檻走進來，占住房內，向窗外看，彷彿在尋求什麼，不響。

「昨天下午五點鐘。」郭俊說，每個字都極清晰。

「什麼人的命令？」

郭俊沒有做聲。

「接到我的命令沒有？」營長離開窗口，像困獸一樣在房裏來往着，把眼光投向窗外，投落地上，投上屋頂。「沒有命令不能擅行自作主張，你知不知道？師部的命令怎樣，你知不知道？——師部就是要我們這一營死守！抗戰軍令是一點也不能馬虎的，做軍人的只有絕對服從。但現在竟退了，還不特使第二營丟了臉，還使全團丟了臉。……總之這影響有多麼大，你知不知道？……我一向認爲第六連是守紀律的，服從命令的，我才放心袖守第一線，負責最重要的任務，……但現在做出了什麼呀！你知不知道？」

郭俊僵木地躺着，始終緘默，眼睛跟隨着營長，心裏想：——說下去，真好聽呀！

「一個革命軍人應該有犧牲決心，不能只顧自己的成敗利鈍！」營長繼續義理堂堂地說下去。「這才談得到抗戰，否則簡直要不得！只有影響抗戰！……誰呀？誰站在窗外，這麼沒有規矩！……郭連長！我以上的資格對你說：我對你的期望很大！你還年輕，做事似乎很認真，同事們都這麼說。但想不到你——想不到你……這不特毀了你自己的前程，還要毀了我的，我的——聲譽！……你沒有得到命令擅自退却，你知不知

這自己國家對我還有罪嗎？」

「這可知道呀！」郭俊回答，渾身猛然發熱了。「但四連五連又怎樣呢？」

「這是我的命令！」營長說，從門口突然回過身來，臉孔蒼白了。「營部有營部的意圖，有營部的整個戰略戰術。一個連長不可以知道。一個連長要注意的，只是絕對服從命令，達成任務。……這次做出的事，我已經把報告送到上頭去了。將來怎樣處置，就要看得見的。我想單我自己，也免不了挨記過的！……」

營長在房裏踏着皮靴，響着手杖，走了兩轉，出去了；在天井也同樣走了兩轉，咳嗽兩聲，於是走出大門去了。

「勤務兵！」郭俊震地坐起來叫：「替我收拾東西。我立刻就請長假去！」

整座房子靜寂着，長久地空洞無聲。

第二營的出擊任務兩個月後結束了。它移交了防區，跟着團部和其他的兩營開回後方的鄉村整訓。師部關於子田塲一役的增令這時才下來。——黎營長和郭連長都被處罰了；但却極輕：各人只不過提了一個大過。郭後始終沒有實行帶假的計劃。他在前線一直以一種背起十字架的心情，緊守自己的崗位，默默忍受一切困苦。現在回到後方了，他曾督謁團長兩次，表達自己的請求，但立刻發見這只是一種幻想。部隊戰時限制極嚴：他于是只好暫時少子目下的苦境。對於自己的被罰，他並沒有覺到懊悔和羞恥。現在他的心情是這樣黯淡，這樣憂鬱。他覺得自己似乎已經全無希望，而用善意的懷疑的微黃眼睛，帶着惘惘的光，去觀看周圍的一切。且。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部隊從前線回到後方，就突然鬆弛了，如像解散開來的鐘錶發條一樣。前線是戰

兢兢的，稀薄無味；後方的鄉村村鎮却在滄涼新變美麗的誘惑的事物。——一幢白色的房子，一條熱鬧的市街，一間華麗的食酒店，一個穿著花布衫褲或旗袍的粵籍女人，都強有力地吸引着官兵們，使他們覺得生活是這樣地有趣而可喜。他們像獵狗一樣到處鑽動，大吃大喝，大談大笑，彷彿遇到了什麼節日。但不到半個月，對新刺激的反響漸漸消失了，爲部隊所固有的厭倦和無聊開始了。官兵們的眼睛失去了閃爍的光彩，回復了以前的鈍滯和漫無愁容；官員們好些請了事假回鄉去看親人，或者到曲江去觀光。整訓於是開始，操演制式教練，整理內務，開辦班長訓練班，政工隊演劇，唱歌，檢閱團來視察交講評云云。

郭俊的日子是呆板而漫長的。以前在廣增線上和在反攻廣州的進軍途中所曾閃耀于他面前的崇高的思想，現在卻已經變得渺無影跡了。他每天都在想，法道走自己的無味的生命。講習早已異常乏味，散心又沒有什麼可去的地方。現在成爲他的唯一慰藉的東西，就是對林林地鄉間親人的懷念，和對於廣州的歡樂往事的回憶。——時時從公文箱裏檢出一些字條來反覆讀，檢出親友們的相片來細細觀看，作爲一種最適意的消遣。

「然而，這真是無聊呀！……」最後，他想，走出了連長室。——這真是無聊呀！簡直沒有半點意思！……然而，現在我要做些什麼呢？……我是茫然啊！……」

前面，是一帶遠遠的山坡。坡上小松樹列的黑影，顯現在橙紅色的眩眼的天幕前。落日早已不見了。池塘在反映着千萬種燦爛的色彩，紅的，金的，黃的，紫的，如像和數的彩蛇在塘中交錯地鑽動。從廣漠的田野那邊吹來了輕輕的爽心的南風。池塘邊和廣坪上散聚着吃飽了晚餐的士兵們；有的在談笑着，有的唱着原始的叫喊樣的山歌，有的躺在草地上漠然看着美麗的南國天空，靜寂不動。

廣坪的那邊，廣集着一大羣士兵，在鬧吵着什麼，突然哈哈大笑起來了。從人堆中鑽出了一條黃狗仔，嘴上架着一副塗黑了的日本避風眼鏡，看不見路，一邊枉屈地哼着，一邊搖着頭倒退，接着就昏頭昏腦地團團打轉。士兵們追着牠笑着。焦洪從火仗房裏走出來，手裏拿着一碟殘餚，走到狗仔前蹲下來，搗去一顆子彈的鉛頭，把火藥倒在殘餚裏拌和給牠吃；待吃完了，就給牠戴上黑眼鏡，指揮一個士兵到民家門前捉來了一條同樣大小的白狗仔，一人揹住一條，把牠們的鼻口互要磨擦。牠們憤憤地哼着，嗅着，待一

放手就兇狠地打起架來了，又吠又咬，在地上打滾。士兵們圍着牠們，揮手，吶喊，狂笑，跳動。吃了火藥的黃狗仔是威猛而暴戾的，露出牙齒，追得白狗仔亂竄，到處給士兵擋了回頭，棲居地哼着。閒談的，唱歌的，靜躺的人們被吸引了過去，同樣又笑又跳，活像一羣惡作劇的孩子。在他們的作樂中，有某種軍隊式的殘忍事物存在着，使郭俊覺得憂鬱和悵惘。但他不願掃他們的興頭，也不想斥責在戰場上總是這樣生龍活虎的焦洪，於是繞過屋角，穿過小巷，準備到村前的小茶樓去喝茶解悶。

從營部中山室，遠遠傳來一陣陣的鼓聲，二胡聲，和木板聲，喧囂的，粗暴的，雜亂的。從那些音中可以聽出了一些人們在那裏亂七八糟地胡鬧。那是一種枯寂空虛達于極點的發洩，彷彿要把鼓打破，把二胡拉斷，把木板敲穿，做出震耳欲聾的聲音刺激刺激自己，這才覺得如意似的。門前，一個揹槍的衛兵看見郭俊來了，向裏面瞞了兩眼，嚷了一聲「敬禮」，把左手貼到槍托上。在灰暗的破舊的中山室裏木格似地僵站着五六個士兵，手裏拿着破舊的樂器，瞪着失神的眼睛，彷彿剛從夢中驚醒過來。郭俊走進去，鞋聲在野板中響着，上等兵李興和一個別連的兵站在廊下，李興挺直得過於誇張，

顯得有些向後彎曲。他們身上發散着一種濃烈的酒味；眼睛有了血絲；鬼鬼祟祟地閃爍着。郭俊用眼角瞟了在牆角上凌亂地放倒了一個瓶子，兩碟廢菜，和兩個空碗，完全明白這是什麼一回事，但只上下打量他們一眼，沉默地在室內走了一轉，便踱了出來。

——他們活着，像一些動物！郭俊想。——但怎麼改造他們呢？用什麼方法改辦呢？……我是茫然啊！……我也一樣是這樣無聊！無聊！不知道自己裏變成什麼鬼樣子呀！……

他轉過中山室，出了巷口，打算從營部門口經過。只見那裏圍集了一些官差。營長出現在其中，正在大聲吆喝和咒罵着什麼。郭俊一向很不願意碰見自己的上司或長官，因為覺得麻煩和不自在；自子田劫一役以後，就更其不願意了。但通往小茶樓只有這一條便路，於是只得折回來，等會兒再去，他在連長室內坐下，拿過「步兵操典」來無聊地翻着。這時候外間響出一陣陣的吵鬧聲。他傾耳聽了，好些士兵發出粗魯的話語。其中有焦洪和一個小孩的聲音。

「不知道郭連長要不要我呀？」小孩說。「他會說我打不得仗的。」

「別怕，去呀！去呀！」許多人催促着。

「營長的命令呀！」

「進去呀！」

「報告！」

「唔。」郭俊應手一聲，心裏狐疑地想：「他們攬什麼鬼呀？」

焦洪帶着四個小兵進來，跌了一躬，木然站着。——那是焦洪的同鄉姪兒，營部小切的神氣。他的闊軍衣在搖搖盪盪，兩袖是已經給捲起來了。褲腳掩蓋了短褲，在那下面露出兩桿繡是鞭打傷痕的露骨的腿脛。脚是赤着的，頭戴鬆的短髮，如像野草。

「什麼事？」郭俊莊嚴地問。

「報告連長！」焦洪低低地說。「他晚飯時打破了暖水壺，營長冒起火來體罰了他，不要他了，撥到第六連來當列兵。現在我帶了他來……」

「郭俊皺着眉毛把手一揮說，彷彿要把焦洪的話斬了去，接着站起

「這還差幾個人？」

「三個，竊賊連長。」

「別兵你敢不敢當？」郭俊轉向焦升，用對孩子說話的聲調問。

「敢的。」

「當別兵可不同勤務兵呀：要耐得勞，吃得苦，要打仗殺日本仔的。」

「日本仔沒有什麼可怕，我敢殺的。我當差爲的就是要打倒日本仔。」

「好，得了。」郭俊禁不住用熱情的手去拍拍他的亂髮。「總你當一個一等兵去。」

但要好好守紀律，不能像在稱那樣子隨便。知道了嗎？」

「知道了。」焦升挺一挺胸腔，有如一個英勇的戰鬥兵。

「去請特務長來，等我吩咐他給你揀一套小軍服。」

「是。」

他們叔姪二人於是深深鞠了躬，興高彩烈走出去了。郭俊靜坐了一會，分享着他們的快樂情緒，同時心中又感到憤懣和苦惱。他於是踱出連長室，逕向村前走去。

「啊，今天早呀，郭連長！」小茶樓的老闆站在門前迎着郭俊笑迷迷地叫。

「今天晚上有什麼好吃呀！」郭俊搭訕。

「剛好下午買的好洋麵，包管連長吃了不會搖頭！」

郭俊沿着積了泥濘的搖搖欲墜的扶梯上了樓。時候還早，廳上只有四五個土佬和七八個別團的官長。他揀了一個隨着後街的幽靜房間坐下，要了一盅紅茶，細細地啜着，彷彿打算深思一些什麼，回憶些什麼。自從部隊回到後方以後，除了這樣喝個兒靜靜地反復咀嚼片斷的歡樂往事外，他已是沒有生活了。

不經意間，茶客漸漸多起來了；雪白的煤氣燈已經掛起在廳子中，增添了熱鬧的氣氛。燈光給板壁和門窗擋着，射不進房間來。郭俊漸漸離去了自己的思想，開始漠然觀

看外間的人們活動。——扶梯口邊的一張桌子，圍坐幾個士兵。他們突然站了起來。從扶樓下面臺階地走上來三個軍官。——為頭的是「風流營附」彭一鳴。微歪着軍帽，舞着那根屢屢對人誇耀的手杖，向這邊那邊點頭，從廳子的綠衣茶客中間走了一遭，嘻嘻哈哈地打招呼。衣著整潔的訓政員何畢明和高大的團部副官韓國光跟着他。他全無着落地站在那裏環視四周，用手杖敲敲樓板大聲嘆息了：

「哈，今晚夜市好熱鬧呵！是不是因為喝茶不用給錢的，所以有這麼擠——一個座位都沒有？」

「走吧！」政訓員不耐煩地說。「到別間茶樓去好了。」

「呢，用不着，找找自然有的！」他說，又從座位中穿來穿去。「找找自然有的！」

「到這裏來呀！」郭俊知道他會逐個房間找來的，便揭開門帘叫了。

「呃？那是誰？」他歡呼着快步走過來。「哦~~~~！原來是你：郭老大哥！」他已經進入房間，驚訝他叫：「怎麼？一個人？有什麼幽會呀？」他把手杖交給左手，右手舉到帽舌上，裝出一本正經的樣子抵地嚷：「敬禮！」接着又脫下軍帽深深地一鞠躬

：「報告郭連長，有什麼指示沒有？」

「營附別開玩笑。」郭俊說，保持着一個下屬應有的莊重。

「哈哈，你有什麼回會呀？會不會妨礙你呀？」他用親熱的手一按郭俊的肩頭。

「坐下來！怎麼？一個人溜到這裏來？連我營附大老爺都不招呼一聲？豈有此理！軍士！」他轉向侷促的政訓員威嚇地嚷：「我營附大老爺的命令：把他禁閉起來，打五十板屁股！副官！」他又轉向韓國光：「你去監督，別給他馬虎！」

說着，他小心倚好手杖，掛了軍帽，除下風紀帶和外衣。他們四個人坐了下來。房間裏顯得很悶熱。窗外展開佈滿繁星的夏夜，時時吹進來一絲絲的涼風，但半點也不能透出難堪的氣息。外間廳子人聲是鬧嚷嚷的；樓板不時隆隆地響；伙計的尖啞的叫聲像劍似地劈過來。郭俊兩肘按着桌沿不做聲，一邊保持着禮貌微笑着，一邊舉頭向窗外看星星。——那是一片湖水樣的天空，天蠟星座橫亘在中央，在燦爛地閃爍着。

「這個房間黑黢黢的，像個老鼠窟，真不成！」營附坐定了，又哼：「真真不成！須點一支火油燈。」他的視線落到空空的桌面上，彷彿吃了一驚：「怎麼？光是喝茶！

連點心也不吃？抗戰時期把錢省下來做什麼？啊？你皺着眉頭想什麼？啊，對了！我猜到了，你們說是不是：他一定想着一個什麼漂亮的……？對了，一定是了！郭老大哥，你若果有什麼心事，儘管對我營附說，看我營附能不能替你解？啊，不能！永不能！你的心病：所謂「心病還須心藥治」！所以我說：倒是我這樣的一條光棍是好得多，無憂無慮，錢有多少就花多少，快快活活。」他於是用指節敲敲桌面，滑稽而快活地叫了：「喂喂，老闆！喂喂，老闆！你來瞧這可是人坐的地方？你想叫我們扮『包公審郭槐』不成？」

「拿燈來呀！」何政訓員把腦袋伸出門窗外叫。

「點心也儘量拿來！」韓副官叫。

「炒兩碟肉絲麵來！」郭俊也隨和着。

一大盞的昏暗的火油燈放在桌子中間；濃黑的烟滾滾地從燈筒口冒出，如像一個煙窗。紅紅的光落在滿桌的麵點上和人臉上，映得一切彷彿都帶着醉意和昏惰。麵點轉眼間完了，淺堆空碟給搬到角落上。他們癩癩廢廢地談笑着，在枯寂無聊中製造着大家都已感不到奧味的笑料。他們早是混得爛熟了；什麼話都談完，——不特談完，並且談了

無數遍，最後變得非常可厭而倦人。他們搜索枯腸，實在沒有話可說了，於是沉默下來。營附開始用墨水筆在小紙頭上畫着一些污褻的事物，遞給這個那個看，哈哈大笑；接着拿筷子把茶杯敲得丁丁亂響，舌頭嘖嘖地彈動着，顯出滿得意的神氣。

他把自己裝成丑角呢。郭俊沉悶地對自己說。他一手支着下顎，另一隻手下意識地模仿着營附，在桌面上輪着手指，從這一個的臉看到那一個的臉。——營附的小圓臉給火光照得通紅，越看越帶着滑稽可笑的表情；眼睛一大一小：大的一隻瞪着，骨碌碌地轉，小的一隻顯得微斜，時不時睜動一下，流露出一種淚水似的閃光，彷彿他一隻眼睛在笑，而另一隻却在哭着似的。政訓員帶着好好先生的態度坐在那裏，咀嚼着食物，用筷子蘸茶在桌面上寫字，顯然被困在無言的空虛中而現出異常焦躁，想拯救這無望的局面而又沒有半點辦法，所以頻頻挪動身體。韓副官吃饱以後，已經闔起眼睛養神，好像一個入定的和尚。郭俊以前曾經因為他們其中一個總是吊兒郎當。另一個毫無才能，第三個一副「老和」的臉肚，覺得非常不滿，但現在却不禁對他們發生了一種近乎憐憫的感情。

「喂，喝酒吧。」彭一鳴彷彿突然想起似地問，神飛色舞地看看這個，看看那個，仍然繼續地丁丁敲着茶杯。「好不好呀？」

沒有人反對。於是酒來了，點心來了，空餚也來了。他們開始了第二次的六時間裏的空氣又緊張活潑起來。這時候房外的茶客已經非常少：晚市是快要收場了。

「喂，郭連長！」風流營附叫，嘴裏噴出酸澀的酒菜味。這一杯你必須喝下去，這一杯！我營附給你敬禮！」「敬禮！」「好叻！」「還有你們：副官，政訓員！這一點點是不要緊的。……呢？這是什麼？」他放下酒盞，拾起那滑倒了的手杖。「哎喲！把我的孩子摔壞了！不，沒有摔壞。」他於是從頭到尾檢視一遍。那手杖滑溜溜的，尾上有四個節，頭上也有四個節，伸出了一條蛇樣的根鬚纏到杖身的半腰；杖身刻滿了字。「不，沒有摔壞！」他重複說。「呢，怎麼你們還沒有把它喝光？喝光它呀！……你們怎麼不尊敬我營附大老爺幾杯呢？」

「來！這一杯。」韓副官叫

「喝光它呀！」郭俊和政訓員同聲說。

餐附拿着大盃的酒仰着頸子骨碌碌地喝乾了，高舉着酒盅倒轉過來。

「彭一鳴萬歲……」大家一齊嚷。

「這裏太窄了，悶得要死呀！搬出去！外邊已經沒有人呀。搬出去！」

牠們叫了伙計過來，把酒鎗七手八腳地搬出廳外去。廳上已經沒有人，煤汽燈黯然欲滅滅。他們繼續喝酒，一些伙計站在遠處看他們，彭一鳴發見老闆的櫃抬邊放着一個胡琴，於是拿了過來，提議韓副官唱粵曲。大家都擁護了。彭一鳴好像老手那樣檢視一下胡琴的椰殼子，把弓擦着松香，然後放在膝上「合——尺，合——尺」地調起弦來。寂寞的淒慘的弦聲在空洞洞的廳子裏響起來了。他一股勁牽拉，側着頭，眯着眼，彷彿完全化在弦聲中。韓副官喝乾了杯裏的積酒，咳了兩聲，清了清嗓子，開始用粗而且硬的調子唱「一代藝人」。那是一隻吊懷電影明星阮玲玉的流芳粵曲。大家都裝模作樣側耳靜聽。當唱完「問你近來消息笑盛衰」這最後一句的時候，大家都搥桌拍椅叫好起來。

「再來一編吧！」政副官說。

「風流營附唱呀！」鄭俊說。

「我唱？唱什麼？」彭一鳴問。

「還有什麼！——自然是『遊子悲秋』呀！」

「『遊子悲秋』！」大家一齊叫。

「好好好，」彭一鳴說。「我來我來！——韓老大哥你是老搭擋，來！」

他遞了胡琴過去。——胡琴一到韓副官的手裏却變得和他的調子一樣，粗而且硬了：吱吱噠噠地響着，使人非常煩躁不安。但彭一鳴可不管這個，用那和平常說話完全不同的女人一樣溫軟而悲涼的聲音調調唱了：

深——院——靜，

明——，當——頭，

西風陣陣

向在人——吹——透，

一——呀行，雁呀影，

掩亂我孤客，心呀~~~~頭。

漫步花間獨自~~~~遊，

耳畔聽得簫~~~~聲，

真非廣~~~~寒，仙呀~~~~奏。

却憐人，人比黃花更瘦瘦，

月兒花影上亭~~~~樓，

彷彿依呀~~~~稀

如呀，如~~~~舊……

拉琴的人很起勁，唱曲的人也很起勁；但聽着的——兩個郭俊和政訓員都覺得有點奄奄欲睡了。政訓員喝着酒，突然嘔吐起來，輪到牆邊的輪椅上去，還是嘔吐；弄得滿地都是酸腐的酒菜。接着他合起眼睛來養神了：襯衣敞開着，露出瘦瘦的肋骨，腦袋歪斜着，嘴角黏沾着涎沫懶得去抹拭；他實在太疲倦了。三個人扶着他躺好，又回

到桌前。彭營附和韓副官的興趣正濃：「燕子悲秋」來了一遍又一遍；接着又是「一代藝人」；以後唱了「斷腸碑」和「姑纒嫂叔」，接着又唱了胡鬧的「花園相罵」和「傻子洞房」。他們漸漸也感到疲倦了：韓副官坐到角落上靠着牆，閉了眼睛。埋頭埋腦，吱吱噥噥地拉着，時時漏出尖銳刺耳的聲音；彭營附的嗓子嘎啞了，充滿酒意，喉嚨裏格格作響。——但在廳子中，拉的還是只管拉，唱的還是只管唱。郭俊一邊細細咀嚼着飽子，一邊把眼睛從這個轉到那個，眼裏開始有淚水的閃光。

十四

他們很夜才離開小茶樓。分手的時候，彭營附約了郭俊明天到一個果樹園去散心；他說那裏滿是荔枝，主人讓出了半座房子，做他們的消遣處；此外還有兩個從廣州逃難來的母女，是主人的親戚，侍候他們，而且那女兒還是一個很年青很漂亮的小姐。他說明天就親自來和郭俊去，并且保證去了一定可以「醫好」郭俊的憂鬱和苦惱的心情。

第二天郭俊在室裏作着朦朧的午睡，感到有人在叫他，翻過身來，只見矮個子的彭一鳴笑吟吟地站在床前。——從頭到脚都修飾過，軍帽破例地戴得很端正，衣服是新換的，顯着毫不含糊的褶痕，圓臉雍過了，光光鮮鮮，泛着紅光；彷彿年青了好幾年。郭俊從床上坐起來。

「怎麼？已經兩點多鐘了，還睡覺。……去吧！」

「去什麼？」郭俊一時間摸不着頭腦。

「昨天晚上說過的——」

「去茶樓？」

「荔枝園呀！」

——那是墮落的生活！……郭俊記起他的話，在致慮着。

「立刻穿衣服！」營附儼然下命令。

「精神有點不大好……」

「去，包管在那裏醫好你：那裏什麼全有！有吃有玩，還有女仔和你談笑……」

「我……」

「去！」

他們兩個穿着齊整，出到村外去了，沿着綠色的溪水慢慢地走。——這邊，是一帶竹林；那邊，展開一片青黃相間的禾田野，在燦爛的陽光下顯得溫靜而渴睡。天幕廣闊而高遠，透明而安然。

「那，就是那裏！」當走盡了竹林，轉過山坡，營附向前一指，說道。

溪流往的所在，是一片黑綠綠的果樹園，在黑綠中顯著一簇兩簇荔枝嫩葉的淡紅。可以見到一段富有詩意的籬笆；一間二層房子突露在那中間，給太陽映照得眩目的地發白。他們走了上去。枝條編就的破門半掩着。一隻狗狂吠起來，從門邊躍出，却又突然停止吠叫，搖着尾巴環繞彭一鳴跳躍，豎起後腿。他們在荔枝樹蔭下走。彭一鳴一路「風流」地吹着口笛。郭俊跟在他後面，彷彿來到一個神話世界，深深呼吸着植物的香味，向前眺望：滿眼是荔枝樹；從葉罅漏出來的陽光碎片，斑斑駁駁鋪滿了一地。他每一秒鐘都期待從哪一棵樹後面走出一個漂亮而充滿生命的少女來。……突然，他聽見了一種聲音，轉臉望去：只見兩個小孩在不遠的一棵荔枝樹下敲着樹根在捉虫類。

「有什麼人到了？」營附問。

「啊，原來他們是天天來的！……郭俊不由得有點妬羨起來。

「今天許多許多人啊！」孩子其中一個回答。「何連長王連長都來了，黃書記韓副官也來了——通通都來了！」

二層房子上有軍官們的談話聲。在荔枝林邊的茅棚裏，有一個中年婦人，穿着綵縐衣服，帶着廣州人風度，在忙着煮東西。一羣黃的黑的狗仔蠢頭蠢腦地跳着跑過來，纏繞彭營附。他蹲下來逐隻撫慰了一下，就逕上樓上去。他一邊走一邊連聲喊：

「喂喂，你們來了，也不招呼一聲，豈有此理！——今天郭連長來了呀。」

「別亂嚷吧。」郭俊制止他。

「郭連長來了呀！——還不出來接？」

廳子上早有幾個人迎了出來，引他們進了一個小房間。——房裏東南兩面，各有一個方窗，對着綠森森的荔枝園，可以遠眺天邊連綿起伏着的南嶷山；潔淨的白堊牆壁上，掛着紅對聯和古舊漢圖；空間充滿香烟和荔枝混合的濃厚香味。三個軍官橫在酸枝躺椅上，抽着香烟撩天，其他六七個圍住了桌子下象棋。彭營附一進去就脫了軍帽軍衣，只穿着襯衫，換了拖鞋，彷彿回了自己的家。他立刻參加了觀戰，在何連長背後指點着，一邊抓起桌上的荔枝剝起來。郭俊在旁邊看了一會，沒有什麼趣味，于是坐到茶几旁慢慢地啜着清茶，靜觀他們的活動，嚷吵；啜了一會又覺得毫無意思，于是去欣賞對聯漢

畫。他感到難堪的孤獨和懊惱，看着他們這麼高高興興，熱熱鬧鬧，不知道究竟爲了什麼。他想，橫豎已經來了，不如放任自己一下，跟他們胡鬧去，樂得優悠一天，忘却使他苦惱的一切吧，但又不好意思今天立刻開始，因爲那會顯得太突兀，太好笑。他這裏站站，那裏靠靠，沒有半點着落，打算走了。突然，棋盤中間爆出了嚇人的哄笑，其中夾雜着嚷叫，拍手，和摔棋子聲。躺在躺椅上的幾個人都湧到了桌子那裏去看究竟。

「啊哈，黃書記你沒有戴眼鏡呀！」彭一鳴笑得前仰後合地亂叫。「連人家的馬後砲都看不清！黃書記你今天沒有戴眼鏡呀！」

「回去吧？」郭俊悄悄地推一推他的手肘。

「回去？這裏不好嗎？等會兒吃了晚飯再走呀！」他蹦跳着像個孩子。「你瞧，他那近視傢伙實在要配一副眼鏡呀！……你出去騎樓玩玩吧，我再看下一局就陪你去遊荔枝園。」

——我現在的生活真浪漫，真無聊，我是越來越沉下去了！……郭俊想，一邊走出騎樓去。——胡裏胡混，完全墮落了！

從室內出來，只覺滿眼光亮與清新，高遠的淡青色的天空，照耀着下午的金光燦爛的太陽。濃綠的荔枝園那邊，可以看見彎曲的閃閃發光的溪流；溪中已有飯後洗澡的士兵。重重的青山在遠方連綿着；像一重重的波浪。青山上面，展開了帶着淡影的白雲塊團。空中有靜靜地盤旋着的麻鷹。大地在陽光下變得又鮮明又豔麗。他呼吸着愉快的南風，兩肘支着欄干，托着腮，若有所思地佇立着。他感到空虛孤獨和寂寞。……

「好，去吧！」彭營附從後面拍他的肩頭叫。

「什麼？」他吃一驚，回頭問。

「去，去吃新鮮荔枝去！」

「啊！」

他們于是走到樓下來了。在茅棚裏彭一鳴找着那個中年婦人，給了三塊錢，作爲進園吃荔枝的代價。

「啊，你還穿着那些撈什子幹嗎？」他說，惜的是郭俊的軍帽和軍衣。「脫掉它們呀！——難道天時還不夠熱？」他看見郭俊有猶豫的神色。「脫呀！——這裏不同在那

軟，裝模作樣做什麼！」

郭俊也覺得自己實在太狗泥太迂腐了，於是脫了衣襟風紀帶掛在茅棚裏，翻捲起褲子。他們橫過地坪，進入荔枝林的深處去，有時用手推開低垂的葉簇，有時低頭避過橫出的椹杆，漫步走着。金色的陽光碎片在他們身上跳動着，滑移着。南來的涼風吹帶着乾土，樹葉，和熟荔枝的香味在輕輕地吹拂人面。矮個子的彭一鳴活潑地亂走，一時跑到這棵摘幾顆，一時跑到那棵摘幾顆，好像熟練的荔枝家那樣逐棵檢視一番，然後剝着皮，吹吐着核子，吃得又多又快。郭俊學着榜樣，但不能分辨哪是好的，哪是壞的，要靠着指點。他脫了那些所謂「撈什子」，莊重嚴正的神氣也跟着脫掉，確實變得年青多了。在他的略略瘦長的身軀上，在他的晒黑了的然而依舊姣好的臉孔上，在他的微黃的善感的眼睛裏，都流露着一種青年的瀟灑和傲帶憂鬱的風韻。盞柳條的白竹紗襯衫，在風中搖蕩，更帶着一種幸福的調子。他自己也感到了解放後的自由和舒適，在他心裏有着一種疏遠的，甜蜜的，青春的感覺。這使他的動作變得較為熱情，活潑，自如。他走着，摘着，吃着，開始抑壓不住對於一個少女突然出現的希望了。

「試一試這個。」彭一鳴遞給了他幾顆熟透的荔枝。

「很不錯，」他嘗味着說。

「這還不算好呀。」老荔枝家解釋著。「這一帶都只是『黑葉』和『糯米糍』。『黑葉』不消說了，『糯米糍』光只是甜膩膩和軟綿綿的，沒有香味。到溪邊去！那裏有一棵『桂味』，你就知道！」

「營附，你的門路真多！」

「自然囉！找彭一鳴……嚇，那是誰？——不錯，是她，我跟你說過的。」

從密葉的掩映中遠遠望過去，只見在園外的綠油油的溪水前，背着他們，蹲着一個穿着雪白衫褲的剪辮女郎，在洗衣服。他的腰背彎向水面，她的短髮彈性地搖蕩着。郭俊突然記起了什麼遺忘了的情景，彷彿這個女郎這樣蹲着，這樣洗衣服，現在並不是第一次見到。他嚴重起來了，開始明白剛才在室內的煩惱只不過是因爲見不到她面起的。他注意到彭一鳴的兩隻眼睛都意外地明亮起來，變得更加活潑而近乎輕佻。出了園門來到溪邊，他看出她穿的不是純白，却是綴着一點點極小的藍花。她有着豐腴的身材

和軟弱的動作，正在把兩隻滿是肥皂沫的小手浸在水裏泡衣服。凝脂很快擴散着，水圈一個跟着一個柔柔地波動開去。大概因為聽見了他們的聲響，她轉過程氣的圓臉來，動着彎長的眉毛，嫣然微笑了。郭俊把眼睛裝着看到別處去。

「鄧小姐你洗衫呀？」彭一鳴說，拚命挺直身子。

「噫，彭督附現在才來呀？」她響着有些羞怯的聲音，轉過臉去專心繼續她的工作。她看起來是這樣一個崇高尊貴的女性呀！

「就在這裏——這棵『桂味』」彭一鳴轉向郭俊。

「就是這樣？」郭俊說，發覺聲音裏有點不自然，彷彿一個初戀者來到愛人的面前。他們開始摘着一簇簇的荔枝。

「鄧小姐吃荔枝呀？」彭一鳴溫軟地叫。

「謝謝，」她答。「我在這裏整天吃着的。你們吃吧。」

「不錯呀！真蠢，連這個也忘記了。我也不過是『借花獻佛』呀。」

郭俊注意到他用這句成語用得不很確當。

「我們吃着吃着，現在都不敢吃了；荔枝是很燥熱的，吃多了會發熱病。」
「我們却不怕呀。」

他們抱了荔枝在溪岸坐下來。彭一鳴剝着，吃着，把核子擲到溪中，輕輕發響，濺着水花。

「這溪裏的魚可不少呀！」他又說。

「是啦。」她又轉臉看他們。

我是可以和他一樣跟她說話的……郭俊注意她看自己比短小風流的營附較為久暫而且含情。

「釣來做菜可不錯呀……啊，你的媽替我們弄晚餐呢，洗了衣服回去一齊吃吧。」

「好啦，謝謝啦。」

「沒有關係，洗完了就去一齊吃吧。」郭俊的聲調不覺奇異起來。他為自己的偏促根為懊惱，於是像營附那樣把核子往水裏擲着。

一會兒，那小姐洗好了衣服，放在木盆內，微斜身子抵着腰肢牽着，走上岸來，露

得非常吃力的樣子，滿臉漲紅，微喘着氣。彭一鳴于是自告奮勇上去替她拿，一邊招呼郭俊回去。郭俊空着手，不好意思跟着一齊去，說是自己坐着欣賞溪景，等一會自己再走。他們兩個在荔枝林裏消失了。郭俊彷彿忘失了什麼一樣地站起來，好像夢遊病者似地在溪邊蹣跚。漫無目的地順着溪流走去。

在溪流為開朗平靜的處所，廣聚了士兵們，他們只穿着短褲，在頸上圍着或者在肩上搭着毛巾；有的坐在沙灘上晒太陽，有的蹲在溪邊洗衫褲，有的在溪裏游泳，吵嚷，呼叫，唱山歌，翻跟斗，互相濺着水花，用木板和竹枝划着一隻破艇。其中有一簇人圍起來看一匹黃狗仔游泳，牠爬着，爬着，將要到岸了，又被拉了開去；顯得非常疲憊乏力，發出慘厲的尖銳的噁噁聲。有一個人嚷吵着什麼，從腳下撈起一蔞東西拋上沙灘來，在陽光中閃閃發光。那是一條很大的魚，在沙裏撥着尾巴掙扎。許多人圍了上去。郭俊禁不住下了沙灘。他想：他們生活得多麼毫無拘束，多麼富有生氣啊！他突然覺得自己剛才的鬱鬱心情是多麼可笑。

但他們來到，士兵們都停止下笑臉，彷彿突然變去樣子，站地傳來站起來，接着無

聲無息地散去了。只膝下一條死魚陪伴着他。他沿着沙灘踽踽地走去；許多第六連的士兵都從水中立起，等他過去了，便三羣五隊上了沙灘，拿着洗乾淨的衣服聚到大榕樹下準備回去。人逐漸減少下去了。溪水已經回復了綠油油的平靜，映照着黃昏的絢爛的天空。他站在蒼白的沙灘中四顧。——一種寂寞，孤獨的感覺浮了上來，和剛才的鬱鬱的悵悵的情緒混合起來，在統治着他的整個靈魂，使他感到無所適從，無所寄托，彷彿被一切人們拋棄了似的。……

十五

初冬，部隊奉令開到了東江一個戰場。第二營所防守的村莊，面對着爲敵人所佔領的韓城。——它們離得這麼近，站在村裏較高的建築物，可以清楚地看見城裏的塔尖，和城右飛鵝嶺上翻出紅泥的敵人砲兵陣地。村莊的街巷這裏那裏都堵塞着泥塊，破磚，石頭，廢棄的木材等等，作爲巷戰的工事。村外的道路完全破壞了；許多家屋的正面都被堵閉了，內面牆壁被擊穿了，以通到別的家屋或街巷去。整個村莊變成了一個大的奇怪的工事；幾個大的奇怪的工事用交通壕聯接起來，便形成一條防線，橫亘在兩條山脈入口處。村莊的居民還大半留下，以漠然的眼睛看着戰爭，以機械的動作繼續着一向的作業。他們有些在屋裏挖了壕，或者在床上鋪了厚厚的禾稈，防備敵人的砲彈炸彈。

開到了前線，部隊又面對着艱苦的生活。每連戰鬥員只是六七十人；服裝只補充了

一次，又稀薄又陳腐的軍毯每三個人才分配得一條，身體飛速上凍，影響了人們的食用問題。士兵們開始在嚴重的飢寒狀態中苦鬥着，比較廣橫綫失利之後，真是難困得多了。

這一切，在郭俊心裏招來了極大的愁鬱。以前駐在小小盩谷裏的時候，雖然遇着同樣的情形，不過他想這些不久就要過去，以後發動一次大規模的反攻廣州之工切便都可以恢復原有的狀態。他便可改變現狀，現在去漢路上，重購那備南方大地的昔日繁華。但自洛澗出擊以後，他才深切感到那想頭是多麼沒有根據了。這些並沒有過去，而反攻廣州却是渺渺無期。他常常向南方的重山峻嶺，彷彿遺落在茫茫沙漠中的旅客，不知道要走向何方。從前，他還有一個小小的希望，支持他的靈魂的平衡，但現在它却已被埋葬在現實重壓之下了。他於是隱隱地起了一個思想：他也許會到犧牲于戰場或病逝於醫院的一日，也不會重睹廣州，再見他的親人，而以一個沒有出息的連長，以一種不足輕重的死亡，完結他的一生。——開到了這個戰場以後，他就更加這樣確信了。

一個軍人處在部隊中，有如一個人處在濃霧裏，他只能看見他自己和不遠當前的敵

人，而無視了漢毒以外的世界存在。從報紙從電訊傳來的，耳聞小勝利的消息，以為沒有什麼起郭俊的注意；他所看到的是眼前的沉鬱的部隊和奮前的鬥氣的戰局。現在他已經逐漸變成凝固了，在艱苦生活的包圍中忘記了對親人的掛念，忘記了自己原有的蓬蓬勃勃的憧憬。只是機械地担負起眼前的任務而已，正如苦力非常疲憊了，却仍然挑着重荷走着。聽着鐘聲，繼在這裏奔馳，他懸念念念不忘的，就是不要做出對不起國家民族的事業。他自己向的聲譽和氣節，在他時時覺得彷彿有兩個極端嚴峻苛刻的警鐘，站在身後，彷彿是上帝對於他的情性似地，攔護他。又時時發問他人，考驗他，如果國家全忠誠，而對個人，則對國家。每天早上和黃昏，他獨在平靜的前線上巡察，看看百姓為部隊構構交通線和障礙。在溫暖的陽光下，以他們凝望，則田土，於於成一條彎彎曲曲的線，按動着鑽鏟翻挖黑色的泥土，拋在城外，這有許多人跳到城外，以裏面去釘尖尖的釘，釘頭得火熱開，又高興。接着便離了開去。進入村裏，就在街巷上他時時被刺，被刺者，尊敬地，尊敬地，尊敬地，而與郭俊抱郭是蘇村。在郭俊的頭頂，一堵用破爛的水缸，磚石，泥塊等等疊起的高牆，擋住了吳晴。他照例隨着這着個家庭的，一個個，照例在這所長，他照例，他照例。

條通向村邊的空巷，到守衛着最前哨的第二排的四五六班去，以俟原路回來，順便到各處看看其他的兩排，便回到連部。

每次巡察歸來，鬱悶的感情都減除了一些。老百姓對戰爭的憂然，對部隊的幫助，對他的尊敬，使他深切了解抗戰的真正意義和自己作爲一個軍人的價值；而士兵們的克苦精神以及堅忍眼光，便使他感到自己任務的神聖。漸漸地，他對於巡察的興趣增加了，最後差不多以爲一種娛樂。漸漸地，他發現了一種罕有的奇跡：倘若他把本身忘却，把個人的瑣事，個人的成敗利鈍，個人的喜怒哀樂都完全忘却，而整個投入職務裏，整個去親近老百姓和士兵，去觀看他們的活動，去和他們精神擁抱，他將覺得生活充滿意義和樂趣，充滿希望和光明。……只是可惜這不過在某個極其微妙的瞬間出現而已；這個瞬間一過去，他又回復了自己，重新陷入個人的悲慘世界中了。……

第三排守衛在最前哨，住在村邊的一所殘舊的祠堂內。——杉棟被與柱連了，地上滿是青苔，瓦頂和牆壁有被稠濃的大洞，每天晚上，給中士班長熊隊長對着牆壁七八角

弟兄，蜷縮在角落上的禾稈裏只管冷得發抖。天雨而且吹着陰風。祠堂裏滿是水，泛濺着寒氣。——這寒氣跟着夜的加深而加重，逐漸變成冰水一樣浸着人身。

何金貴在禾稈裏抖着，在斷續的夢中感到從什麼地方時時濺來一些水花。他的瘡疾又發作了。在子田坳衝下來那時候背後給敵人射進了一顆子彈，留在皮下，取不出來，現在每當天時不好就覺到它上下移動，彷彿一個什麼附有生命的東西，非常可怕。雖然痛苦，但他已經沒有呻吟。——從前他每有病苦就動輒呻吟，行軍的時候臥在地上發抖着不肯走，直至別人用槍恐嚇他，他才一邊呻吟一邊扶着人家的臂膀站起來，覺得非常可憐和不幸。現在他却已經不再如此軟弱了。十個月來的經歷，使他了解了在部隊中一個人不能靠別人的幫助，只好自己堅強地挺起腰桿，才可以生活下去。當他漸漸習慣了一切的時候，他開始感到在弟兄們中間存在的並不全是暴戾和冷酷無情。——他受傷了，可還有人來扶他走；他病了，可還有人來照顧他。家鄉呀，老母呀，老婆呀，現在都離得好遠好遠了；什麼時候能夠回去呢，也是想也不要想了，他覺得，現在抗戰，不知道有多少多少的家庭被毀了，不知道有多少多少的人受到苦難，被可恨的日本仔殺死盡

死，因此他這麼一個沒有出息的「耕田佬」，這麼一個毫無名望的「爛兵哥」，打死了又算得什麼呢？

晨光迷惘地顯露，他起來了，在肩上捲着面巾去洗臉。雨已經停止，陰雲在籠罩着。他在池塘邊蹲下來，在平靜如鏡的水面，看到自己的容貌，突露於灰茫茫的天色前又黃又瘦，全無神氣，簡直傷痍壞的猴子。他不禁感到一些哀傷。他兩手舀起池水來擦臉，一陣冷氣從臉上直傳到腳尖，打了一個寒噤，於是覺得較為精神了。這時候上等兵李興從祠堂走了出來，歪着帽子，披着黏滿禾稈的軍毯，撲撲地走到塘邊蹲下來，打起脊背，噓着氣，用手指碰一碰水面就反射地縮轉來：

「吁，冷呀！——你覺得冷不冷？」

「不很冷。」何金貴看他，發現他微微的軍衣穿着一件陳舊的絨繩衫：這可從未見過，一定又是從什麼地方「弄」來的了。

「什麼不很冷，難道你的是牛皮！」李興憤憤起來了。丟那媽！人家到韓城當軍隊，什麼服裝都有，飯又吃飽，薪餉又多。現在……喂，你知不知道？現在他們在招人呀！

說是要扯起一塊白布就可以過去的。丟那媽，我……

「你什麼？你想投降……」何金貴睜着眼睛了。

「你放屁！一李興站起來，威嚇着，如像一個無賴。『你不要胡說白道：我告訴你當心！你要是出去對人亂說了老子的壞話，老子就要你的命！』

何金貴瞪着他的背影，環視周圍刈了的泥田，覺得不明白他的奇怪的想頭。何金貴覺得對於這些土地，這些村莊，對於遠處的家鄉，自己是有着這樣割不斷的愁戀的。

守衛這最前哨，焦洪曾經振作了一番，指揮弟兄們加強祠堂前的工事，掃清面前妨礙射擊的小樹叢，帶着極高的警惕心睡覺；但後來却有點不成了。——這個戰場是平靜的，敵我兩方前哨距離只不過五里左右，大家都在那裏互相守望着，可以互相聽見對方的日常活動，但都沒有軍事動作，彷彿全無敵意似的。我軍雖然有時出擊，也全和在路洞的一樣。不痛不癢。弟兄們在平靜中無聊地詛罵特務長，詛罵這個和那個，這樣和那樣，都厭倦了，以後是在艱苦因病中啞默了起來。焦洪越過越心灰意冷了，越過越麻木了，連暴躁也提不起來了。雖然自從他的同鄉姪兒，營部小勤務兵焦升給發到第六連這

一班來當列兵以後，焦洪也算多了一個可以時常談笑的人；但又有什麼用呢，焦洪什麼興趣都提不起來了。——從前打仗打得非常燦爛，大砲轟轟地響，機關槍達達地叫，連聲大喊「殺呀！」衝到敵人的戰壕前，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爽爽快快，死就死，活就活。現在呢，大家你瞧瞧我，我瞧瞧你，簡直像小孩子玩耍；最糟糕的是去出擊了，又沒有真的打入韓城，好等他第一個衝了進去，發一些敵人的「洋財」：弄件把日本軍艦棉襖之類來補充補充衣着，或者一些金銀首飾之類來補充補充伙食。但現在這樣拖延下去究竟什麼時候才了呢？究竟什麼時候才讓焦洪好好地打鬥一番，熱鬧地過活一番呢？……現在焦洪可也瘦了。——臉色黃黃的，兩塊大顎骨尖尖地突露出來，原是瞪突的眼睛全無活氣，滿臉的麻子也不常通紅了，顯得更加深，更加難看。

——完全因為這鬼矮——完全因為這鬼戰爭！他時常想，但又時常立刻轉念：——只要快點結束呀！只要快點結束呀！……

焦洪的頭腦是很簡單的：他一向不了解什麼是「軍民合作」，來到這個戰場後對於這個問題更胡裏胡塗了。他只覺得因為什麼合作：土匪都不怕軍隊了；其實豈但不怕。並

且只要拿了一根蔥蒜之類就告官長去，於是照例來。這樣那樣的責罰。同時，他又覺得因為什麼合作：東西都賣得貴了，土佬商店的貨物陸續起價：一雙千里馬昨天只賣五毛錢，今天却要六毛錢，半點理由都沒有。講價講來講去都不肯減；再多講幾句，他便不響不響把貨物放回原來的木架上，板起臉孔來；要吵嗎，他却毫不理會，要搶嗎，可有「軍法」跟在後面。焦洪曾經在一些商店裏鬧了好幾次，鬧得麻斑通紅，滿臉冒烟，但失敗的時候居多。……他聽人家說，曾經有些弟兄去替富有的土佬犁田，得着一大頓的吃喝，他也就的確親眼看見了一個弟兄喝得醉醺醺，在街巷裏跌跌橫橫。——這種「軍民合作」倒要得呀！他他決心去試試看了，於是選擇一個無論如何不會出亂子的平靜的下午，和何金貴焦升兩個落田工作了。何金貴兩腳踏着田土，兩手拿起犁耙，全身就浸浴在一種鄉村的甜蜜感覺中，什麼都忘記了；焦升小孩子，只是蹦蹦跳跳，覺得非常好玩；獨有焦洪十分痛苦，他的心兒老在忐忑着，不知道那些菜可夠不夠吃，酒可不是不是雙蒸。但他失望了：直到日暮他們每人只得到三條大紅薯，作為報酬。他一邊咀嚼着，一邊走向祠堂，一邊破口大罵：這一次他對什麼「合作」之類完全絕望了，他們還沒有

走到廟堂，却有幾個弟兄迎了來鬧嚷嚷地叫：

「李興逃走了，焦班長！李興逃走了！」

「嚇，李興逃了，這豬呀！」焦洪着實吃了一驚，忘却詛罵了。「逃到那裏去了？逃了幾次了？嚇，逃到那裏去了？……」

「大約他熬不住就逃了……」

「這吃不得苦的契弟，」焦洪嘆。「立刻抓回來，殺他的頭！」

晚上照例沒有燈火，他們在角落上，有些蜷縮起來了，有些還敲着軍毯坐着。藉着從天井以及砲洞透進來的漠漠的月色，焦洪可以看見她們的蠟燭的黑影，像是連消帶減是八個的，現在只剩下七個了。他覺得很為憤怒，於是用非常惡毒的話咕嚕咕嚕地詛咒李興，詛咒僞軍，詛咒日本仔！尤其是日本仔！他覺得使他沉落到如此不順意，如此不痛快的操地的，完全是他們這些可惡的矮仔！……但他詛咒漸漸感到疲倦而且無力了；一種悲哀寂寞的感情開始襲擊他了，這在焦洪的過去生涯中却是沒有經驗過的。

……

十六

部隊据守着村莊，對韓城的敵人是一個極大的威脅：他們需要日夜警惕，過着不安的日子，最後忍不住發動一次攻勢了：他們以絕對優勢的兵力佔領了村莊，而作為韓城外圍的一個据點住下不走了。部隊於是退到山上去。——失去富饒的田野後，山地的糧食物品都突然騰貴起來。戰爭進入更加更加艱苦的境地中。士兵們開始了吃稀飯，因為營養欠佳，生着各種各樣的病症：疥癩，夜盲，腳軟等等；每天除了兩頓，從黎明到黃昏都在山上加緊構築工事。

天又繼續下着毛毛雨，紅泥山像油那樣滑，壕裏儲着一些泥水。大半工事は沿着山腰的一列竹林構築的。士兵們的羸弱身體實在很難支持。他們頻頻失足滑倒；十字鎗，圓鋸都變得遲鈍而無力，時時給橫在地上的竹根絆住，掉了下來。他們也不願排長們在

旁邊，停下手中的工作器具，你一句我一句叫囂起來了

「仗又不打，老是縮在山上做工！」

「做到什麼時候才了啊！」

「難道士兵都是鐵的？」

「管它鳥，一直衝到韓城去拚個死活再說呀！難道守在這裏就得到最後勝利？」

「整天下雨，丟那媽衣服都濕了！」

囔囔着，有些自動坐到竹樹下休息去了。

「大家再做做吧！」中尉排長葉鐵國走過來勸導說。他從前是易於發火的，但現在已經說話漸漸小聲了，彷彿做了什麼虧心事似的。「大家做做吧！這工事都爲着大家：

「平時多流汗，戰時少流血」呀！」

士兵們都不做聲，不知怎麼一來，他們全都坐在竹林下面了。從竹葉尖端，晶亮亮的水珠稀稀落落地滴下來，打倒士兵的銅鼓帽上和油布上，嗒嗒作響。

「你們怎麼攪的，那是要殺頭的呀！」葉排長跺着脚叫。

「大家再做做吧！」兩個少尉排長一齊催促着。

「大家再做做吧！再做做吧！」葉排長說：「就算是替我排長做做吧！只要這些做好了，大家就可以『大確藕』（逍遙自在）了。早一天做好一天！」

大家只是沉默着，沒有一個人站起來。

「排長，這個誰不知道，但累死了，也沒有辦法呀！」何金貴說，他歪着破爛的紅綠色的銅鼓帽，披着滲透了水份的沉重的油布，靠着竹幹，很快地閃閃着膽怯的眼睛。

「這是上頭的命令呀！……」葉排長感到了弟兄們的眼光，中途更改說：「大家累了，不過也來做個樣子吧，等會兒連長來了，也不至於瞧着難過。」

「那十字鎗是很重的呀，排長你拿起來瞧！」

中尉排長於是以身作則了，他拿了十字鎗，帶着滿肚子委屈的神氣默默地走到壕邊，舉起十字鎗，如像一個士兵似地挖掘着。他戴着銅鼓帽，銅鼓帽下面的軍帽滑稽地斜過了一邊，沒有披雨衣，身上是陳舊骯髒的軍服，滿脚的紅泥，攪起他更像一個「爛

兵哥。他連眼尾也不抬一抬，只是埋頭埋腦一股勁兒運動着十字鎬。何金貴第一個從竹林走出來，拿一圓鐵在他身側開始工作。接着，陸續有幾個也站起來運動了。

「我做排長的也不過是爲了大家，」葉排長突然說了，嗓子有點異樣。「現在抗戰命令不比往時，說殺頭就真的殺頭……我也是爲大家着想。否則給長官看見大家偷懶，我排長怎麼回覆？……大家只是這樣……」

何金貴聽見他聲音裏有咽哽聲，偷眼瞥看，只見他的眼眶裏泛着淚水。

「啊，排長，你不要哭！你不要哭！」何金貴感動地叫，突然在他腳前跪下來。「我們做工就是了，排長你不要哭呀！我們都知道了呀！」

「那麼你們都聽我的話麼？」

「我們都聽排長的話！」何金貴說，如像一個孩子。

士兵們喃喃着，騷動着，出了竹林，全部拿了工具繼續沉默地緊張地工作了。

「哪，那是團長，」一個士兵說。「他們來巡視了。」

大家都抬起頭來。

在山腰那邊，出現了一簇人。肥胖的團長騎在白馬上。披着的雨衣在招展着；德國式的鋼盔在雨中發出油亮的光。馬伕抓着馬籠頭慢慢地走；馬彷彿不高興似地搖搖鬃毛，噴噴鼻子。旁邊走着兩個揹着駁壳的傳達，後面跟着中校團附，少校團附，本營營長和郭連長。一聲暴戾的口令聲從竹林中升起來：士兵們在原地垂下了手中的工具，挺胸立正。他們纏着步履的嚙嚙聲，雨衣的纏纏聲，子彈帶的叮聲，來到跟前。團長下了馬，把韉拋給馬伕，走到竹林邊。一羣人跟在他的後面。

「第六連擔任這一線？」團長循例問。

「是的，是的，第六連擔任這一線，」營長黎澤萍連聲應着，顯出一種卑屈和諂媚的樣子，他跟團長跟得很近，不過稍稍在左後方。

「這裏的地形很重要，工事得儘可能加強！」團長說，沿着尚未完成的散兵坑走。

「稍息！——你們照樣做你們的工去。」

士兵們於是開始揮動十字鎬，圓鋏，鏟子。

「這還不夠深。」團長對一個工作着的士兵說。

「報告團長，現在就加深。」

「工事築得好，不怕日本仔來。」

「是的呀，團長！我們築好了工事，等他們來呢！」士兵在壕下用腳踏著圓鋸，抬頭說。他是深知倘要正經，自己就根本沒有資格向這位高級長官談話的，所以在聲調裏放進一些滑稽和幽默。

「他們來了，只是送腦袋吧了。」另一個嬉皮地說。

「團長，我們什麼時候才能最後勝利？」何金貴怯怯地問，不自覺地立了正。

「最遲也過不了明年夏天！」團長用無可更改的口氣說。「否則，頂其量也不過是冬天。——只要大家努力，最後勝利就來得快。」

「你們究竟怎麼做的？」黎營長在機槍陣地上蹣跚一蹣跚，臉色陰沉地哼。「這三四天內做來做去都是這個樣子！」

壕溝上下的士兵都站起來，立正，不動。

「排長在哪裏？」

排長們互相看了一眼。中尉排長帶着負罪惡苦的臉孔走前去，舉手敬禮，僵立着。

「你瞧這些工車！你來究竟做的什麼？」黎營長舉起一根惡毒的將頭指着葉鐵國，同時踢了團長一下。「戰場上難道讓你敷衍敷衍的？……去！限期幾天工事通通做好！要不然把你軍法從事！」

團長走到竹林盡頭。黎營長緊緊跟了上去，一邊還回頭嚴峻地瞅了葉排長幾眼。郭連長在最後默默地跟着他們。團長上了馬。士兵們在憤憤中立正，敬禮。待他們走了，士兵們有的一屁股坐到地上，有的摘下銅鼓帽，有的暗啣着嘴，有的放下手裏的工具，有的簡直噁罵起來。這回葉排長也在那裏咕嚕着什麼。工作完全停頓了。

郭連長送走了他們，重複回轉來。竹林裏的嘈吵於是煞地消滅。士兵們從地下拾起自己的工具，惶惑地站起來。他在土墩上坐下，推落尖雨帽，摘去軍帽，露出凌亂的長髮，掏出手帕拭抹臉上的雨粉。自從來到這個戰場以後，他的樣子開始有點變了：微帶軍人式的愁苦神氣的，絞好的臉，現在瘦削而蒼黃，帶點病態；兩抹眉毛顯得更其粗大，更其濃黑，微黃的眼睛比以前失銳了，泛着神經質的閃光，帶着極深的憂鬱和沉默

視掃周圍。他兩腳塗了泥，在雨衣下難看地露出了骯髒的，皸癢的，膝上有一大塊深綠色的釘槍的褲子。他用手指彈去了褲上的乾泥，重復戴了軍帽。

「你息了嗎？」好久，他才用衰弱疲憊的聲音說，彷彿精力已全部消失。

士兵們拉着圓鋸，拉着十字鎬，垂頭喪氣走到壕溝上下又開始了工作了。他們的動作笨鈍而且遲滯。

「你們好好指揮他們做。」郭俊對站立在面前的三個排長說。「工事無論如何要依期完成的。……我們只問自己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對得起國家民族就算了。……」

「報告連長，弟兄確實不停手做的！」葉排長說，由於一種憐愛的友情，變得如此坦白和純熱了。他滔滔不絕地發洩自己的不平，但看見連長皺眉頭，自覺說得有點冒失，中途停止了。

排長的話，引起了竹林裏的嘈吵了。

「我們是真的拚命做呀！」一個手脚滿是癩瘡的小兵說，用衣袖擦一擦臉上的臭汗。

「發命令就發命令好了，」一個士兵在壕下用圓鋸鏟起泥撥出壕外。「但也要顧一顧弟兄呀！」

「排長，爲了『抗日』，」第三個攆過頸子來，拿着十字鎬的柄子拄着。「本來做死了我們也甘願的！只是不要整天罵殺頭就好！」

「大家都嚷『抗日抗日』的，」一個用脚踏了一下圓鋸，「那麼也就去『抗日』吧，不『抗日』是『衰仔』（孬頭）！」又踏了一下圓鋸，撬了一撬。「要是不『抗日』……」他埋起一鋸泥。

「爲了國家，我們吃一點苦實在有什麼相干！只要做官長的知道我們的苦處……」

「排長看着的，我們哪裏偷過懶！」

郭俊皺着眉頭，覺得他們的話裏有着某種固執的智慧的事物。他是想不到從他們的嘴巴會說出這樣的聰明話來的。從來，他所看到的，是在操練中的，在戰鬥中的，在靜聽訓話中的士兵，是粗暴的，呆木的，機械的士兵；他很少見到他們如像現在這樣活潑地動作，坦露地表示自己的意見，自由地顯露自己的感情。這樣顯示自己作爲一個人的

存在，作爲一個人的帶有理性，帶有意志，帶有豐富的生命力。他因爲開始尊重他們而沉默着。他記起了他們在荔枝園溪中洗澡的場景，感到自己和他們中間存在了一度鴻溝，曾經想投身進他們裏面生活而不能。現在他和他們却像父子兄弟一樣了，他爲能夠破除從前那度鴻溝而覺得有些高興，但又覺得很爲困惑：不知道對他們的話應該作什麼表示。

「不要多說！」他說，站了起來。「上頭命令什麼時候完成就要什麼時候完成，不管怎麼艱難困苦！」一揮手。「做好了，大家就可以長久休息了，那時候怎樣『大碌藕』也沒有關係。……但是現在得趕快做！」接着，他笑了一笑說：「大家好好地做，今晚餐給大家加一頓肥豬肉。」

「連長今晚餐加豬肉呢！」黑排長轉向弟兄們大聲說。「好好地做呀！」

「好好地做呀！」

「加豬肉呀！」

「做哪！」

「做哪！做哪！」

士兵們一片囂聲，興高彩烈了。三個排長跟着拿了圓鋸，跳下了壕溝。郭連長突然起了和他們一同勞作的慾望。他脫了雨衣，卸下駁殼槍，走到壕邊，從士兵手裏接過十字字鎬，試着去挖掘。許多士兵看着他。他高高舉起十字鎬，頓重地扔到紅泥上，擱了一下，接着又舉起。這麼揮動了二三十下，心兒突突地狂跳起來，兩肩和腰肢開始非常酸痛。他自己也感到因為營養缺乏和憂苦困頓的折磨，身體漸漸不濟了，不過爲了在這麼多的羸弱士兵面前掩飾自己的軟弱，只得紅着頸子熬下去。士兵們在官長們和自己站在一起勞作這非常罕有的場面中，彷彿突然得到某種力量的鼓舞，很快並且很有力地揮動了工具。幾分鐘間，竹林一帶沒有了談笑聲，只洋溢着緊張的雜亂的挖掘聲。郭俊在勞動中逐漸找到了方法。一個人對於沉重的工作，千萬不要心急：心急只是很快把精力使你消磨完盡，把失望給帶了過來；一個人對於沉重的工作，應該保有一種柔韌的力：這力會使你能夠持久，一直達到工作的完成。他現在滿不在乎地一下一下掘着，不再感到痛苦。當他的動作已經變成機械的時候，他的思想就開始自由了。

——抗戰也應該這樣！……他對自己說，重車地打下去。——一種韌力，抗戰就靠它！……這樣熬下去，熬下去，自然會成功的！……他一下一下揮着十字鎗。——熬下去，唔，熬下去！……士兵真是偉大！……就這樣抗戰下去了！……廣大的軍隊，罕有的韌力，拉不斷的！……拉不斷的！……

黃昏以前，他們列隊回去；有些攜着拿着工作器具，有些挑着從山上採來的枯枝，忍着饑餓，向山下走。郭俊跟在後面，搭着雨衣，用袖揩拭額上的汗珠；迎着風，因為汗水的濡濕，有一種愉快的涼涼的感覺。他也感到非常飢餓，渴望立刻得到一碗飯，一碗粥，甚或一杯水。

連部的地坪上，擺着四大碟肥豬肉，滿滿的，雪白的。士兵們平均分配地圍坐在它們的周圍，如像一羣不安寧的蒼蠅那樣嗡嗡着，眼睛閃閃發光。稀飯由火伏用桶子挑來了。士兵們拿着筷子，漱口，列成隊形，等着分配，秩序井然。兩個少尉排長在兩旁監察着。葉排長拿着木勺子，伸進熱氣騰騰的桶裏舀起，倒到從隊伍中遞出來的一個個漱口盅裏去，彷彿什麼慈善機關在佈施似的。他每舀一勺，都在桶裏攪了幾攪，表示

分配公平。雖然如此，但士兵們還是目光炯炯監督着排長們，并且互相妬視，帶着很大的敵意。他們低聲吱吱喳喳着：

「要攪勻啊！」

「爲什麼給他舀的這樣滿呢？」

「要公平啊！」

「我的太少了！排長，我的太少了！」

亂了一大陣，好容易才分配完畢。士兵們都依照原樣圍坐了下來。四周發出了微響。他們有些捧着漱口盅只管噓氣；有些試着用舌頭去低啜，彷彿已經等得太不耐煩了。

「諸位弟兄！」葉排長吹了一下哨子，說。

士兵們一挺胸腔，四周肅穆無聲。

「稍息，」葉排長繼續說。「今天大家做工做得很辛苦了，到現在才得吃晚餐，大家一定十分餓了。但是聽我一句話：」他伸出一根指頭在空中嚴重的一劃。「連長今天

也知道我們辛苦，特別加一頓肥豬肉。我們吃了肥豬肉以後氣力增加，要依期把工事完成，要努力打日本仔！」他又劃了一劃。「這樣才對得起連長，對得起國家！」他又劃了有力的一下：「肥豬肉分得很勻：每人五塊。大家吃着不要嘈吵，免得辜負連長的好意！」吹了一下短促的哨子：「開動！」

郭俊坐在排長和特務長中間，如像士兵那樣蹲在地上，捧着漱口盅。他吸舐着燙麵飯，覺得奇怪地有味，甘甜，彷彿是從來沒有吃過似的。

飯後，郭俊沿着村邊的小溪漫步，浸溺在一種和諧愉快的心情中。這在幾個月來的陰沉日子裏是少有的，正如這樣爲烏雲所封鎖的天空難得見到太陽。他彷彿澈悟了什麼而享受着自己的幸福地走着，決意以後把自己的薪餉的一部和公費的賸除去給士兵加米加菜，希望能夠稍稍幫助他們的生活。溪水引導他來到村邊一個僻靜處所。一枝龍鍾的大水翁樹向溪水佝僂着。在水翁樹的濃葉籠罩下，在溪邊的石卵灘上，面對着水面，並肩坐着兩個軍官。個子較大的那個，脫了帽，露出一頭跋扈的頭髮，兩手抱着膝；另一個個子較小的，把熨皺的帽子攤在腦後，敞開衣襟，在疲倦地談了什麼，一邊拿了竹枝

揮打着流水。郭俊露出一個是機槍連連長李漢，另一個是「風流營附」彭一鳴。他心裏正在高興，於是走下灘子去和他們攀談了。

「喂，營附，你們在談什麼呀？」他叫，一溜走到他們身邊。

他們錯愕地回顧。

「原來是你，老郭！」彭一鳴說，顯得很爲憔悴。

「營附，聽說你病了，今天團長巡視也不見你來。」

「唔，病可沒有什麼大病，只是每天發冷。在這裏坐坐吧。」他說。「我正和他談起，我剛才接到家裏的電報，說父親前個星期死了。……我打算請假回家去了。」

「那麼，還回不回來呢？」郭俊坐到他身邊，覺得失去剛才的興頭了。

「那是說不定了。」他說。「看看情形吧。但多半不回來，打算在家裏耕田了。」

「別說笑話吧。」

「真的，你問他。」

「他真是這樣打算的。」李漢解釋着。

「爲什麼如此灰心呢？」郭俊問。

「對軍人生活，……這說來話長……」他想開始，但又停住，終于不再說什麼，祇默了下來。「這個以後再說好了。」他又補了一句。

郭俊也不便再加追問。他都知道營附所持的一些其他理由。對於一個革命軍人，一

切艱難困苦是一塊最好的試金石。她爲自己能夠在目前的處境堅持下去而感到欣

一。她在側面觀看營附。——那小臉瘦而蒼老了，肌肉灰黃并且略帶麻暗，這是病疾

折磨的表徵。那雙又小又斜的眼睛，頻頻眨動，流露出寂寞的光，發着寒光。郭俊感到

她很陌生，覺得自己這樣陪着他們呆坐下去也很無謂，於是站了來。

「費用，我走了。」

「走了？」兩個一齊說。「坐坐吧！」

郭俊不坐。晚了，我的連都不近呢。」郭俊說。「再過幾天我這一連便調到蘇石那

邊去，連部的防了。——營附不會立刻就走吧？」

「不會，請假還要團部批准。……有機會來營部找我玩玩吧。——我大約不會

很快就走的會一箭雙魚雙龍那不單。……言對會來慈德大慈元元那。……海大深不會

郭俊離開他們，心裏爲一種疑問糾結着。溪邊的竹林瀟瀟漫着一種沁心的涼氣，

低垂的樹葉時時拂着他的臉。四圍暮色已經合攏，村莊變成模糊。在竹林轉角的處所

，在面前一丈左右，突然發現一個怪模怪樣的人，彷彿他從什麼地方掉下來或者從溪下

鑽上來似的。郭俊細細辨認，才看出他是何金貴。他那破了肩的軍衣露出了內面的髒衝

生衣，下體穿着一條捲起來的便褲。他那動兩腿顫抖的腿子，鞋底貼着地，逐步逐步向

前小心翼翼地移着，舉起兩手，作着某種可怕的姿勢，在空中摸索着，彷彿前面就是

一堵牆壁。他的額前突露着，下巴和鼻子硬漲了，眼光暗澹而散漫，斜射着灰暗的天

空，似乎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手和脚上。郭俊阻止前法。他好想把臉轉向來近漸漸的

脚步聲。……

「你是誰？」他連聲問。
「你幹嗎人柯金貴？」郭俊大聲喝。
「……」郭俊問故、身又動、膝不再搖動、

「那……」他漸漸地退了半步，立正，同時舉手探索到帽沿貼

「連部不是從這裏去呀。」

「報告連長，我眼睛……」

「跟我來！」

郭俊放慢腳步走在前頭。何金貴跟在後面，傾耳聽着前面的步履聲；當它去遠了的時候，他又不能自制地舉手向前面空間摸索，絕望地啊啊叫起來，狠狠地加密了腳步。郭俊時時停下來等他；當最後一次回過頭，只見他跟踉一下，發一聲喊，撲倒了；接着艱難地爬起來，打了一個轉，失足滾下石卵灘，倒在那裏呻吟。郭俊急走下去扶他。他手肘流着血，咕嚕着什麼，連連擺手，似乎很害怕連長的接觸。到底自己用顫抖的手支起身軀，在石灘坐着喘了好一回氣，便慢慢站起來。郭俊以對部下的熱愛拖他，抓住他的手。那手全是又冷又硬的骨頭。這回他不拒絕了，只是還非常不安。他們就這樣回到了連部。在連部前碰着一個士兵，郭俊叫他帶了這個何金貴回班裏去。

郭俊坐在房裏向窗外觀望。天空已經變成一片啞灰色了，空間映着一種地獄樣的幽光。毛毛雨又開始幾乎使人不能察覺地下着。他在天空中的黑色簾口，滴落着晶亮亮的

着，向對溪敬禮。「報告連長，我晚間看不見東西。」

——又是夜盲症！……郭俊沉悶地想，解除了最初瞬間的微微驚悸。「你這個病起了好久？」

「很久了，不多有一個禮拜了。」

「你這麼晚出來幹嗎？——你到哪裏去來？」

「報告連長，我去醫務所看，吃了晚飯就去。——早上去不得，因為要做工呀。……醫務所的醫官說我是『發鷄盲』，用不着吃藥，……」

「爲什麼用不着吃藥？要吃藥呀！」

「是的呀，連長，我問他了。他叫我多吃肥豬肉，多吃油，就會好。……我講我今天吃了好多肥豬肉，爲什麼不見好？他說要天天吃才成，吃一天不吃一天是不成的。——頓吃多了還會瀉肝，沒有用……」

「唔，你要往哪裏去？」

「報告連長，我回連部。」他胡亂地向什麼地方指指，生怕誤罵了。

水珠也一類、圓類、三類……的起過無數的抽打，那聲是像這類的抽打。這聲是像抽打那裏，昏黃得像一點黃斑。離體的這葉影子在它下面輪動着，轉轉着這輪而且唱歌。近這是很少見到了。他們的靈魂今晚彷彿被飽食喚醒了過來呢。他們一邊弄着破舊樂器，一邊唱着「粵曲」。——二弦的聲音是尖銳而嘎裂的，臨時充作「谷卽」的木板的聲音是粗鈍而響長的，伴隨着歌聲在飄蕩着。郭俊留心聽，聽出來是最近流行的一支粵曲，叫「米塘重慶書征袍」的。

可憐家……

可憐家……

遺着那粉棉灰琴……

使我仰天長呀……恨，

不覺涕淚，潛呀……然！

他們差不過有五六個人同聲唱着，雜亂，不齊，有一個聲音……

顯，在暗啞的穹蒼下洋溢，完全掩盖了「樂器」的徽音。人可以覺出，他們是很少吟味詞句的意義的，他們只管憑着自己的感情呼喊著，只管從極端的抑鬱，空虛，苦悶，愁慘中呼喊著，只管下意識地，想不到要停止地呼喊著。……

誰料征衫如舊

難得殘廢，顏呀

空惆悵呀呀呀

夢魂呀

無限激昂，

不覺雄心難罄呀

郭俊看着迷濛薄色中的情景，看着他們憤憤而去的模樣，他想起這跟着他一

了。等電氣別才露出——脚人迹。這等謙謙就做了市樓的干礙。讓土匪盜，次養命。

十八

「這雨，雨不下了，轉來轉去滑潤不滑！」

多漸漸深了。風石山的深夜是如此凜冽迫人的。朦朧的蛾眉月浮在天空中，給淡淡

的冷雲掠繞着。金連下個多月的毛毛雨，早上已經完全停歇了，凝滯的潮濕的溫暖的

氣流也跟着這道消失。現在，在山坳上翻捲着乾燥的尖利的北風。它從山下湧上來，瘋狂

地搖着松樹和灌木林，扭絞地奔向更高的空間去。松梢發出尖銳的絕望的鳥鳴聲，大

葉樹沙沙地響着。從難於確定方向的遠處，傳來某種野獸的嗚鳴，被北風吹送得若隱若

現，若明若暗的樣子。在山坳上成堆的第二批七個人睡在灌木林中一塊小小的空地上。

在灌木上吹着刺骨的鋪上不料，用以遮擋着山間的熾熱的霧氣；但一下子就給猛烈的

北風帶走。因為她們只穿薄棉襪，穿着一件薄而且硬的衛生衣和單服，蜷縮在空地的編草

上，紛紛地裹着單毯。睡在南側的人不時暴露單毯外，於是用手扯動毯角掩蓋自

己，喃喃罵着

「丟那媽，北風真大呀！」

「明天一定要搭好一個茅棚呀！否則又是給風吹去的。」

「不准說話！睡覺！」中士班長焦洪吆喝，他把軍帽上的掩蓋翻下來，掩蔽了兩耳

和面頰，而且更深地縮進軍毯裏去。

他們互相拉着軍毯，在它下面抖擻。北風從毯角鑽進來，從毯面的微孔滲進來，全

然無法阻擋。

「喂，金貴，你睡着了？」一個精瘦的。

「沒有，冷啊！」

「丟那媽，我不睡了，轉來轉去都睡不着！」

從軍毯下面跳出了賭氣的焦洪。他傲然站在北風中走來走去，但沒有五分鐘便像老鼠一般鑽進軍毯裏去，劇烈地抽搐着，嘴裏發出模糊不清的詛語。這時候放哨的換班了。從軍毯底下鑽出了一個人形，瑟瑟縮縮地揚了布製的子彈帶，戴上鋼盔，夾着槍，

個瘦瘦的軀體，向山土前墮地去了，在松影邊忽地消失了，彷彿給北風刮去了一樣。沒有多久，小坡奔地着兩腳濘濘的泥水回來了。他的細小的鼻影，現在潭木林前。大的鋼盔和高高伸出在背後的長刺刀，在淡淡的月色中閃出冷人肺腑的幽光。她喘喘地喘氣，醒着傷風的鼻子，搥鋼盔往地上一扔，坐在焦洪旁邊用木桿拭抹額上的汗，她又抓了抓她的泥水。

「丟，這套鋼盔呢？」她嘟嘟着，轉向班長前聲說：「喂，洪叔，你醒沒醒？我告訴你一件事！」

「什麼事？」

「我剛才放哨，看見山下那邊路上，有一堆影子，動着動着的……」

「喂，現在在哪裏？」焦洪懵懵懂懂坐起來。

「不見了。不知道是不是敵人。」

「真是小孩子！——也許你的眼睛昏花吧了，哪裏會有敵人！」焦洪又躺下去，在

軍裝裏動着。管他媽的什麼敵人，還是睡吧，再說……」

傲而且自得。人他們鋼灰土的金星可以清楚地看到。又是一陣緊密的子彈在他們中間穿射，環繞。這回更狠了；他們有些橫倒在山路上，有些滾落到山坑去；剩下活動的七八個，一連串滾進了下面雜林後面的死角去。

不知道什麼時候，天已經大白了。一條條凝乳樣的灰白的冷雲覆蓋了整個天空，靜定不動。毛毛雨停歇後刮着北風的空間是澄澈新鮮的，對面紅楊的山樁和下邊衰黃的原野，彷彿透過水晶觀看那樣色彩鮮豔、明晰、美麗。敵人的砲彈打在下面對莊的笨圓陣地上和對面山樁的另一團的陣地上，噴出濃煙，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約莫五六百人一隊的敵兵在村邊的山麓下迂迴地潛行着；另外有一隊騎兵正在對面山樁的紅帶樣的木橋上昂然上奔；他們後面跟着一族人揮舞着鞭子趕着拖了笨重砲車的馬們。敵人的猛烈攻勢使守在鳳石山上的七個人喪失了信心；當看見下面村莊混亂起了來，並且響起了騾驢的鮮明的太陽旗時他們就更加陷入絕望的境地了。敵兵對鳳石山的攻擊沒有半點遲疑，但因為屢次挫折上來，屢次失敗地退去，忠疑山上集結着大部隊，甬起來越發加緊。矮丘上那挺重機槍連續地響着，敵人的放鬆地對着這邊。這邊的輕機槍終於被發現

總是在了一樣地在原地……

到了那刻。……火術裏去。……

……

……

……

……

……

「御！」

……

十九

「班長，退呀！」一個聲音在他耳邊哼。「敵人放火燒山呀！退到山頂那個石岩裏呀！」

一個火頭在山腰出現，在一分鐘間，廣大地漫延開來，形成一片熊熊的火海。乾草和樹木在火中顯着黑影，畢畢剝剝地響着。火後面沸騰着敵人的嘎啞吶喊聲。北風從山下捲來了使人流淚的黑烟和燙臉的熱氣。火海一下一下湧蕩上來，以無法抗拒的氣勢湧上來了，從三面包圍過來了。黑煙像帷幕一樣遮斷了四周。五個人頭腦完全眩暈了。敵人的吶喊聲更近，更響，更更響，更更近。焦洪摘下手榴彈開了保險蓋；其他四個彷彿受了催眠，也做着同樣的動作。手榴彈冒着黃煙飛到火海裏去，轟轟地爆響着。在紅色煙霧奔騰的最後瞬間，焦洪從壕裏一躍站到壕邊，在紅發燙的火影中壯麗地拉長着軀體。

體。一手高舉捷克式輕機關槍寬闊地揮着，銳厲地嗥叫。四個人手齊跳了下來，跟着他已起會在迷霧的煙霧中像老鷹一樣躍走。煙霧做了他們的最好掩蔽。敵人騎老驢和手榴彈完全落在後面。何金貴給塗着泥水的便褲，像蛇一樣纏住兩腿，落在最後，踉蹌了一下，差點兒沒有跌倒；他抖動着麻木的腿子，竭力跟了上去。小松林飛閃過去了，上面出現一座黑的東西，出現一個黑的洞口。他們五個一連串鑽進去了，彷彿燕子掠過寒裏一樣。

他們滿身灰塵，滿身火藥味，滿身充盈流動的血液，在黑漆漆的岩洞裏構構互撞，猛烈噴着氣，並且衰弱乏力地靠着冰冷的石壁。第一瞬間，他們簡直不明白自己怎麼來到這裏，也不明白這是什麼地方；但第二瞬間，立刻記起這就是山頂上的「鳳石」，這是他們的最後障地！他們昏憤地抖動，互相恐怖而堅決地觀望，彷彿說：「喂！兄弟，這裏是了！」從窄小的洞口射進來的光線是幽微的、淡清的、顫抖的。石岩四周起了驚天動地的叫嚷！接着是歡呼。一陣陣的子彈和手榴彈開始在洞口周圍嗥叫着，爆炸着。洞口的石頭猛烈地爆炸着，發出濃煙，遮蔽了外面的景物，洞裏更增加雪上，充滿着轉

鼻的煙霧，焦洪架起機關槍對向洞外，作着胡亂的點發放射。旁邊的幾個本能地在槍床插着彈梳。這種射擊是無效的：既不能命中敵人，更不能拯救自己脫出厄境。焦洪停了手，哆嗦地咕噥着什麼，沮喪地坐到石地上不動了，他的犬顎骨蠕蠕地動着；他的睛突的眼睛有了某種激悟的閃光。人們坐在洞裏馴伏地等待最後的命運了。焦洪這回才切實感到死的悲哀，因為從來作戰，沒有一次如像現在似地使他在跨到死的境界前有這樣多的餘裕考慮着它。它就是這樣的一種怪響，不理它，蔑視它，它會柔順地屈服在你的腳下；不過要是思索它，凝視他，它會把你撞倒、踐踏、踏碎、毫無憐憫。焦洪過活了這三二十年，什麼事都幹過了，人也殺過不少了，自己一條性命算得什麼鳥呢？不過死在這些醜陋的矮仔手裏却是一萬個不值！但他想到這回可對得起連長和什麼「國家民族」了。又稍稍覺得有些泰然。這泰然於是非常微妙地傳給了其他四個人。他們臉孔觸起來，沒有表情，或者蹲着，或者蜷縮着，或者靠着石壁，呆木地呼吸着煙霧和煙塵。呆木地聽着外面的爆炸聲。何金貴以閃縮的眼睛從這個看到那個，終於是斷定下來了。他似乎要開口講些什麼話，但又沒有決心。他用顫抖抖的手掌撫摸一下額上的冷汗。額在過

瞬間，斷片的印象非常鮮明地陸續浮起來了：他記起了從前在毒辣的太陽下下田的情景，記起了鄉間的勞苦而平靜的生活，記起了自己被徵出來當差的經過。現在他患了一身病症。背裏藏着拿不出的子彈，變成這樣一個奄奄一息的人，死了也落得乾淨。許許多多的人在抗戰中毫無貢獻地死了；他現在死了也還算對國家盡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問心可以無愧。……突然拍的一聲響：一顆子彈從洞口射了進來，打在石壁上反射過來，擦傷了他的腳脛。他握着創口低低地呻吟起來。人們給驚醒了，又緊握着槍桿。有兩個黑影在洞口出現，鬼鬼祟祟地，但在一陣機槍聲過後，倒下去不見了。外面沸騰着雜亂的喊聲：在洞裏也可以覺到石岩前後上下左右都圍滿了敵人。在喊聲中有幾個是廣東漢子。有幾個是外江漢子：

「他們只是幾個人呀！」

「出來！老鄉！繳槍！」

「炸毀它！」

「丟那媽，你們這些該死的偽軍！」洞裏的人暴怒地罵出去。

「笨七，過來當差啊！」

「契弟！投降日本仔！我丟你的祖宗十八代呀……」

洞外的人不能進來，洞裏的人不能出去；他們這樣堅持着過了好多時候。焦洪時不時發射機關槍，使敵人難於接近洞口。每次火光閃爍，照澈着洞裏的一切，暴露了他們的悲苦、極度、緊張的形相。——他們完全浸溺在戰鬥的顫抖的狂熱中；每一瞬間都預期轟然一聲的爆炸，和石岩一同歸於毀滅。……他們突然感到異常難受了。一縷縷黃煙從洞口柔柔地飄了進來，慢慢地瀰漫了洞裏。他們嗆咳着，眼睛溼溼地流淚，鼻子給灌了辣椒水一樣難受。——那是毒氣！焦洪非常非常憤怒了！他摘下手榴彈，開開保險蓋。他們四個人又受催眠地模倣他的動作。

「衝出去！」他低扼叫。

「衝出去？」他們無靈魂地反問。

「衝出去！幾大就幾大（命有多長就多長算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意思）！」

「幾大就幾大！」

焦洪一手提着輕機關槍，一手鬆着手榴彈擊着牛筋一放，扔了出去；接着其他三個也一同扔了出去；只有何金貴遲了，彷彿變了一樣只管拿着。在紅色煙霧升起的最初瞬間，焦洪突然出現在黑色的洞口前了。——他的高舉輕機關槍的姿勢是壯麗而勇敢的，好像出窟的老虎。敵人在驚嚇中呆住了：在千分之一秒間忘掉怎麼舉槍射擊或劈刺。四個士兵隨即跟着躍出洞了，挺着上了刺刀的步槍，尾着焦洪大喊「殺呀」，攔一樣殺進敵人的羣體中去。混亂，喊叫，劈斬起來了，有兩個士兵衝出洞口前兩三步就被射倒。焦洪揮起手中機關槍的鐵桿向一張陌生的帶滿面孔奔將過去。何金貴一開始就拔了手榴彈的牛筋拖着，被兩個敵人攔着壓在地上；突然，一切轟然炸散了，變成地厚的塵霧。在這一秒時間，焦洪已經衝到油坑邊，對着一個揮舞閃閃的軍刀的日本軍官衝過去，以兩槍揮斬他的刀，以槍托沉重地敲在他的頭上。他跌倒。焦洪也被扯着跌倒。他們兩個像球一樣骨碌碌地滾下懸深的油坑裏去。一排排子彈擊着在他們後面追擊着，像地獄

裏的雷聲。焦洪從油坑中昏倒而衰弱地爬起來，他本來以為自己已是死，但動動手，正是

活的，動動脚，脚是活的，於是坐了起來。機關槍還在身邊，臉上腿上流着血，那不過爲小樹和尖石所擦傷。——他還照樣活在這世上，這山間，這長着茸亂的茅草、狗尾草、圓黏樹、和月白花的坑谷裏，這瀰漫着香味、涼氣、和響出咕嚕嚕的隱秘聲響的泉水邊。遠遠的高高的山上，還有懸約的喊叫聲；疏落的槍聲已經停止了。——丟那媽，還活着呀！他想，動動全身的疼痛的骨頭，拿槍站起來了。只見旁邊三十公尺遠近，伏臥着一個人：頭埋在草叢裏，突出穿黃綉綉的太屁股，彷彿對着神靈叩頭。最初他有點吃驚，不明白那是什麼鳥傢伙，但立刻省悟就是剛才把自己拖着滾下來的日本軍官。他大踏步走前去。這時候日本軍官也恢復意識了，懵懵懂懂抬起頭來，眨着眼睛看他；突然怕得要命，順勢跪下來，作哀慟的呼喊。焦洪聽不懂那些天曉得的嗚哩咕嚕，只管威嚇地瞪着他。——他接着受傷的頭，流着淚，動着唇上那簇可憎的鬍子，抖着一隻手亂奔。焦洪覺得很奇怪：這樣沒出息的傢伙就是剛才差不多要了自己性命的敵手。

——把他活捉解上去，可有兩千塊錢的賞呀！——焦洪猶豫地想。

「怕！怕！——廣東兵！」日本軍官突然用整脚的廣州話乞求。「怕！怕！——

「怕我的卵！殺了你！」焦洪猛然怒火冲天了，用槍指着咆哮。『老那調！你打這些日本契弟！——兩千塊錢我也不要了！』

「怕！廣東兵！」日本軍官看見勢色有些不對，想偷身逃走。

「往哪裏去！」

焦洪大叫，只一下就把鐵桿打進矮仔的腦袋裏。他沉重地倒了下去。焦洪蹲下，搜索他的口袋，掏出了好多東西：金錶，指北針、墨水筆、風塵眼鏡、日記簿子、女人的照片、兩枚新簇簇的國幣、一個兩頰塗着紅膏頰上有朵白花的絲綢製的小綢包。他一股腦兒塞進自己的口袋裏，瞧瞧四周，感到有趕快脫離這危險的地區的必要了。他攔住死屍走了；但又停下，轉了回來，剝下它的肩章，和其他的東西放在一起，留待作爲殺了一個日本軍官的明證，但正在這時候，一陣機關槍聲在山上密響起來了：子彈噹噹地在周圍飛舞着。山上是一片日本仔的嗚聲。焦洪低頭看：只見左腳肚上流了血，立刻把衫角一撕，撕下一長條，用力綁紮牢了傷口，便飛快地揀完僻小徑走，脚步越來越加快。香噴噴地轉過了一個山又一個山坑，最後在一堆桐黏樹倒撞倒了下來了。……

第六連連長郭俊指揮士兵作了約莫四小時的抵抗後，便率領剩下來的二十多人有條有理地退却了：上頭命令他如此的。他曾經把這個命令下達各個排長；可是當退却的時候，守衛鳳石山的第一排第三班却還沒法收回來。據中尉排長報告；他接到命令後就立刻派出了傳達到第三班去，可是一去就不見回來，大概半路遇難了；正待派出第二個，鳳石山已被四面包圍，無法通過。這樣，郭俊攜視着排長，抑壓自己的憤怒，心裡派出援兵，不過估量實在無法抵抗處於絕對優勢的敵軍，所以只得忍心把第三班放棄了；但在退却途中，還不斷希望老老實實地隨機應變，保守戰鬥力，衝出包圍退回來。

隊伍沿着山陰潛行。敵人的榴彈有些打在山前，雷樣地響；有些身烏地飛過被線，落在對面的荒山上，噴出紅煙。在山背是異常安全的，但當大火猛烈的時候，隊伍還不

自覺地停下來。這邊那邊傳來隱約的喊殺聲和清晰的槍聲；我軍的七九式和捷克式漸漸疲弱了，敵人的三八式和十一年式的聲響緊密而帶着威脅。郭俊命令隊伍掩蔽，自己和排長們帶着望遠鏡爬到稜線去偵察。他們把臉貼着薄利的茅草瞄過去。——本團所據守的村莊和另一團所據守的對面遠處山頭都有了太陽旗，在勝利地迎風招展着。那裏上突着一塊鳥形的岩石而饅頭似地隆起於盆谷右邊的連山旁側的鳳石山，傳來斷斷續續的槍聲，頂嶺已散佈着敵人。郭俊騎着身子，架起望遠鏡，在一支插着的松枝偽裝後面窺察。他發現了：鳳石山我軍陣地附近一帶被燒成黑色的一片，火現在還未熄滅，冒着煙，像一條彎彎曲曲的黃蛇似地慢慢翻滾過山後去；在石岩周圍上下以及小松林中廣集約集或百左右的敵兵和偽軍。一枝太陽旗正在那裏插起來；一堆人圍着它揮手歡呼。有好幾個人向着洞口窺探開槍，並且蹲下來做着什麼，突然，洞口騰起一陣濃煙，由於望遠鏡把物景吸近來的錯覺，郭俊感到聲響傳來得異乎尋常地遲慢。他料想第三班一定退到石岩裏去了，以為敵人在爆炸它。但它却沒有動；接着看見敵人羣中起了騷動和混亂。一個什麼人從敵人稀疏的地方躍過，投進小松林中去。在敵人羣中又冒起一陣濃煙。郭俊

恍然省悟這是什麼回事了，爲這一場驚心動魄的搏鬥震駭着。他兩手緊着望遠鏡，接着無力地放下，以黯澹的聲調說：

「唔，第三班完了！……」

他本來決心放棄他們，但眼看着他們被消滅，心裏不免有一種難于排遣的憂抑。他命令排長們散開遠一點，免得給敵人發現目標，於是又拿起望遠鏡向四周作最後一回的觀察。他見到戰局變得非常惡劣了，他發現下面不遠的山坑下，有一個我軍士兵蹣跚地急急潛行，可以看見他捐着一挺機槍，但辨別不清是哪一個人。郭俊覺得狐疑，不知道確是我軍的士兵，還是敵人的化裝的先鋒，正想轉身命令隊伍趕速退却。這一瞬間，他聽見有一種烏烏的聲響臨近，接着吁吁地來到面前。——是砲彈！他心裏叫，正待仆下來，前面什麼地方已經轟然一聲響。他自覺受了傷，同時感到地面浮動，像海一樣地湧動，從四面八方擁抱他。他沉沒下去，沉沒下去。在他心裏有這樣的一個思想：「啊，就是這樣嗎？就是這樣嗎？」他繼續沉沒下去，沉沒下去。四周有高異的色彩在旋轉，有熱辣辣的氣流在旋轉，包裹了他，窒息了他。……

身下的有韻律的輕柔波動，給他以一種和平的半睡眠的感覺，同時使他能意識自己的存在了。接着他發現自己躺在担架床上，面前展開了一片天空。——這是奇異的，灰暗的，廣大無垠的，彷彿一個人躺在海中所經驗那樣。他從未見過這樣的天空。有松樹的槎桲和針葉從天空掠過，接着打頭上消失了。四周瀰漫着原野的甜蜜氣息，近在身旁有喘息的人聲和急促的步履聲。他閉着眼睛，見到自己肩膀上有濕膩膩的瘀血。他微微動了動嘴唇，彷彿想說什麼，但沒有說。這樣的陰沉天空，這樣花似的甜蜜氣息，這樣的波動行進，構成一種極其難堪的悲哀的進入墓穴一樣的感覺。他又昏昏過去了。……當再次恢復意識的時候，他見到自己在一個陌生的房子裏，靠着窗邊躺着。一個臉孔雅緻的軍人彎腰站在他面前微笑着。郭俊注視他很久很久，最後才辨別出是團部醫務所的蔡警官，原是他非常熟悉的。

「頭上不很痛了吧？」他體貼地問。

「不很痛。」郭俊衰弱地回答，起了一種慰安和感謝的情緒。

「不要緊了，破片已經取出來了。……很微的傷，不要緊的。……但還要靜躺五七天。」

天。你在發高熱。——你不是很熱嗎？」

「是，不過那三個排長呢？」郭俊問

「什麼排長？你那一連的排長？」

「唔，他們也帶花嗎？」

「沒有。他們都好運氣，——但危險極了！」

「上頭派了代理連長沒有？」郭俊又問，記起自己的責任。

「派了，」蔡警官溫和地微笑，站直了身軀。「聽說派了你的中尉排長，叫做葉什

麼：是團部派的。聽說營長不大高興，因為他想派另外一個人。……他這次可走官運了

：在鳳石山打死了好幾十個日本仔。師部傳令嘉獎他，記了一個大功呀。說不定再過

個時候就升中校呢。……」他悄聲說：「你怎麼樣，沒有記功吧？……」

郭俊沒有說話，只是不安地挪動着。

「噫！別動！靜靜地躺着！不要心躁！等會兒拿退熱藥給你。」蔡警官感安地說

接着換了悄聲：「你們拚命，可便宜了他呢！」

「聽說他們都躲到石岩去，後來又衝出來的。」第二個說。

「丟那嗎，什麼時候跑到日本仔，也得照樣割他幾個頭！」

「聽說班長那傢伙倒給他衝了出來呢。真幸運！」担架兵搭嘴說，彷彿不能抑制自己。他還打死了一個日本軍官呢，……不過歷上却帶了花丁……」

——啊，焦洪還在嗎？……郭俊在心中默呼。

三四個看護兵陪着醫務主任和醫官在屍體行列前巡視了一遍。担架兵又撿起來了，一連串地經過曠場，轉過竹林，向荒山那邊去。郭俊把熱的臉龐貼到窗框邊，用眼尾偷偷地掃視着他們。他看到無頭的屍體中有一個難看極了，簡直只顧下腰身和兩腿。担架隊伍一個個隱沒了。郭俊臉孔擠得歪斜，眼睛非常刺痛，渾身起了激動的顫慄。突然手一軟，他跌在床上，慘叫一聲，昏暈過去了。額頭上的傷口又震裂開來，血從縫着上邊，染紅了肩膀，床席，和棉被的一角。

郭俊靈着高熱，被送到師部的軍醫院去。他有時清醒，有時又陷于昏迷。他所住的房間，房間裏的幾個傷病官長，房間外面的曠地，曠地那邊的傷病士兵的住舍，在他腦中構不成一個印象，只是破破碎碎，變得奇怪，陌生，和不可能。無窮盡的荒誕事象來到他的腦海裏，紛擾而交錯，模糊而不清，彷彿烏雲一樣封鎖他的靈魂。——他時而彷彿身在子田塢，時而彷彿到了荔枝園，時而彷彿在挖着壕溝；營長的臉，營附的臉，焦洪的臉，何金貴的臉，交替出現在他眼前，似乎他們就站在自己床邊。但他悠悠地醒過來時，一切都消失了。曠地外邊是灰暗的冬天午後；對過有傷兵受手術的尖叫；房裏的幾個官長有些睡着了，有些床蓆空着，不知道到了那裏去。他轉眼看門角上邊的那個蜘蛛網，看對床的那塊釘補的蚊帳角，看瓦桁上吊着的那條腐繩，看泥牆上貼着的那張

揮新聞紙和掛着的那個鏽水罐；從這個看到那個，從那個看到這個，沒有感覺，沒有思維。

——我這受傷躺在軍醫院裏。……他漠然咕嚕着，彷彿使自己相信。——現在營長記功了，正在洋洋得意！營附請假走了，從艱苦抗戰中逃開去了！……第六連還守在前線；我是在軍醫院裏！我要知道：這裏是軍醫院！軍醫院！……

他慢慢睜起眼睛，又慢慢走進夢幻的境界去了……

黑暗中，黎明和黃昏，白晝和黑夜，混沌地交錯着。他不明白天爲什麼一時這樣亮，一時又這樣暗。他不明白那個頭上掛着紅橡皮聽筒，手裏拿着探熱針的軍醫爲什麼一時在床前，叫他吃藥，一時又不見了。他記不起這樣繼續了多少天，漸漸地，開始感到了黎明到黃昏的連續，白晝到黑夜的交替，今天到明天的推移，漸漸地，開始感到了病後衰弱甜蜜，覺得有飲食的慾望，聽到曠地外面的掃地聲和對面傷兵的談話聲而非常欣悅。他於是試着吃食，試着坐起，試着走動。當脚和地面接觸而怯怯抖動的時候，一種生的歡喜便像電似他貫穿他全身。

在好幾天中間，他只管浸沈在這種和諧感覺裏，沒想到其他事物。後來覺得這麼整天躺着或者在曠地走動沒有什麼意思，他開始了稍稍讀書。而突然，潛伏在他的血液裏的沈思和憂鬱又襲來了，以從前在荒涼的小盆谷裏的同樣力量搖撼他。現在他所考慮的，並不是怎樣早點把傷病弄好的問題，而是痊愈以後的一切實際問題。

爲了脫離陰晦情緒的撥抓，他於是離開房間到曠地上走走，呼吸新鮮空氣，經過傷兵住所門前好幾次。他注意到躺在那門邊一舖用泥磚架起的門板上的那個人，有點像一個他很熟識的士兵；然而立刻就認出那是焦洪。郭俊胸脯禁不住劇烈地跳動起來了；心想進去看看他究竟傷成怎麼樣，有無痊愈的希望，可又不大願意去見他的面，因爲心裏有點兒不安，覺得似乎很對不起。郭俊於是開始從遠處留心他的行動，病狀，和醫治情景了。

焦洪是不安於病榻的，躺着時時要動，要坐起，雖然看護兵和醫官屢屢強制也不肯改過來，而且還要撒野；弄得整個傷兵住所無法安寧，看護兵醫官都皺眉表示頭痛。從他的口氣和神氣看來，有這樣的表示：以他這樣一個死守鳳石山，打死了許多日本仔和

一個日本軍官，保衛「後方」他們這些「公子哥兒們」，給國家流了血的人，卻在這裏受悶氣，實在「亂七八糟」。他倚着泥牆，沉下臉，只管把兇狠狠的眼睛到處掃視；接着開口大叫要開水，沒有人睬他，於是用拳頭在床板上擂起來。終於，一個看護拿着一盞水給他了。他呷了兩口，就從床頭摸出一個精緻美麗的洋因因，一手撕下了她的綢衣，當作抹布，蘸開水自行揩拭腳脛傷口近旁的瘀血。——全個軍醫院的人都討厭他，但郭俊對他却有深切的瞭解，並且發生了友愛的憐憫的感情。在黃昏來臨前，郭俊再不能抑壓自己了，裝着滿不在乎的樣子，走向那門口去。

「啊，連長！」焦洪見到他，有點驚愕，企圖從床上支起身子來。

「躺着！」郭俊說。「傷在哪裏？」

「連長，傷在腳脛上，給機關槍打傷的。」焦洪以感謝的眼睛瞧着他。「聽說連長也受傷……」

「唔，好好地躺着！」郭俊想不出其他的話，呆站在他床前。「你沒有錢花？」

「原是有的，」焦洪克制着憤怒，不自覺地把一隻手伸出軍毯外。「報告連長，我

打死了日本軍官，拿了好多好多的——的戰勝品，但不知道全給哪一些兄弟——人拿了領功去了，只留下這麼一——沒有用場的東西……」他一隻手摸着被撕碎的洋圍，似乎還想說些什麼沒有禮貌的話，但在長官面前只得住了口。

「那個章呢？」郭俊終於注意到焦洪胸前的「八一三流血紀念章」，那是永遠掛在那裏的，現在却不見了。

「扔掉了……」

「爲什麼？」

「報告連長，這個現在沒有什麼用了，掛着又硬硬地抵着胸……而且……而且我看見就是這裏的一個烏醫官，也掛有這麼一個……」

「唔……」

郭俊在他床頭放下二十塊錢，在住所裏轉了一個圈，就走出門口去。在曠地過着那個替傷兵看病的軍醫。

「醫官，那個傷兵現在怎麼樣？」他問，向那門口指示。

「那個傢伙？那個焦洪？」

「唔。」

「聽說是你那一連的弟兄？」

郭俊作一個很確定的表示。

「這個傢伙不成了！」軍醫聲調顯着惱怒。「又橫蠻，又撒野！……醫院裏剛巧沒有麻醉劑，要翻開他的傷口取子彈他死也不肯，老是拆開傷口自己亂攪，給藥又不吃！——現在化了膿了！那腳沒有用了，要送到後方醫院去割掉。——都是他自己攪糟的！」

……明天早上就送去。……」

「那麼他是殘廢了？」

「是的呀！」軍醫哼了一句，搖蕩着手裏的紅橡皮總筒，逕自走了。

晚間，郭俊又發高熱。熱度並不高，可是像烘爐一樣烘着他的腦部和前額。他不能熟睡，屢屢輾轉，屢屢把手掌試探呼吸。——冬夜是漫長，寒冷，而寂然的。曠地外邊有樹葉的微白。房裏的其他幾個官長發着沈重的鼾聲，增加了失眠者的厭煩。黑暗綿密

而無法分開。郭俊辨別不清哪裏是門口，只靠着冷風的吹拂，感知它的存在。從那裏，飄進了潮濕的濃厚的夜露氣息。他焦急地盼望黎明的降臨，彷彿那就是一切——就是他的希望，他的慰安，他的人生。但每次從煩躁紛繁的思想中張開眼臉；總是黑夜；這近雄雞啼了一遍又一遍；也總是黑夜。……而突然，他見到曙光了！——當最後一次他張開眼臉，看見對面床鋪蚊帳白影隱隱地顯露出來，他失悔自己把黎明來臨的最初最初一瞬間失落。——躺在床上輾轉看着門框出現了，看着天空從濃黑變成灰藍，看着外間曠地蒼白地浮現出來，非常不耐煩地等待適當的起床時間。在寒冷陰沈的天空遠處，銅質的嘹亮的起床號音柔柔地飄蕩起來了，悄悄地喚醒了原野，而撫慰它的冷寂。他坐起來，披上棉大衣，走到曠地上去。空間還瀰漫着森然的露氣；醫官室的門仍在關閉着；有一個勤務兵懶洋洋地走過曠地，用惺忪的眼睛瞞他一下，向傷兵門口走了去。郭俊的臉龐和冰冷的空氣接觸；清醒了，有一種十分歡快的感覺。他擁着棉大衣慢慢地從這邊踱到那邊從那邊，踱到這邊，因為四周還在沉睡而自己獨獨醒着感到自滿自足。

——我很冷靜！……他對自己說。——我並沒有病，我的傷不久就會全好的。……

他沿着曠地走去，經過了醫院的藥室門口，轉出了山野去。田疇上已經薄薄穿灰暗衣服的居民，村莊裏騰起着炊烟和篝烟。他踏着滿是晶亮亮的露水，亂草，走上田頭上去，坐在一塊冰冷的石頭上，看太陽升起。它藏在深而且厚着灰色雲海後面，人沒有法子看見它，只能用全身的感官去感受着它。他時而舉頭仰望該是它在那裏的天空，時而低頭俯瞰展開在下面的尚爲薄暮籠罩的田疇，反復考慮在不眠的夜裏所發生的種種思想。

是的，我的傷立刻就要全好的。……他想到鳳石山一帶的原野與村莊，想到他的士兵。一切還是老樣子，絲毫沒有改變。……現在我在軍醫院這樣發呆，究竟爲了什麼？

他記起從前他個人曾經有過一條莊嚴正大的道路，那道路充滿了榮譽，充滿了驕傲，充滿着別人不能了解的憧憬。但現在却突然像肥皂泡一樣地破滅了。另一條道路模糊地展開在他面前，而是陌生的，艱辛的，把他和別樣的人們聯結起來，而引他走向一個夢樣的廣大無比的世界去，他覺得不習慣和不可相信。

——這是真實的嗎？他問自己，接着又回想自己從前的個人道路。假如照舊過下去了，我將需求一些什麼呢？我將還能希望一些什麼呢？……他于是用實際的事物試着娛樂自己：他幻想營長不在了，自己當了營長。——然而這有什麼可歡樂的？有什麼值得欣慰的？……他又對自己發問，跟着又想起了火線上士兵們，感到強烈的同情和抑鬱。他看着天空。——這樣陰氣沉沉的天空是悶人的！確是悶人的！……一切還是老樣子，我就再這樣待下去嗎？我不願也不忍！然而我到底往那裏去呢？

他離開石頭，漫步走下山坡去。皮靴和褲腳都給露珠弄得濕淋淋的。一股冷氣環繞着他的兩腳。他微微抖着，走到坡下來。——坡下是一片亂塚，一個個突露着，披覆着蔓草，有些湮沒了，只賸下一塊無字的殘碑。亂塚中間佈着好多長有刺尾草和野花的淺坑穴。四周的草叢上到處有綴着露粒的小蜘蛛網，好像一片片薄霜。一棵樹穴的老松，當風嗚嗚地微吟着。在松樹附近散佈着約莫二十個新墳。——塚有紅燦燦的泥土，墳頭插着淡黃色的木碑，有幾個面前還插着一簇香燭脚。那全是本帥的士兵的。木碑上寫着他們的部屬級職和姓名。近旁整整齊齊地排列着五、六個洞穴，張着血紅的深深的大口，

彷彿猶笑着這些新來者。一隻野狗閃着鬼祟的眼睛，一看見郭俊就飛也似地跑了。郭俊在新墳中間走着。

——人生是多寂寞呀！……他對自己說。——士兵們爲國家流着血，現在躺在這裏，無聲無息。就是他們，支持着我們的抗戰，我們的國家，……他想堅守鳳石山的六個會不會在這裏呢？於是逐個新墳去看。——不，不會在這裏，他們是葬在前線。……團長會不會給他們立一個大石碑，這麼刻着：「血戰鳳石山精忠報國六烈士之墓」？……他彷彿看到了羸弱的何金貴，記起從前查哨和他對話的情景。——士兵並不是豬呀啊！……還有那焦升，也一同犧牲了，他還是一個小孩……現在他們在那邊，也許就像這裏似地躺在亂塚中！明天蔓草長滿了，木碑掉了，於是湮沒下去，湮沒下去……

後面有步履聲和人聲。郭俊霍地轉過臉來。只見那邊路上有一副担架床，兩個担架兵擡着，一個軍士模樣的士兵跟在後面。床上，軍毯覆蓋着一個病人，後裏露出一頂皺皺的軍帽，彎折的帽舌在翹着，帽舌下隱藏一雙炯炯的鬼眼。担架床是臨時用青竹做成的，跟着担架兵走着的節拍支切支切地噠噠着。担架兵調合着步伐，走得敏捷而輕快。病人

給簸動得一跳一跳的。

「丟那媽，跑得這樣快幹什麼卵！」病人喝罵。

「那是焦洪！」郭俊說，露出他的嗓子，記起昨天軍醫的話來。他是一直把這件事忘了，雖然今天絕早起來，也許下意識地爲了最後看一看這個老部下才來到這一帶踽踽的。「焦洪！」他叫着，走了過去，命令担架兵：「停一停！」

「連長！」焦洪在軍毯裏不安地挪動着。

「連長，我們今天還要趕回來呢！」担架兵們齊聲說。

「那麼，慢慢地走吧！」郭俊跟着走在旁邊，一手扶着担架床的竹桿。「你沒有什麼吧？」

「沒有什麼，」焦洪說。「腳不成了，軍醫說要鋸掉，送到後方去……連長……」他做出一種神色，彷彿請連長不要跟着他。

——一個上司對下屬該說什麼訓勉的話呢……郭俊很久找不出話來，沉默地走着。担架兵沿微斜的上山大路困難而遲緩地走着。

「連長……」焦洪再次懇求。

「你在第六連多少時候了？」郭俊終於問。

「一年多……但如今再不能跟連長……不能上前線了……」焦洪到現在也未免有些悲哀。

「不。你爲國家流了許多血了！」郭俊激動而嚴正地說，對焦洪起了一種濃烈的兄弟之情。「你安心，你已經很對得起國家民族了！」

焦洪不做聲。

「回了後方，打算做些什麼作活呢？」

「這個……」焦洪有點愕然，隨即非常惶惑起來：這個問題他是從來沒有想到過的。

郭俊放下扶床的手，跟着慢慢地走上山塲，接着從袋裏掏出銀包打開來，拿出一元以上的全部鈔票，顯着除了這樣再無別種法子表示自己內心的愧疚和抱歉的神氣。放在担架床頭去。

「這個你拿去用。」

「謝謝連長，」焦洪說，似乎有點不想要，但照規矩只得收下來。他微微地支起半邊身，癱瘓地挪動着。

「做什麼？」郭俊以爲他的腳脛又突然劇痛了。「好好地躺着！」

「敬禮！」焦洪從軍毯抽出抖抖的右手，努力要碰觸帽舌，嘴裏發出這樣的微聲。

郭俊肅穆地舉手回禮。他們的眼光相遇。焦洪的眼睛閃着一種富有人性的寂寞的光。郭俊注意到：他的手像一根柴頭，又黃又髒；他的方臉是這樣瘦了，顴骨突露着，兩頰沒有肉，深深凹下去，好像一個老人，麻斑顯得又深又難看，皮膚鬆而且皺；他和從前的焦洪簡直是兩個人了。担架床向下山的大路飛快地走下去；有一個担架兵顯得綽有餘裕地揮擺着一隻手。他們出了夾谷，在蜿蜒的田埂上行進着，因爲從遠處看，彷彿移動得很笨很慢。郭俊背着兩手，站在山坳上，有如銅像那樣動也不動，彷彿有所領悟。他們的小黑影已隱隱滅無蹤。廣漠的田野沒有人跡，沒有聲響；山岬嘴緣上的頹墮

的山村瀟然靜默着。覆蓋一切的廣大天空爲冷冷的灰白的冬季凝雲封鎖着，在低低地墜下來，垂下來，遮斷了遠山。四野山野，色彩逐漸黯淡無光。毛毛雨開始下着；煙霧開始蠕動，湧湧，流溢，泛濫；田野溶化了，村莊溶化了，山岬溶化了。——一切都慢慢地消滅在茫茫的一片灰白中。空間漸漸縮小，縮小，最後只賸下一個寂寞的孤獨的淒苦的夾谷了。

一九四一年六月開始

一九四二年七月定稿

一九四四年五月更改

冶煉

著者：于 達

發行人：李 公 樸

出版者：北門出版社

總社：昆明北門街九十七號

分社：重慶臨江順城街二十二號

一九四五年九月初版